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

1967.08.00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	1
组织介绍	1
致读者	3
前言	4
正文	4
结束语	168

组织介绍

钢工总：全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她是最早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其早期战斗队员大多是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厂党委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革命闯将，或者是很早起来支持革命小将，支持南下“一小撮”的革命工人，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首先在去年十一月十日成立了工人总部。她在斗争中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到二·八声明时拥有 48 万战斗队员，成为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最坚强的主力军。广大的战斗队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与王任重、宋侃夫之流作斗争的先锋，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因此，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对他们恨得要死，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陈再道之流炮制的三·二一通告，首先把工人总部解散了，逮捕了大批总部、分部负责人，实际上已把她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四月份，在反逆流斗争中，工人总部战斗队又纷纷起来，恢复了基层组织和总部，重新

成为了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在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钢九·一三：全名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以 58 年毛主席视察武钢的时间命名，她是以我国第二大钢都武汉钢铁公司的革命造反派为核心的坚强的革命的产业工人队伍，成立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她和工人总部一样，是一个非常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武钢的顶梁柱，在二、三月黑风中，同样受到武老谭的镇压，几乎被摧垮。在反复辟逆流中，九·一三迅速投入了战斗，在六月的抗暴斗争中，她是一支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她和钢工总一样，是江城的骄傲，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钢二司：全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最早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学生组织，是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其基层组织在去年八、九月份就陆续产生，十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司令部，因此，她是革命造反派学生大联合的产物。从去年十一月份起，广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纷纷杀向工厂，点燃了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革命学生与革命工人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有人说，二司与工人总部、九·一三穿一条裤子，这话一点不假，合称为“三钢”。正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她受到了与工人总部、九·一三同样的残酷镇压。在三月下旬，二司就和三新等革命派一道，投入了反复辟的斗争，她是武汉地区反复辟斗争、揪武老谭、为工人总部翻案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的一支队伍，也是抗暴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新华工、新湖大：她们和钢二司一样，是很早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去年和今年初与钢二司并肩战斗，1·26 夺权斗争中产生了分歧，在二·八声明以后更加对立。在反复辟斗争中与钢二司重新并肩战斗。

新华农(东方红)：其基层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左右陆续产生，与钢二司新华农总部有过一段并肩战斗的历程，在 1·26 夺权前后起，就一直与新华工、新湖大观点一致，合称为“三新”。

三司革联：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摆脱了武老谭的控制，四月从机会主义的三司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四月中旬成立，成立后，她就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与钢二司等并肩战斗，在为工总翻案等问题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工造总司：全名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从元月份夺权斗争开始，与工总就产生了摩擦，1·26 夺权时公开决裂，形成极端对立的局面。在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时，除部分队伍拉出去建立了保守派的新工造外，其余与工总等站在了一起。

三司：全名东方红红卫兵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其基层组织于去年十月中旬起开始陆续产生(有相当部分是从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冲杀出来的)，于十一月四日成立了司令部。当时就提出了“同意你们(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你们的作法”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是所谓“第三条路线”的典型代表，在与省、市委的斗争中常带有温和的色采，颇为党内和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欣赏。二月份以后，三司完全堕落成为陈再道之流镇压革命派的忠实工具，充当了武老谭镇压文化革命的黑打手和急先锋，并参与了 7·20 反革命暴乱，由改良主义的“策略”派走向了反动，终于在 7 月 23 日垮台。”

百万雄师：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保守组织的大联合，声称一百三十多万人，四月份开始酝酿，五月中旬正式成立。成立以来，就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对革命造反派由一般的围攻发展到了反革命的武装镇压，最后发展到了炮打中央文革，是 7·20 反革命暴乱的主要力量。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陈再道之流所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致读者

这本《大事记》记载了武汉地区从元月至七月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到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门一斑。但因我们的水平有限，同时收集的材料不全及来源不同，且大部

分不是第一手材料，因此，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一些重要的事件未予列出的情况也肯定存在，诚望革命派的同志们向我们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帮助，加以指正，以便今后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加以补正。

前言

历史的长河，怒涛汹涌，波澜起伏。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游泳，绕过了一个又一个岩石暗礁，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

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鼓舞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揪出了省、市委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宋侃夫之流，之后，又乘胜挺进，与刘少奇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展开了最尖锐、无情的斗争。武汉地区钢铁般的革命派承受了二月黑风的考验，经受了三月逆流的洗礼，在六月百万雄师实行武装镇压时，奋起抗暴自卫，在七月反革命暴乱时，与陈再道之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实践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钢铁誓言，用自己的鲜血谱就了七月革命胜利的新凯歌。

胜利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党中央，归功于林付统帅，归功于中央军委，归功于中央文革小组，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归功于死难的烈士，归功于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与之同甘共患难的英雄的江城人民。

正文

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社论为六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勾绘出了新的红线。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摧毁了由王任重、张体学之流所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刘少奇在湖北地区的总代表，湖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这天，由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等十几个组织组成的斗争王任重指挥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及外地赴汉学生等二十余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首次召开斗争王任重大会。王任重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政治大扒手，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炮手，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十几年来，王任重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的“红”门秀才，一贯专横跋扈，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在我国困难时期配合国内外的反华大合唱，抛出《读书笔记》，宣扬古人、死人、“有道明君”，与邓拓、吴晗之流共一条裤子，同一个腔调，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他欺上瞒下，树假红旗(如金星大队、夏菊花、马学礼等)以捞取政治资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是他亲自披挂上马去扑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革命烈火，是他提出了“秋后算账”这个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反动理论。他虽然很久不在湖北、武汉，但实际上左右着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湖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幕后指挥。他早在四月份就向武大派出了工作组，把许多革命干部和师生打成大小“三家村”，是他在六月初公然提出了“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来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亲手镇压了湖大“六·二〇”革命行动；是他在七月三日写信给省委常委，提出了“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所痛恨的敌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这一黑纲领；在大抓南下“一小撮”时，又是他指使张体学于九月十五日在洪山礼堂代表湖北省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赵桂林。在王任重“枪打出头鸟”及省、市委上下左右一齐扫的思想指导下，许多革命师生、干部和工人被斗争、被拘留，甚至被迫自杀……何其毒也！六六年秋天过去了，他的“秋后算账”彻底破产，现在是革命群众算他

的账、向他讨债、枪打这个赤膊上阵的残酷镇压文化革命运动和镇压群众运动的出头鸟的时候了！

会场上群情激昂，个个怒火填膺，与会者见了王任重分外眼红，个个咬牙切齿，不断高呼“打倒王任重”，“斗倒斗臭王任重”。会上，大会执行主席、赴穗(广州)专揪王任重代表团代表、第二机床厂袁玉珍、湖大政治系青年党员教师、六·二〇事件受害者张维荣分别在会上向王任重进行了血和泪的控诉。王任重在千百万人民的众目睽睽下，显出一付狼狈象。这次大会是向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示威的大会，是一次检阅革命造反派的力量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追随者的威风。

元月二日：工人总部等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揭露批判王任重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声讨湖北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

元月三日：继新华工等接管了印刷厂之后，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军、九一五革命造反团、七一战团、东方红红卫兵等正式接管院文革宣传部和铅印厂。之后，又大造了三军(大专院校红色政权红卫军、大专院校工人赤卫军、大专院校女红军)、两兵(武测八一红卫兵、武测井冈山红卫兵)、一挺(挺进纵队)这些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的反。

彻头彻尾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去年十二月份在革命造反派的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省、市委及联合会上层中某些贼心不死的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以金钱作诱饵，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上京“告状”或到外“串连”，以此向中央施加压力。这天，职工联合会一千多人要强行上京“告状”，受到车站革命职工的阻止，他们就蒙骗了五、六千人在这天下午包围了武昌火车站，卧轨拦截车辆，致使全国铁路运输遭受破坏，交通秩序被打乱，运送援越抗美物资的两列国际列车被拦截不能如期到达，在国内、国际造成极坏的影响。这是继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反革命事件之后的又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此次事件延续了一天的时间。

张体学在文革办公室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王任重一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是读书笔记和对待批判读书笔记的干部、学生的态度；一是打油诗。”“王任重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要历史

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现在看来，王不是黑帮分子。”在王任重已经被斗的情况下，张还说出这些话，由此不难看出对其主子王任重可谓忠矣。他又以严肃的口吻训斥道：“对于困难要层层担担子，不能相互埋怨，不能畏难而退，越是困难，越要团结，相互支持。”好一付要与造反派硬顶的架势。

钢校临时文革为工作组一手炮制，其大印被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掌握，早已失去了群众的信任。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令其交出大印，文革拒不交出，因而双方发生冲突。文革方面就故意把擦破了一点皮的肖××用教练车送往医院，企图制造假相来陷害二司战士。为了弄清真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人另乘了一辆救护车去赶，当其在东门下来拦车时，司机温××(红色政权红卫军)竟快速朝前猛开，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吕××(工人出身)的腿压断，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在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严正要求并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公安当局才将现行犯逮捕法办。但在武老谭三月份刮起黑风之时，为虎作伥，纵虎归山，又将温××轻易释放。

元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两点钟，在新华路体育场(中心会场)、人民公园召开了第二次斗争王任重大会，参加人数达四、五十万。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墨水湖中学三名教师(一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五年徒刑)在会上联合发言，控诉王任重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当天武汉市委发出通知宣布六·一六墨水湖事件为革命事件，一律平反，所办展览宣布作废)。遭到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反动纲领迫害的水院学主郭明正，九岁被打成“老右派”的小学学生宋学明以及蒲圻工人代表，金星大队贫下中农代表等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参加斗争会的除了本市工人，学生及外地赴汉串连的学生外，还有市郊及特意赶来参加大会的全省各市、专县的工农群众。

职工联合会的某些顽固分子再次蒙蔽不明真相的会员四、五万人从下午起包围了省委十一号楼和十三号楼，他们无理殴打和强行绑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战斗队员。另外，他们还封锁了长江大桥，包围民用机场，造成交通停顿及工厂停工等严重事件，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生产

受到极大影响，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直接与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相对抗。

元月五日：晚上起直到六日凌晨，职工联合会继续包围十一、十三号楼，见了工人战斗队、九·一三战士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用砖头、木棒、炭碴、六六六粉、石灰等打，同时袭击新华工广播台，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数十名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被打伤，许多人下落不明。

元月六日：凌晨，二司二十二中总部、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华师一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火炬战斗队、二七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向阳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造了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的反，封闭了推行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支部生活》编辑部。

下午，四万左右造反派工人战斗队和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在洪山礼堂前集会愤怒控诉、揭发职工联合会五到六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展出了他们杀人的凶器(麻袋、绳子、木棍、砖头、铁块等)，还把抓获的部分凶手示众(这一批凶手后来被转移到红旗大楼六楼会议室，工人总部xxx等未经讨论将其全部释解，工总将其开除，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被某些人利用，成了分裂工总武昌分部的角色)。当天下午，在红旗大楼前也有数千人集会控诉。

下午，武汉蛋厂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偷偷烧毁黑材料，革命造反派工人去抢时，引起冲突，发生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造反派工人二、三十人受了重伤。

许多工厂因职工联合会成员的外流，以及厂内部分当权派躺倒不干，使生产有可能瘫痪。革命造反派工人是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的闯将和模范，这天，武重革命造反派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其它的厂矿企业单位也有类似于武重的群众首创的“抓革命，促生产”班子。

元月八日：武棉三厂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配合该厂保守势力，共同策划转移黑材料的阴谋，他们准备下午五点钟采取行动，该厂红色造反者提前于下午一点钟抢出了要转移的材料。他们又欲再抢回去，与红色造反者发生了冲突，引起严重武斗，红色造反者四面战旗被撕，数人被打伤。事后，他们又利用他们所把持的工厂和车间的生产支配权力，制造了工厂停工事件。这件事正好与重型革命造反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张体学指使下，省委机要处付处长贺邦儒私自烧毁王任重黑文章、黑指示、省委常委会议记录等，被省直机关造反总部战士发现后抓获，由此，足见张体学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到了死不回头的地步。

元月九日：《人民日报》转登了上海《文汇报》元月五日发表的上海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这个文件，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威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给予了迎头痛击。使那些企图以停生产、停交通破坏国民经济，向中央、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施加压力，从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可耻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元月十日：工总武重战斗兵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停止上京“告状”，制止闹工资、福利、经济主义的歪风，呼吁职工联合会会员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陈再道亲自出马，在夜深人静之时，把张体学、王树成、刘惠农等二十余人窝藏到滨江饭店达半月之久。实际上，军区招待所、医院等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避难所，以其来保护他们，以逃避革命群众的斗争，军区完全充当了保护他们的防空洞。除此而外，军区今年还帮助省直机关个人和若干单位保存了许多黑材料。可见，武汉军区早就从右的一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了。

张体学作《关于我们压制和打击红八月造反队的检讨》。必须指出，在镇压红八月造反队的过程中，武汉军区也是介入了的，派人打入了他们的内部进行间谍活动。

晚上，张体学对省直机关造反总部发表讲话，他说：“王任重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看来主要是狂妄自大，是什么矛盾很值得研究。”“中央没有肯定王任重的性质以前，王任重的問題要我揭，莫作这个指望，我是不能揭的，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陶铸的错误主要是对主席路线不理解。”“造反派要办新生的《湖北日报》，我很不放心，无论如何要由省委领导。”张体学对其上司王任重、陶铸可谓忠诚矣！

晚上，三司部分同学(主要是中学生)冲进了天主教堂，抢出了大批天主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照片、报纸等)以及窝藏的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的却是如此见不得天日的勾当。

元月十一日：早上，二司武测总部等数百名革命造反派前去声援红侨兵要求市委统战部交出整理他们的黑材料的正义行动，抢出了二十三麻袋材料，其中十八麻袋是市监委转移到机要室的，在这些材料中，有财贸学校转移到市委机要室的整理学生的黑材料(如笔记本等)，这是他们企图“秋后算账”的铁证。

省委付秘书长、原水利电力学院工作组组长刘真写了一封致张体学的公开信，指出张体学在对待职工联合会、《湖北日报》及王任重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公开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在此前后，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也写了大字报揭发王任重、张体学的问题，勇敢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元月九日的《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十一日为此向他们发出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以《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题发表社论，十一日中央还曾发布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这一系列文件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的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经济主义，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煞住了这股歪风。武汉湖北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自己过关，如同上海等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一样，施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迎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革命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例如，张体学就说过：“多花几百万元没关系，反正是国家的钱。”“在政治上不能让步，在经济问题上要大胆处理，大胆当家。”并把批物资的权力下放到付厅、局长以上干部。慷国家之慨，从去年九月至今年元月，挥霍国家钱财达一亿元之多，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紧急通告》和中央贺电给了省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头一棒，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极大的鼓舞。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这天还举行隆重集会和声势浩大的游行，热烈欢呼《紧急通告》和中央贺电的发表，誓作“抓革命，促生产”，粉碎经济主义黑风的模范，有不少组织还发表了《告武汉全市人民书》，呼吁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给反革命经济主义以粉碎性的打击。

武汉地区革命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陶铸大会。陶铸是中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头目，他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说太阳还有黑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湖北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王任重、张体学之流的后台老板就是陶铸。六六年九月上旬，他所炮制的两个三点指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的相当对立的情绪，使武汉地区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天的会上，发言者对陶铸的部分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武汉地区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混入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完全抽掉文件中“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及“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如果歪曲以

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的精神，抽去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明知故犯，“在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中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残酷的“镇反”运动。

元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革命左派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敢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同他们站在一起，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同他们一起战斗，共同提高。”这篇社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而武汉军区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与社论背道而驰，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走越远。

元月九日《人民日报》转登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时加的编者按中说：“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编者按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各省市的革命造反派所指出的方向，是号召全国造反派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它一发表，就在武汉、湖北地区引起了很大的反映，《湖北日报》新生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天下午四点二十五分，湖北地区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了《湖北日报》。下午，《武汉晚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也同时接管了原《武汉晚报》。这是全市、全省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广大革命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写出大标语表示坚决支持，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晚上十一点二十分钟，《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联系，告诉总编辑室《湖北日报》被接管的消息，并就有关问题通了话，《人民日报》总编辑室表示坚决支持。

由工总首先发起，邀请了十三个旗帜鲜明的组织起草了《告武汉全市人民书》，实际参加讨论和签名的有四十多个单位。在这次讨论会议上把省、市委夺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大联合。但是，这次大联合失败了。

元月十五日：《湖北日报》新生。新生的《湖北日报》报头改用主席的手写体，在新生号上登载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这天，犹如过节一般，从早到晚，敲锣打鼓前往红旗大楼报喜的人群络绎不绝，接踵而来，纵情欢呼《湖北日报》的新生，全省各地纷纷来电祝贺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伟大胜利。《湖北日报》的夺权斗争带动了其他部门、机关及工矿企业的夺权斗争。

毛泽东思想红工革命行动武汉总部成立。该组织原是工总前卫战斗兵团所属，元月份退出工人总部后，另外成立组织的。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第二机床厂成立的八·一七司令部。

武钢一冶及青山地区其它造反派组织九·一三等四千多人举行粉碎经济主义新反扑，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全面总攻击誓师大会。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二司等在新华路体育场斗争王任重。

去年十二月分张体学就和陈再道密谋，如果红卫兵闹得利害，电台就进行军事接管。这天下午三点，湖北军区出动解放军对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军事接管，湖北、武汉广播电台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了斗争，抵制了湖北军区的接管，自己夺了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及武汉电视台的权。

元月十六日：工人总部电信分部接管了市电信局。

元月十七日：工造井岗山兵团夺了市机电局(井岗山大楼)的权。由此，原来由工总机电分部、工造等联合成立的大楼指挥部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

为了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市银行红尖兵等革命造反派接管了市银行系统。

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会斗争王任重。

元月十八日：凌晨三点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配合公安厅内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和红战士夺了公安厅的权，封了厅内其他组织的办公室、书橱等。这次夺权是在李守宪策划指挥下进行的，排斥了厅内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一次假夺权，二司等驻公安厅办事处否认和反对这次夺权。

晚上，张体学派出张华、吕汉荣等到红色造反大楼(阅马场)与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商谈有关夺权及联合办公问题。

元月十九日：职工联合会凌晨包围了红楼(红色造反大楼)，冲击工总、红工兵司令部、红教工司令部、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红工兵的材料、宣传器材、自行车等被洗劫，十一人遭到绑架，不少工作人员被殴打。十八日晚上和十九日凌晨，工总汉阳分部、家俱工厂、红卫纱厂及其它不少地方均发生联合会砸工人战斗队办公室，砸二司联络站、广播台的事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对革命造反派的大洗劫。

上午，来到武汉的二百七十多个长征队数千人集会游行，强烈抗议湖北省委不过问外地长征队的食宿，摧残革命小将的身体健康的恶劣行为。

元月二十日左右：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继十四日《湖北日报》夺权之后，相断夺权的有市总工会、省科委、市人民邮局、湖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汉学报》、市教育局、团市委、省文联等以及许多厅、局、公司、部门和厂矿企业的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变革，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趋势。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性，由于没有经验以资借鉴和在一些组织中存在着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倾向，在夺权斗争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

元月二十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红工兵、红教工、二司等二十几个革命造反组织及外地赴汉学生 50 多万人，为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分别在汉口人民公园、武昌体育场、青山等地集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次游行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大检阅，是向刘邓陶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发动的一次大示

威。这次游行捉了相当一部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这却成了后来在二、三月黑风中攻击“工总、二司大方向错了”的把柄。

晚上，由工人总部首先发起，由工总、工造、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华工、新湖大、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南下造反大队等十一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商讨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等重大问题。

湖北军区假造中央“命令”，命令说：从元月 20 号起全国电台都实行军事管制：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台节目，不得播送地方争执的问题等等，企图再度接管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被革命造反派识破，又顶了回去。后来(大概 22 日)湖北军区负责人对比作了检讨。

元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唐金龙突然死去，继而吕炳安也死去，死因不明，至今是个迷。当时组织了唐、吕事件调查组。

原《武汉晚报》经过报社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等革命造反派及到《武汉晚报》造反的红色造反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了新生，并改用原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报头。她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旗帜鲜明地、尖锐泼辣地、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为以工人总部、二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

工总等继续开会，决定增加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军、三司等共同商讨成立联合总司令部的的问题，会上决定，工总为筹委会临时负责人，工造为办公室主任，还决定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及省、市委夺权小组。

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共产主义红卫兵、红教工、红工兵等实现大联合，成立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新华工)。

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其中谈到：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

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中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倒。

工总等组织继续开会，落实总司令部工作人员，讨论起草总司令部《宣言》等事宜。

元月二十三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中还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并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听到这消息后，无不欢喜若狂，当晚立即组织游行到军区，欢呼中央这一指示的发布，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就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听毛主席的话，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中央这一决定下达后的不太长的日子里，武汉部队支持了工总、二司等革命派，但二·八声明以后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央这一决定下达后，武汉部队(2月1日)成立了个支左指挥部，其成员大部分是思想保守，甚至很右的人，有的是运动初期派往大专院校和工厂的工作组组长，本身就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子女也差不多是三字兵、大专兵中的钢杆老保。另外，还特地把属湖北军区管辖的独立师82师部队调拨武汉军区作为支左部队，.....这些因素造成了武汉军区不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

各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通过了总司令部《宣言》，之后三个小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省、市委夺权小组)和办公室分别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工造代表提出办公室是最高权力机构，机构成员相当于常委，同时还吐露他们在汉口友益街十六

号开会另立了一个总司令部(共有二十几个组织, 叫做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 他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等等。深夜, 工造等又在新湖大召集了有关夺权问题的会议, 这次会议排斥了工总、二司、红教工等组织。

元月二十四日: 上午, 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会, 决定下午专门讨论联合夺权问题, 仍由工总主持会议。工造代表放出空气: “下午我们要摊牌了, 会有好戏看的。”果然, 下午召开筹委会议, 欲讨论联合夺权的问题, 工造代表以念语录为名, 抢夺大会的主持权, 并在发言中提出: 我们对工人总部有看法, 工人总部当领导, 我们不同意, 如果工人总部当领导, 我们(工造)就不参加大联合。分裂的局面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了。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后叫长办联司), 夺了被原长办党委林一山等所把持的党、政、财大权。

元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指出: 农村“四清”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条、廿三条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此, 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不要揪回去斗争; 有意见, 可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它方式提出; 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 不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 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华师三司战士内部造反, 二司华师总部密切配合, 砸了三司华师总部。三司司令部就此事发出内部《紧急通知》。从此, 三司与二司的矛盾公开在社会上。后来, 三司宣传组又发表了一个《紧急呼吁》, 大肆攻击、诬蔑二司和工总中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 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是个人野心家, 是地地道道的铁杆保皇派。”并且声言: “我们坚决要把他们打倒, 揭穿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罪恶阴谋, 让这些家伙的丑恶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好一派杀气腾腾的气势!

上午, 各组织代表开会, 选出筹委会常委 7 人: 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三司各一人。工造在会上散发了铅印的以工人造反司令部为首的十一个组织(不包括工总

九一三、二司等)联名的《公告》，当即遭到与会者不少人的反对，工造不得不对此事作出检讨。晚上，讨论在总司令部《宣言》上签字问题，由于工造坚持要把在汉口成立的总司令部与武昌成立的总司令部并列，签字问题未得到解决。

元月二十六日：上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夺权事宜，通过《夺权公告》和《向毛主席致敬电》等。工造代表不到会，只好派人到汉口去请。汉口会议正商量夺市委权的问题，代表们得知还有一个武昌会议后，便表示要参加武昌会议，但工造代表执意要他们留下继续讨论夺市委权的问题。十点多钟，工造代表赶到武昌会场，进门就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有他无我，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了顾全大局，保证下午夺权会议的召开，根据多数代表意见，二司代表暂时退出了常委，同时声明保留参加常委的权利。

下午，联合会在汉阳快活林猪棕厂围攻革命造反派，挑起严重武斗，在这天伤亡的人很多，还酿成了翻车事件。

下午六点，二、三千人在洪山礼堂召开夺省委权大会，工总代表担任执行主席。会上宣读了《夺权公告》、《第一号通令》、《向毛主席致敬电》并宣誓。张体学、宋侃夫等被拉出来示众，会后举行了游行。晚上，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省委夺权消息，并播送了《夺权公告》。事后张体学写信到各市、专区、县，要各地承认这一夺权。二十三时左右，工总、二司通令《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不准登载和广播《夺权公告》等。

元月二十七日：凌晨，工造等夺了市委的权，发表《夺权公告》和第一号《通令》，抢走了市委大印。

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五个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 1. 26 夺权无效，要求立即解散总司令部。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公开说：工人总部头头修了，工总队伍严重不纯，战斗队员应该起来造反，并喊出“砸烂工人总部”的口号。第二次大联合就此破裂，而宣告失败。第一次夺权大演习也就此失败了。

二司武展总部单方面夺了武汉展览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介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联合指挥部(由二司、湖大、华工、三司等组成)的权,后来删改了有关新华工及三司方面的展品。

一·一八公安厅夺权以后,厅内革命群众酝酿、讨论、成立了夺权委员会,这天在工总、九一三、二司的配合下进行夺权,这次夺权也没有成功。

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布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八条《命令》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四大,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军队内备战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子女(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这个文件做了几点说明,并指示这个文件除第七条外完全适于地方)。这样就使得革命组织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如打、砸、抢、戴高帽游街、体罚等)得到了迅速纠正,使运动走上了更正确的轨道,而武汉谭氏人物却极力模糊革与保,混淆左与右的界线,用八条命令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另外还制定了个黑七条,决定解散各机关革命群众战斗组织,停止开展四大,停止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党委负责唐金龙、吕炳安之死的调查,到军区造反派代表并经允许等,以此疯狂镇压军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所谓“稳定内部”。

《人民日报》用红字标题登载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负责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

由市武装部炮制的官办组织红武兵宣告成立,表面上是民兵组织,实际上是由职工联合会改头换面的保守组织。此组织和联合会一样不得人心,二月中旬基本上垮台。

红卫军武钢分会、武钢一冶工人战斗总部、武钢九·一三等革命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武钢指挥部后，这天晚上夺了我国第二钢都武汉钢铁公司的党、政、财的大权，挑起了革命、生产两付重担。

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键问题在于大联合》的社论。指出：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阻力(阻力来源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同时又指出：有些组织中存在着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等妨碍大联合的错误思想。还指出：“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

为粉碎经济主义，财贸商业系统及南下造反大队发出八条《紧急呼吁》。

工总、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斗争张体学、宋侃夫，愤怒声讨王、张、宋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会上群情激愤，“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打倒九头鸟张体学”等口号声震天动地。

元月三十一日：省计划、工交工作会议在江汉路海军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在粉碎经济主义黑风中起了一定作用。会议于二月十六日结束。

晚上播送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而武汉地区的谭氏人物则采取打进来、拉出去、拉一批、打一批的办法，竭力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晚上，工总、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组织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会议总结了前段时间“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同时对下段时间“抓

革命，促生产”问题作了新的部署，表示决心要勇敢挑起革命和生产两付担子，他们说：“宁可让两个肩膀多磨去两层皮，也不能让那些有意给我们造成困难的家伙的罪恶阴谋得逞”。

二月一日：省直工交、财贸系统三十多个组织的代表和新华工、新湖大等学生代表在新湖大革命造反大楼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

红司(新华工)主持召开了斗争张体学大会，九·一三、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对张体学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为堵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泛滥联合发表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的紧急通告》。

二月二——四日：由于省市委所掀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泛滥成灾，保守势力又以停工、停交通向中央、向造反派施加压力，造成运输紧张，港口堵塞物资屯积以至腐烂等严重现象，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人民日常用品供应中断，春节物资造成紧张。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保障市场供应，由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等发出号召，并出动三千多人、数百辆卡车连续三天在二七车站、武昌车站、轮船码头、硚口、汉阳堆货场等突击搬运积压物资，给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推行者以粉碎性的打击，为武汉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一件事有力地证明，以工人总部、九·一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的模范，他们在口上说、纸上写不含糊，在实际行动上更不含糊。

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要求在外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迅速返回本单位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参加夺权斗争。在步行串连中绝大部分同学受到了很好的锻炼，革命造反派串连期间，在全省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把全国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成了一片。不少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同志经过艰苦的磨炼，经过调查研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迅速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有部分参加保守组织的人则不然，他们在其组织被

造反派摧垮之后，带着对革命造反派的极端的嫉妒和仇恨，借长征之名溜走，当上了“长征老干部”。他们到全省全国各地煽阴风，点邪火，在本省的市、专县扶植保守势力，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分庭对抗。中央规定停止串连，他们回来之时，正好是二·八声明大论战之时，他们就自然站在毒草派一边，仗武汉谭式人物之势，祭起王任重“秋后算账”的法宝，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的反扑，实行阶级报复。

新生的《湖北日报》是由内部造反派和工总、二司、三司、新华工等共同主持办的。在元月下旬，由于两派意见的分歧，常常引起纠纷，通过各组织协商讨论，达成协议，决定各组织调到《湖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从二月三日起全部退出报社，由内部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全权主办。

由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新闻战士等十三个组织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分别在汉口、汉阳、武昌隆重召开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通告呼吁广大革命群众勇挑革命、生产两付担子，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由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筹 44 个组织组成的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工人、农民、财贸、工交战线上的职工、各厅、局机关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打退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此《紧急呼吁》登在二月六日的《湖北日报》上。在上面签字的有武昌分部等三个属于工人总部的单位和二司体育学院总部(体院的代表由于受骗参加了讨论会，感到气氛不对头，中途离开了会场，根本不知道紧急呼吁一回事，更未在上边签字，竟也在上边落了他们的名，为此，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湖北日报》不得不在七日登载他们的声明)。从这个《紧急呼吁》中已经明显地看出分裂工人总部、二司，挖她们的墙角的迹象。

二月四日：《长江日报》公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湖北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任重的部分三反言行材料，同时登载了王任重戴高帽子挨斗争的照片，这张照片被武汉军区中某些人作为扼杀新生《长江日报》的把柄。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示春节后小学一律开学，在外串联的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单位，积极参加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

晚上，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组织负责人开会，151部队红总张智华同志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发了言。他说：目前，出现一股批评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气，在这个时候大搞左派是极端错误的。你们现在很被动，整了赔礼道歉，现在不是整风检查的时候。对武汉部队我们是有看法的，他们是不是真正支持你们？！目前你们四面受敌，你们面临四大敌人，四大矛盾：省委、军区、保皇派、机会主义。他的话完全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斗争，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九·一三、工总当即宣布不再整风，他的这次讲话成为二·八声明的指导思想。

二月五日：下午，二司、三司等二十多个组织以及北京南下学生五千多人在武汉体育馆举行斗争武汉市委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侃夫大会。发言代表对宋侃夫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推行王任重的修正主义黑货，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镇压革命群众，大肆泛滥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控诉。

二月六日：由于二司1.27单方面夺了武展的权，夺权后对展品布置作了修改，引起了三司、新华工的不满，于是三司、新华工等联合起来封闭了武汉展览馆，不准展出。二司以参加筹备的人员和展品最多，自始至终都起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据理启封并开馆展览，深受人们欢迎。

二月七日：二月四日以后，工总、九·一三、红工兵、二司、红教工等观点鲜明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决定起草一个关于局势的声明，由二司水院井冈山兵团宣传部长雷志茂(曾在《湖北日报》社工作过，他有好几篇文章见了报)同志负责起草，经过两天时间完了稿，七日这天正式定稿，从起草到定稿这一段时间都是在红旗大楼和红楼之间往返，与刘真、任爱生、张华等没有任何关

系。说刘真等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实在可笑，说王任重、李迎希、张广才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更是荒诞无稽。

二月八日：1. 26 夺权失败以后，在武汉三镇出出了一股反对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逆流，“工人总部、二司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二司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人总部、九·一三组织严重不纯”，“九·一三领导班子是投敌分子的集合体”，“九·一三战斗兵团是反革命组织”的标语、口号充塞着各个场所、各个角落。声言要架起一百二十门火炮猛轰工人总部；要对九·一三进行“全民整风”；某些组织置自己严重的经济主义于一边，去调查工总、九·一三的“经济主义”。同时，拉拢一些人分裂工总、九·一三的基层组织，蚕食工总、九·一三，以达到挖别人的墙脚，垒自己的山头的目的。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嗅出了射向自己的一发发炮弹的浓烈的火药味，为此，工总、九·一三、后字二四八部队红野、二司、红卫军、红工兵、大专红教工、中学红教工、《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哈军工红色造反派驻汉联络站等十二个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和《紧急动员令》。二·八声明以透骨的锐利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出现的把矛头指向工人总部、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制造混乱和分裂的逆流，这是一篇革命的宣言书，是 1·26 夺权的继续，她的大方向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她如初生的胎儿，毛里毛燥，并不漂亮，在这篇声明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把与工造、新华工的矛盾看得太重了，并错误地提出了打“托派”(这主要是受北京影响)，伤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武汉的谭氏人物则利用二·八声明的缺点和错误，大做文章，拉一批、打一批，猖狂地掀起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二·八声明刚发表，韩东山、叶明等就在策划着批判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登在二月八日的《长江日报》上)一发表，报纸刚印出来才发出去少量，成千成万的工造总司的不明真相的红色造反者就来围攻《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及红旗大楼，造成了严重武斗。在工总战斗队和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的保护下，报纸被运了出去，

经过后字二四八部队红野的解放军战士(用红旗大楼广播后)耐心地宣传、劝说，红色造反者于午后二点钟左右才纷纷离开红旗大楼。

二月九日：《长江日报》发表《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社论，声明《长江日报》要毫不含糊地为革命造反派大喊大叫。从二月九日以来，《长江日报》登了不少赞颂二·八声明的文章，这就是某些人攻击《长江日报》是“反革命的喉舌”的主要原因。

上午，工总、二司等七个组织数千人在汉口体育馆召开揭发、批判王任重、张体学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会上将王任重、张体学拉出来示了众。

工人总部印刷分部等二十五五个单位联合夺了旧省、市委所把持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发表了夺权公告，并成立了毛主席著作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出版、发行总司令部。

二月十日：凌晨二点卅分，三司、新华工等上千人砸了武汉展览馆，展品全部被破坏(有的是用刀子划破的)，展览馆部份工作人员被刺伤，造成流血事件。武汉机械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于气愤，奔赴江汉路，砸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所获器材于二月底敲锣打鼓送给了新华工)。以后，观点对立的组织互砸广播台、联络站、总部办公室的现象发生很频繁。武展被砸了后，二司武展总部连续几天展出了被破坏的现场。

武展受到冲击，驻武展的解放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而退到三楼(展品在二楼)，激起了二司武展总部的战士的不满。当天，武展总部负责人与湖北军区司令员吴世安、付政委江洪海进行谈判，达成了追回展品，公布破坏实况等六条协议(湖北军区十一日否定了此协议)。后来，这就成为攻击二司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把柄。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指出只有“三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会真正夺得党、政、财、文的实权，才能巩固政权，获得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

二月十一日：武展事件加深了二司与新华工、三司的矛盾。这天早上，在红教工、红工兵等的配合下把与二司不同观点的人全部赶出了红旗大楼。

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内容已透露给了各组织，且在全市流传(这就是二·一八严正声明的前身)。部分军事院校造反派就这一严正声明发表声明，说它是大毒草。

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及时地纠正了革命群众组织在处理党员问题上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错误。

二月十三日：《湖北日报》以《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题发表了社论，首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社论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大争权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从此拉开了轰轰烈烈批判二八声明的序幕，把二八声明的论战公开•了全省，甚至全国，湖北广播台广播了这篇社论，后来又播送了••评论员文章等，则更进一步把二八声明问题的争论透露给海外。武汉部队三月二十九日所编印的工人总部“罪状”图片中所列蒋匪帮报纸报导了关于二·八声明的问题，原因就在这里，罪名完全加不到工总的头上。

武汉军区保卫科赶走与军区大院革命造反派(例如古田、捍卫毛泽东思想、老三篇等)并肩战斗过的北航红旗战士，同一天，在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上宣布当权派上台，恢复党委制，停止军区文化大革命，并在下午宣布王任重任军在军区保护下在总医院休养。骇人听闻的“内部整顿”就此开始了。

工人总部武昌分部宣布退出工人总部，后来成立了 2. 13 司令部。但也就在同一天，国棉三厂的五百多名红色造反者毅然决然地宣布退出工造总司，申请加入工人总部。

省委机关革司和省人委革命造反总部三千余人在洪山礼堂召开斗争张体学大会，王树成张旺午被拉去陪斗。

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数万人在人民公园集会，愤怒声讨迫害我留苏学生滔天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徐向前在北京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向李、张施加压力，说军区七条不是黑七条，同时向陈、钟下达了赶快行动起来抓人，以“稳定内部”的黑指示。

二月十四日：工人总部武昌分部二十三个单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二月十三日武昌分部中的部分头头声明退出工人总部不能代表广大战斗队员的意志。这就给了那些分裂主义的头头一记响亮的耳光。

上午，军区在礼堂召开行政大会，大会由×付政委主持，当场给古田战斗队的蒲本侠(出身贫农，在军区文化部工作)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李颖杰(出身贫农、在军区宣传部工作)下了四项禁令，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行动，上下班要按时；出外要请假；不准对外通电话；不许对原战斗队员讲话等。

二月十五日：上午，由蒲本侠、李颖杰本科的工作人员斗争他们两个人，揭发他们的“罪行”。下午继续进行斗争。当天晚上十点钟，军区武装部派出全付武装的士兵将蒲、李二人非法抓走，接着抄了他们的家，日记本、信件等全部被抄走。

第二机床厂出现李守宪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认为工人总部(问题)更严重了，必须彻底改组，绝不是一般整风能解决的。”“工人总部与×××、×××(等组织)在政治上，在工人总部修了以后，就毫无共同之处了。”

在十五日左右，武汉市各军事机关都用石灰、油漆等圈出了警戒线，凡超过警戒线者，就被认为是冲军区，故意制造紧张空气。工总二司等就此向广大战士发出了命令，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以免上当。

工总武昌分部三十一个单位(人数占武昌分部的80%以上)发表《严正声明》，接管原武昌分部，成立新武昌分部，使某些人企图分裂工人总部的目的成了泡影。

下午，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新华农、南下造反大队、省委机关革司数万人在体育场举行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这样的专门批判二·八声明的大会、小会开了许多。

二月十六日：《湖北日报》以《不许转移斗争大方向》为题发表社论，再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社论说：鼓吹分裂主义的二·八声明，实际上是为阶级敌人的反夺权鸣锣开道，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冲锋号。《湖北日报》还同时发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兼评〈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

汉口高级步校红旗、红色造反派等五个革命组织发表《对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郑重声明》，指出《严正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毒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和镇压军内外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宣言书，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等。

上午，军区党委叶明、姚喆等出面与古田战斗队等代表进行谈判，要古田等交出李迎希(付司令员，主管后勤)、张广才(付政委)揭发陈再道的录音磁带(李、张二人是逐步站到古田、老三篇一边的。李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揭发陈再道炮制黑七条的罪行)。古田等代表不同意，要求自己把录音带送上北京。军区党委假惺惺同意派飞机，企图在途中讹诈，被古田等代表识破未逞。后来军区派人抄走了录音带。

二月十七日：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公安厅内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了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在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及工总、九一三、二司的大力支持下，同时原公安厅 1. 18 接管委员会又处于自行崩溃状态，他们于这天胜利地完成了夺权斗争，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行使公安厅的权力，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由军事院校造反派、工总、九一三、二司、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二十多个单位共同成立了湖北省公安厅革命监督委员会，并于二月二十日发布了《公告》。但由于武汉军区对这两个新生事物不予承认并对其疯狂镇压，革命造反委员会和监委会被无形扼杀了。

下午，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组织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批判地下黑省委李守宪大会。

晚饭后，工人总部汉阳分部十万人举行盛大游行，坚决支持新武昌分部的成立，新武昌分部的战斗队员参加了他们的游行行列。这天的游行向人们显示了工人总部不可分割的坚如盘石的团结。

二月十八日：继十五日凌晨工造铁军驱赶二司湖医总部女同学而与工总、二司驻井冈山大楼战士发生冲突之后，这天工造总司数百人再次冲击井冈山大楼，发生严重武斗，因此，工人战斗队把铁军等二·八声明毒草派赶出了大楼。

《解放军报》就福州 1. 26 冲击军区事件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本来在此之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而且三月份党中央、毛主席又向福州军区作了指示，为 1. 26 事件彻底平反，然而武老谭和保守派后来仍然把它作为围剿革命造反派、镇压工人总部的理论根据，武汉军区在四月份还大量翻印散发于全市，大专兵也将其大量抄录张贴于各个场所。

二月十一日武汉军区所起草的《严正声明》经过仔细修改及韩东山的批准和徐向前所控制的军委文革的默许(十六日来电说武汉军区有权发表声明)，所谓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出笼了。当天，陈再道、钟汉华从北京打来电话，指使其亲信派直升飞机和武装部队在武汉三镇街道、工厂、学校散发和张贴声明。该声明节外生枝，煞有介事地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明还说：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是二·八声明毒草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猖狂反扑，坚决反对右派(按：显然是指二·八声明香花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与此同时，传出“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徐向前定的基调)等流言蜚语。

自从武汉军区《严正声明》发表，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清楚地看到了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本来面目，开始依稀喊出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

上午十时，军区开行政大会，揭发斗争古田、捍卫毛泽东思想等革命造反派，给他们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并在会上逮捕谭明，行政扣留王长庚、孟奇武等六人，并抄了这些人的家。从十八日以后，军区开始大量捕人，后来又把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等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迫解散了。

二月十九日：武汉军区内部发布通知，通知说：军区二月十八日《严正声明》发表以后，发现我军队内部某些单位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严正声明公开反对，甚至散发传单，上街进行反宣传，这种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凡我军队内部人员，对《严正声明》有不同意见，应按组织系统提出，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反宣传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我军。否则，就是破坏我军声誉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严加追究。云云。并加盖公章，这是进一步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动员令，一场残酷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扼杀军内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就要来临了。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规定自三月一日起，停止外出串连，在外师生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并指出中学上课要和文化革命紧密结合。而湖北、武汉的中等学校复的不是阶级斗争的课，不是引导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向师生贯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素，宣传“工总坏、二司坏”等反动观点，有的学校竟公然把二·一八《严正声明》、二·二〇《公告》、三·二一《通告》、工总“十大罪状”作为学习教材，其位置比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得还高。

武汉部队举行大规模武装游行，大批武装保卫的宣传车出没于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活动，连贴传单也警卫森严。在此以后，解放军参加宣传、辩论者日渐增多。

二月二十日：武汉军区内的某些人声称为了实现大联合，大夺权的光荣任务，彻底粉碎阶级敌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逆流，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二·一八《严正声明》中把矛头对准二·八声明香花派的部分观点外，同时又把锋芒指向了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威胁他们说：你们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假冒人民解放军，招摇撞骗，破坏我军声誉，妄图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在乌云密布江城，白色恐怖笼罩武汉，阴风正向武汉地区工总、二司等袭来之时，二司首届红代会在水院图书馆大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数百名代表。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二·八声明，对于武汉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省市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一批、打一批，企图搞垮工总、二司的罪恶阴谋及其罪恶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同时还共同研究了今后斗争的任务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是向武汉军区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的动员大会。在三月逆流中，这个大会被攻击为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大会。

二月下旬：武汉军区的二·一八声明和二·二〇公告发表以后，江城上空乌云密布、阴霾满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处于高压下的工总、二司、九一三的战士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时，唱得最多的歌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广播中播放得最多的也是这首歌，宣传队每场必演，演出时感情最充沛、最真挚的还是这首歌，演出这个节目时，演员和观众都热泪盈眶，千万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千万颗心向着北京飞。无限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了斗争的暴风雨的洗礼，有一副铁铮铮的硬骨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连杀头都不怕，还怕高压、逮捕、坐牢吗？所以，尽管当时压得很凶，红旗大楼经常受围攻，有的人被抓了，但这并没有使人屈服，广播中经常播送《井冈山》、《坐牢算什么》、《就义歌》等歌曲，宣传队常常演出《要敢于牺牲》、《我们坚如磐石立江城》（见附件一、附件二）等节目。可是，有些人反而说工总、二司等在搞白色恐怖。

二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的二·一八声明和二·一九通知、二·二〇公告为镇压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作好了舆论准备，一场残酷镇压武汉地区军事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军事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开始了。这天凌晨，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和副政委叶明亲自率领 20 多个连队解放军携带轻重武器，包围了高级步校，宣布红旗、红色造反派为反动组织，强令五个造反派组织解散，抓走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十六人，其余的负责人交给群众监督。打响了镇压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的第一炮。

《长江日报》杀出来战斗队在外界形势胁迫下，发表郑重声明“反戈一击”，承认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从此，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处于内外夹击的形势。

工造总司、新华工、三司、省直革司等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和《公告》”，“彻底批判二·八声明”等口号。

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向《长江日报》编辑部递交了一份“通谍”。“通谍”说：《长江日报》(2月4日)登载了斗争某一个人(按：连王任重的名字也不愿提)的挂黑牌子的照片，被香港的报纸转登，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江日报》必须在二月廿四日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实行军事接管。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二十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号召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认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长江日报》发表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二司等近四十个组织共同签署的《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这一篇近三万字的文章。文章通过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精辟地阐述了二·八声明问世的时代背景，使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二·八声明的正确性，文章深受人们的拥护，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振动，毒草派内部发生了更大的分化。

《湖北日报》发表《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的社论，三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二月二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社论指出：在大联合夺权过程中，干部是关键问题，同时指出，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武汉的谭氏人物利用这篇社论大肆攻击工总、二司等，说什么：“造反派是靠怀疑一切起家的”，大反特反工总、二司等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他们又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抽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进行偷梁换柱，在干部问题上大搞特搞右倾投降主义，对干部不作任何阶级分析，凡是叫二·八声明大毒草的就是好干部，就保他们官复原职。

八二〇一部队和武汉空军部队分别担任着武汉地区支左、支工的任务，8201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与保守组织相配合，残酷地镇压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201是地地道道的支保吃左的急先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8201之所以顽固地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是没有原因的。二月二十三日，8201政治部发出一个内部使用掌握的秘密文件——《怎样识别左派》。这个文件打着红旗反红旗，混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邓反动路线的界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划分左派、右派，把当时攻击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搞假夺权”、“有个人野心”、“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等作为“右派”的标志，把对待干部和党团员的态度等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这一个文件已经确定了工总等为右派组织。它和二·一八、二·二〇文件一样，是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作舆论准备，是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先导。

后字248部队红野很早就支持工总、二司等革命造反派，是在二·八声明和二·二二文章上签字的唯一的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在武汉三镇影响极大，虽然他们已开宣传车在武汉三镇请“罪”，但军区仍不放过他们。这天，8201部队出动了一个加强连，分乘四辆卡车，战士个个刺刀上枪，

子弹上膛，机枪架在车头，长驱直进 248 部队，对其进行军事管制，接管了该校广播台，隔断校内外联系，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当时逮捕几人，后被送进劳改队。

下午，武汉部队出动七十余辆军车，乘载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游行，向二·八声明“香花派”进行示威，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同时，天空有飞机配合散发二·一八声明，二·二〇公告等传单。在此前后，军舰也开到红旗大楼旁边港口，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武汉部队还把大量解放军指战员推上第一线，十几、二十个一队出没于大街小巷，活跃于红旗大楼周围，大肆宣传二·一八声明和二·二〇公告，参加与香花派的辩论，设下圈套，故意制造“围攻”解放军的表象，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破坏解放军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破坏工总、二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心何其毒也！手段何其狠也！

在红旗大楼受到白色恐怖的笼罩，随时都有被冲击、被接管的最困难的时刻，革命群众与红旗大楼里的红色造反者心连着心。这天晚上，群众耽心《长江日报》被军事接管，数万人云集在红旗大楼前，挤满了江汉路。汉剧院、话剧团等文艺团体的革命造反派(红艺军)，轮流地为红旗大楼的革命战友作精彩的慰问演出，整整闹了个通宵，二十四日晚上也是如此。红旗大楼内的红色造反者与广大革命群众结下的深厚的感情，在武老谭的高压下变得更加深厚了。

二月二十四日：《湖北日报》刊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冲破阻力，打倒“私”字，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

在二十三日武汉部队出动一排人马前往 202 部队(卫校)抓“反革命”扑空后，二十四日凌晨武汉空军部队又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武装包围了武字 202 部队，先后逮捕军内革命造反派十来人。后来又向该校派进工作组，工作组纠合保守势力，成立所谓护校指挥部，在“镇压反革命逆流”，“整顿护校”的幌子下，将丛中笑、铁军、赤旗造反队、红色造反队、红色造反团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许多人受到行政管制，群众监督。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三月十日，陈再道、杨秀山等还出席了该校的愤怒声讨红色造反队大会，会上把一些“首恶分子”拉上台

示众，当场抓走七人，杨秀山在会上竟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把军区搞得苦呵！把这个拉出水斗，把那个拉出来斗，跟你们说好话都不行！……专搞打砸抢，抄我们的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就是要报，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春前算账。”这些话正好暴露了他们“秋后算账”的咀脸。

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军区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等团体的大会，到会两千人左右。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也到了会。会场警卫森严，会上，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孔庆德、韩东山相继登台控诉，训斥、大骂造反派是“假左派、真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牛鬼蛇神”、“纸老虎”，当场宣布解散刺刀见红、硬骨头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当场抓走了三个人。但是造反派是决不会在白色恐怖面前屈服的，会后，他们还不肯走，就在自己的战友被抓走的地方为大家作了演出，不少战士被他们的感情充沛的节目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二月二十五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当心走向自己的反面》，四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在陈再道、钟汉华之流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和高压下，二司战士不屈不挠，日夜苦战，表现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下午，近二万名二司战士在武汉展览馆举行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的队伍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歌《要敢于牺牲》，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想念毛主席”，“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二司游行队伍受到沿路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红旗大楼前经过时，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江汉路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鼓掌声如雷鸣般地响彻云霄。在这天的游行口号中，还喊了“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学习，向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后来，这就被某些人作为攻击二·二五游行为“反革命游行”的根据。武老谭对这个游行怕得要死，竭尽中伤破坏之能事，竟派飞机沿途撒传单破坏游行。二十六日工总、二司等又举行了同样的集会游行，参加的人数达十几

万。也正是在困难的时刻，工总不少分部和其它革命造反派组织还把红旗送到红旗大楼去，红旗大楼上战旗越来越多(最多时有三百多面)有不少组织还派出人帮助守卫红旗大楼这个红色堡垒。

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登载《红旗》杂志推荐的两篇好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及时地把革命小将引上整风的正确轨道，以克服造反派组织存在的缺点、错误，狠斗头脑中的“私”字。

二月二十七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阎长贵与二司驻京联络站通话，谈到了二·八声明问题，他建议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把它与社论对照，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要求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出反托派是错误的。

武汉军区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钟汉华等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直开到三月一日才结束，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大会。

湖北省军区发布《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通知》。抓办一成立，原来各革命组织所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毒草派)成了空架子，从工人开刀直至学生逐个被赶了出去，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了障碍。

下午，工人总部的负责人被迫到武汉军区请罪。

二月二十八日：二司、九一三等开始认识到二八声明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识到打托派是错误的等，但认为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人总部各分部负责人乃至一般战斗队员纷纷去军区请罪，在以后的好几天时间里，工人战斗队请罪的队伍连绵不断。

三司武测总部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于不顾，晚上夺了二司武测革命造反广播台。与此同时许多院校二司的广播台都被三司抢走。二司丧失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大减大叫的喉舌，直到四月初，许多院校的广播台都还不在于革命造反派手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二司

战士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三月二十三日前后，由水院首创了“穷棒子”(用马粪纸做成喇叭筒宣传)广播台，并迅速推广到了在社会上宣传，深受革命群众欢迎。

三月一日：二月底到三月一日，武汉军区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三月一日，陈再道在会上说：“我们省委也要解放一批干部，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孔庆德说：“现在有人喊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这是反革命。”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在组织上、舆论上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作好了准备。从此，湖北、武汉地区掀起了三月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午，武汉部队对武汉市电信局及二、五、六、九等几个分局实行军事接管，武汉部队《公告》无中生有地捏造种种罪名，说什么：电信局被单方面夺权后，少数坏分子利用窃据的职权，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窃听国家机密，盗走电报密码，非法动用战备物资，占用战备线路，任意扣压电报，使通讯联络受阻，国家机密遭到严重损失等。接管后，对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实行了残酷的镇压，逮捕四人，拘留十二人，强迫登记一百多人。电信分部成为了武老谭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个牺牲品，混进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响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第一炮。以后，电信局连续发生扣压、审查造反派电报事件，军管会还曾规定各组织向中央反映武汉文化革命情况的电报必须经军管会批准。《湖北日报》三月二日报导了这一消息，并且还在同版上报导了在此以前硚口区人民法院判处阴谋暴乱集团劫抢杀人犯邓青松(六四年十一月作案)和杀人刑事犯崔青山(六六年八月一日作案)等死刑、无期徒刑宣判大会情况，还为此发表短评。把两者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这是在杀鸡给猴看。这天早上，还对武钢广播台进行了军事管制，并派兵进驻了井冈山大楼，在此前后，又进驻了民众乐园、中南旅社等造反派的重要阵地。

武汉部队出动宣传车，在武汉三镇大叫：“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把杨道远揪出来游街示众”等口号。

陈再道命令支左指挥部宣布支持大专兵恢复组织，说他们党、团员多、成份好，两头好，中间犯了错误等，当即遭到南下造反大队、新华工、新湖大等的反对。而陈再道之流以势压人，终于四日决定恢复大专兵的组织。

晚上，武汉军区对前去请罪的二·八声明香花派的负责人发表三点口头指示：1. 对《严正声明》不准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意见。(还提出要清除掉所有与二·一八《严正声明》观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以肃清其流毒)；2. 不准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解放军；3. 不同意见可在内部辩论(实际上根本没有辩论的余地)。

由于不摸电信局的底细被军区的《布告》所迷惑，晚上，许多院校的二司战士纷纷到军区“报喜”，军区不许二司的分团以上干部进去。也就在当天晚上，不明真相的二司战士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反，抓二司的头头。

三月二日：新生《长江日报》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停刊。为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大喊大叫的喉舌被武汉的谭氏人物扼杀掉了。

上午，工人三司等几千人包围了红旗大楼，包围不久，解放军某部二十多人全付武装迅速赶到，欲劝说我驻红旗大楼红色造反者撤出大楼，我红色造反者据理辩驳，解放军只好撤离，工三司也相继撤走。这天凡从红旗大楼出去的人都有人盯梢，监视其行动。

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了一封信。信中，王任重指示他们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并建议由钟汉华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参加，军区由陈再道、韩东山考虑，省委、省人委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祥、饶兴礼参加，群众组织由孔庆德、张竞决定。他还希望派出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院、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和《公告》，推动各个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

换重选，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联系到当时军区的一系列决策，这岂不是个人深醒吗?!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上午对红旗大楼武攻硬来没有使红色造反者屈服，则使用软办法进行内部分化瓦解。于是他们散布种种谣言，说什么刘真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工总的头头与王任重、张体学有勾结；工总要夺军权；红旗大楼保护了冲军区的“反革命分子”，保护了军事院校的“反革命分子”上北京；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等，无奇不有。不少院校中听信了谣言的二司战士，出于对战友的爱护，纷纷来红旗大楼作动员工作，劝说战友内部起义，并且向大楼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使得部分二司战士对自己过去坚持的观点发生了动摇，对大楼指挥部，对一些出头露面较多的人产生了怀疑，甚至人人互相猜疑起来。就在三月二日晚上，红旗大楼发生了内哄，有人提出请解放军来红旗大楼，这个意见以多数的优势成了定论，立时，大楼内部实行了戒严。

三月三日：凌晨，二、三百名全付武装的解放军进驻红旗大楼。红旗大楼——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束光焰夺目的火炬，革命造反派的●●，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瞩目的红色根据地，被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淹没了。解放军一进大楼，对各个地方实行了戒严，又象驱赶囚徒一样把驻大楼的红色造反者集中到六楼训话，命令红色造反者立即撤出红旗大楼。早饭后，红色造反者集中在零楼，红旗大楼宣传队含着热泪向全体战士作临别演出，他们满怀激情地用节目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用节目来鼓舞战友的斗志。全体在场的红色造反者看了他们的演出，无不热泪盈眶。接着红色造反者又含着热泪高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在毛主席象前宣誓，表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表示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色造反者的这一革命行动使某些人怕得要死，他们以宣布红色造反者有“罪”来威胁，要每个人写了“请罪书”才能出去，并要抓主持宣誓仪式的人。红色造反者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相持的时间里，宣传队又为大家演出了节目，有

的同学主动为大家表演，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门外的革命群众深受感动，经过了一系列的斗争，久经考验的红色造反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午饭后，从正门出来，一、二百人的队伍高举战旗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没有罪，我们不请罪”，“武汉二司，红旗不倒”等口号，高唱《要敢于牺牲》的战歌，游行队伍一直开到武昌阅马场。这次游行向人们庄严宣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暴风雨洗礼的、承受过艰苦斗争环境●●的红旗大楼二司战士是不可战胜的。这些被某些人攻击为顽固派的人不愧为毛主席革命战线的坚强战士，武汉的谭式人物可以夺走红旗大楼，但是绝对夺走不了红色造反者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赤胆红心。

武汉部队发表《致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胡说二·一八声明和二·二〇公告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沉重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公开信》否认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现实，煽惑人心，进一步把斗争锋芒指向二·八声明香花派，以分裂香花派组织，《公开信》借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大觉，不能“唯我独左”之名，隐隐约约把矛头指向了二·八声明毒草派中的造反派，行大肆复活保守组织之实。

三月初×日：武汉军区向新华、新湖大派了军训团。军训团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故很少起到积极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相反，在许多方面还起了消极作用，压制了革命造反派，扶植了保守派，把这两个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得奄奄一息。后来还向武大等院校派了军训团，其产生的作用与新华工、新湖大一样。军训团直到四月十天左右才撤走。

三月四日——十一日：“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湖北省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贼心不死，虎视眈眈，在武老谭制造白色恐怖的时候，再次出来登台表演，为自己翻案，与陈再道之流配合，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推波助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企图全盘否认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其

“秋后算账”的个人野心。连日来，相继写出了三份所谓的“检查”、“交待”、“申辩”的材料。在他的第一份材料《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三月四日写成)，竟公然说：“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之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湖北省委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体学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湖北省直机关不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把持而烂掉的单位。”妄图洗刷过去的一切罪过。在他写的第三份材料《十七年来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况》中，竟厚颜无耻地竭力吹嘘自己，大摆成绩，为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以此掩盖其反动面目。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四月一日将上述三份材料(第二份是《我的历史》，三月六日写成)作为绝密文件发给了官方人士。联系到当时老保们的“王任重是二类干部”，“张体学是一类干部”，“我们保湖北省委、保王任重、张体学就是保对了”等一番满城风雨的议论，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吗？出现那些荒谬的论调难道是偶然的、孤立的吗？十一日王任重又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了一封信，竭力为自己鸣不平。

三月四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这篇社论给予那些趁革命造反派犯错误之机，借批判二·八声明之名，大量捞取政治资本，行反攻倒算之实的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未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划清界线的顽固保皇分子当头一棒，这是完全正确的，发表得也是适时的。社论也有缺点和错误，它错误地估价了工总性质。然而这篇社论问世不到一天，军区某些人一表态，就被打成了大毒草，甚至还说它比二·八声明更毒。同时，支左指挥部还下令《湖北日报》编辑部作出公开检讨，否则将采取专政措施。从此，拉开了镇压所有的革命造反派(不管是香花派还是毒草派)的序幕，武汉谭氏人物死死抓住三·四社论，把矛头指向了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同时，三·四社论还成为扼杀新生《湖北日报》，在《湖北日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另一方面又以批判三·四社论为名，明目张胆地复活保守组织，就在三月初，保守组织死灰复燃，空前活跃，有的改头换面，

有的干脆打原来的旗号，有的已加入二司、三司的投机分子又削尖脑袋钻入“左派”行列，对二司“反戈一击”。)

三月五日：工总、二司等在二·八声明上承认了错误，并未使武老谭及其操纵的保守派，改良派组织心满意足，他们得寸进尺，向二司和工总施加重重压力，造成极端的混乱，下面战士几乎对每一个头头都产生了怀疑，二司司令部、总部头头全部靠边站，指挥机构处于瘫痪和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搞清楚二司司令部的问题，为了对革命负责，二司一些总部的战士自己成立了司令部整风办公室，在此前后各总部也成立了整风小组。

三月六日：下午，湖北军区在红山礼堂主持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等在会上讲了话，陈再道谈到形势时说：“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这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大会。在这个会议以后，掀起了批判二·八声明更高的热潮，不单是批判二司的二·八思潮，还批判新华工、新湖大的二·八思潮，到处都在叫嚷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二司战士稍微动一下，表示有所反抗，便是二·八声明的流毒，甚至是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就在这个会上，钟汉华点名要夏世厚、姜一、张旺午、韩宁夫等站出来抓工作，硬塞进“抓办”。当点到夏世厚的时候，陈再道抢上前去说：“夏世厚同志过去抓农业抓得好，经验丰富，有问题，可以在抓生产中改正错误”。除夏世厚民愤太大，当天被省直机关革命造反派拉下马外，其余点名的都加封显爵，姜一被任命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付总指挥，大叛徒张旺午被任命为“抓办”付主任，并企图把他们作为“三结合”的班子。为了抬高姜一的身价，陈再道之流还下令《湖北日报》为姜一歌功颂德，并且用解放军保护着到黄冈、黄石等地游说。

三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武汉地区中等学校中的广大二司战士被武汉谭氏人物挥舞的二·八大棒打得抬不起头来，提出所谓“香花派”靠边站这个形“左”

实右的打击一大片的口号，二司在各级机构中都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群众斗群众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的甚至重新被打成“反革命”，故“复课闹革命”无法进行，而某些人却硬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强加在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指示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权力等。而武汉的谭氏人物则完全违反和破坏中央的规定，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资产阶级专政，拉拢保守派和改良派，把真正的革命左派排斥在临时权力机构之外，实行“香花派靠边站”的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毛主席三月七日亲自批发的四川渡口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这一文件犹如及时雨、旱天雷，受压制的革命造反派在三月下旬看到这一转抄出来的文件时，无不高兴万分，迫切希望武汉支左办公室能够吸取渡口的经验，迅速纠正在前段时间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混入武汉军区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非旦不改，还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越滑越远，越陷越深，某些人甚至说转抄渡口支左经验文件是泄露机密。

三月八日左右：水院共产主义红卫兵(三司)和一月革命(大专兵)在武老谭授意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挖空心思，随心所欲，故意制造假现场，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所谓黑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以陷害二司，展出时间二十多天，每天接纳数千名观众，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们作贼心虚，开始还让二司战士参观，后来就只准三司、大专兵、三字兵参观，而且凭票入场。在展出期间，假造的现场被二司战士识破，故展出现场不断修改。由此可想到，三司已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孔庆德在军区礼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斗争会，被斗争的有蒲本侠、李颖杰等。凡被革命造反派斗争过的当权派都被请上台去控诉造反派的“罪行”，强迫被斗对象请罪，否则就被戴上手铐。三月九日还开了同样的会，并且当场宣布逮捕、铐上手铐者八人。

三月九日：在武汉谭氏人物的高压下，《湖北日报》编辑部被迫发表《沉痛检讨我们在三月四日社论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文，这个无限上纲的检讨，大长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志气，大灭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威风。

湖北省军区三月八日对井冈山大楼实行军事管制后于九日这天发布《公告》，给井冈山大楼联合指挥部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散布“工人总部连国民党、连土匪都不如”的反革命谬论，宣布解散参与“强占”和“破坏”井冈山大楼的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军机电局总部(后又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并停止其一切活动，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取缔“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大楼指挥部(由十九个组织组成)，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员必须立即自行投案，否则予以逮捕法办。《布告》还说：军事管制后，凡有借此造谣惑众，破坏我军管声誉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他们造了谣，还不允许人家辟，这是什么法律？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与这个《布告》公布的同时，由武汉军区中某些人精心策划下，还搞了一个所谓井冈山大楼联合指挥部“罪行”展览，从12——19日数天的公开展出中，接纳观众十三万余，观众来自全省、全国各地，造成影响极坏，流毒极广。就在这个《布告》公开不久，井冈山大楼指挥部八人被逮捕。井冈山大楼的革命造反派有苦不能言，有理不能辩，眼泪只能往肚里吞。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社论高度地歌颂了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指出必须正确认识他们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必须正确对待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充分估计革命干部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但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

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为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进来，否则就会出现新的反复。社论还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应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社论最后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说出了工总、二司等受压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里话。广播完后立即佩带上袖章，高举战旗，涌上街头和交通要道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呼，“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发表”、“坚决拥护革命‘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等口号，同时还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表现出了战斗队和二司战士火热的革命热情。新湖大、新华工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天晚上也举行了游行。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布《宣传提纲》，这个提纲揪住革命造反派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不放，并加以扩大，无限上纲，宣扬“批倒批臭二·八声明之日即是大联合到来之时”的荒谬论调，大力鼓动保守组织死灰复燃，号召受到过革命造反派批判的干部反攻倒算，这个《宣传提纲》被作为较长时间内宣传的中心内容，支左办公室的人搞接谈或到各厂矿、机关、学校作报告也以此作为提纲，流毒很广。

三月十日：下午，新湖大红八月战士在二司艰苦的日子里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集队前往华师、武测等院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我们怀念二司战友”，“新湖大与二司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解散大专兵”等口号，给了二司战士很大的鼓舞。当晚武测二司战士一千多人又游行到新湖大，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新湖大的这一革命行动被武汉军区“支左”和军训团中的某些人打成“反革命游行”，并命其作公开检查。

三月十一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张体学一手扶植的保守组织，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去年年底基本上垮了台。在批判二·八声明之时，大专兵从阴沟里爬了出来，跃于各个院校，在武老谭的积极支持、扶植下，有的改头换面，成立“一月革命”(如水院，二月底成立)、“一月风暴”(如武测，三月初成立)，有的则干脆重打破旗(如湖大红卫兵)，这一件事引起了革命造反派的极大不满，紧跟武老谭的三司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三司司令部三月九日就发表了关于大专兵的严正声明，提出大专兵不得死灰复燃)，就是军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三月七日支左指挥部某人发表五点指示，指出大专兵不宜恢复，但立即又遭到其他人的否定，说他不能代表支左办公室)，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保守思想占了上风，终于在趁二司处于挨整的地位、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武汉军区以支持大专兵起来革命为幌子，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声明。声明说：大专兵的基层组织可以恢复。从此，大专兵有恃无恐，更猖狂地对二司等革命造反派进行阶级报复，实行“秋后算账”。军区的声明一发表，三司风向标又灵敏地转动了，从此紧紧地与大专兵抱在一起，与之同穿一条裤子。

二司整风办公室在中南民族学院召开整风动员会议。

水运等总部消毒队上街，向群众检讨二·八声明的错误，表示要坚决克服头脑中的“私”字，彻底革命。象这种情况后来变得很普遍。

三月十二日：孔庆德带着陈再道的黑指示乘直升飞机于九日前往河南信阳空字 005 部队镇压该校红色造反团。十一日晚和十二日全校戒严，红色造反团战士不得外出。十二日上午用三个营的兵力武装包围造反派，并召开大会。孔在会上自称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来“挽救”他们，正式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在十二、十四、十七日连续三次逮捕革命造反派十四名、拘留二十九名、宣布看管九名，还把逮捕、拘留的人搞去游街示众，红色造反团的政治权利被剥夺精光。(s;p3\0 V"C/X

二司整风办公室部分成员走访军区支左指挥部，丁××对他们作指示：1)光整上，不整下不行；2)希望你们把风整好，搞好了对你们是个挽救；3)要他们(头头)老实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到底通过整风达到什么目的，这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三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的社论。指出：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忠于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为公。这篇社论给二司战士等很大的启发。

上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武测大操场主持召开会议，邀请天津大学八·一三代表作报告。近万名二司战士参加了会议。天津大学八·一三赴汉代表介绍了他们在犯了严重错误(炮打康生等)后，经过整风，变成一个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的经验。虽然他对工总、二·八声明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此报告对二司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二司战士从中受到了一定的启发，决心通过整风，狠斗“私”字，把二司的战旗高高地举起来。各总部、战斗队都进行了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这以后不久，二司战士唱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倒‘私’字，彻底闹革命”的歌曲。然而武汉军区“支左”却说这个号召二司通过整风，重新把旗帜树起来的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他们欲吃掉二司这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用心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下午，在商校操场召开二司司令部负责人交待、揭发大会。象这样的所谓交待、揭发大会大大小小还开了许多。广大二司战士由于被种种谣言所蒙蔽，常常对司令部成员采取逼供信。但是，二司水院井岗山兵团在这样的狂风恶浪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决。在一月革命、三司等狂吼“把丁家显揪出来斗倒斗臭”，“丁家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喧嚣声中，他们巍然不动，并说丁家显是革命小将，“死保”丁家显。

三月十五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全市干部“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市属各机关企业及基层单位干部六万人左右。陈再道、钟汉华、吴世安、付兆才等

参加了大会。陈再道、钟汉华等在会上讲了话，陈颠倒黑白，胡说什么“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大联合，右派组织(按：不言而喻是指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在二·八声明上签字的组织)正在土崩瓦解，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正在被夺回(按：这明明是在向革命造反派反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钟汉华则对二·八声明的缺点错误无限上纲，危言耸听，胡说什么“二·八声明是反动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

三月十五左右：武老谭耍弄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表面上说通过整风挽救二司，背后却又在捣鬼，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造谣惑众，危言耸听，宣传二司是“反革命组织”，劝说二司战士退出自己的组织，就在十五日左右，二司绝大部分总部都动荡不安，搞得人心惶惶，二司战士出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任，不少人纷纷退出司令部。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却有部分中学生要求加入二司，他们说：“我们当‘反革命’，也要当二司的‘反革命’。”这种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三月十六日：陈再道、钟汉华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同志，说二司犯了严重错误，希望通过整风把二司整好。可是当杨道远向战士传达后，支左办公室却出面辟谣，说陈、钟没有这样讲。

下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湖大礼堂召开开门整风大会。

晚上，武测三司、一月风暴互相勾通砸了二司司令部，将司令部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测去。整风办公室成员就此事连夜走访了军区支左办公室，他们不但不理睬，丁××还威胁说：二司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首长决定再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要当机立断，将组织里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送公安局。

三月十七日：凌晨，大逮捕开始了。工人总部、分部的不少负责人被抓走，总部的九个勤务员全部抓进监牢。据说这天逮捕近 500 人。残酷地大规模地镇压工人总部的战场全面地铺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湖北日报》三·四社论发表后，资本主义复辟就在《湖北日报》社内逐渐实现，被拉下马了的社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雷行等重新上台，革命造反派受到批判和斗争，并重新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从此，《湖北日报》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喉舌，这天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决打退反革命逆流》的社论，说二·八声明是武汉地区一股反革命逆流的大暴露，对二·八声明的批判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还说二·八声明是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宣言书。如此云云，对二·八声明的缺点上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弄得人妖颠倒、黑白不分。

湖北军区付政委、新湖大军训团负责人张竞同志，因公开表示支持新湖大战士而被调走，其行动受到控制。新华工军训团的一个同志也因支持新华工而得到同样遭遇。

空军支左办公室数人到武测电影场作报告，大肆攻击二司。会后，出现许多“砸烂黑二司”，“二司是反革命组织”，“砸烂黑九·一三”之类的大标语。武老谭在镇压工人总部的同时又把黑手伸向了二司和九·一三。

三月十八日：工造总司、三司等组织为纪念二·一八声明发表一周月在武测大操场召开了控诉工人总部滔天“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两万人，解放军也有人参加了会议，并派出巡逻队(全付武装并带有收发报机)保护会场。发言者对井冈山大楼指挥部和工总武锅分部的“罪行”进行了控诉。这个会议是在为三·二一通告作舆论准备，以便把工人总部打下去。武锅保守派为纪念二·一八声明一周月还成立了“3. 18”。

这天，支左指挥部分三批召集大专兵、三司、三新等组织开会，把工总的所谓“十大罪状”透露给了他们。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十九日起，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空气越来越紧张了。

中共中央发表《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三月二十日左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京揪谭震林的消息传到武汉之后，二司革命小将个个摩拳擦掌，更加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投入了新的战斗，纷纷写出列举资本主义复辟表现的大字报和质疑性的大字报。武汉的谭式人物对此怕得要死，把从首都北京来的声音诬蔑为“马路消息”，开出宣传车到各处去辟谣。当辟谣站不住脚时，就采取鸵鸟政策，搬出武汉特殊论作盾牌，说武汉没有谭式人物。到实在混不下去了时，就偷天换日，巧夺天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是二·八声明，武老谭就是张广才、李迎希，再后来就是孟夫唐……。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的人就是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常常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部队发布《通告》、《告人民群众书》、《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十大)罪行》等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完全颠倒是非，把当时对工总、二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迫害、镇压说成是“形势好得很”，又肆意攻击工人总部，说什么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给工人总部安上网罗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解放军、阴谋搞暴乱、冲中南海，破坏大联合、实行反革命复辟、搞阶级报复、制造白色恐怖、大搞残酷武斗、大搞经济主义、窃取国家机密等等莫须有的罪名，简直描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更反动的是竟公然宣布解散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及其所属基层组织。战斗队的战旗、袖章被没收，中、小负责人和革命闯将挨斗、受批判，重新被打成“反革命”，又一大批人被逮捕拘留，从十七日以来，总共逮捕了三千多名战斗队员。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这个拥有四十八万战斗队员的组织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她一成立就始终把矛头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了省、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她充分体现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的大方向，她对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最勇敢、最坚决，她当然也就成为武汉谭式人物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障碍，最大的敌人，因此他们对工人总部恨得最凶，千方百计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三·二一《通告》实际上是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

组织”。工人总部被解散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了，红武兵、大专兵更活跃了，三司这个武老谭的忠实打手踩着工总的肩膀扶摇直上，大发横财。他们游行啊，欢呼、庆祝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不仅如此，他们又仰武老谭鼻息，大造反革命舆论：“黑二司比黑工总更坏”，“砸烂黑二司”，“砸烂黑九·一三”，“黑教工是工总、二司的黑参谋”等等，企图把与工总战斗在一起的组织全部打成反革命，一口将她们吞掉，得天独厚，独霸天下，主宰武汉的命运。不仅如此，在全省各地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也因三·二一《通告》而变得更加猖獗了，全省绝大部分革命造反派被打下去，成千上万的革命闯将被打成“反革命”而遭逮捕。三·二一《通告》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宣言书，是镇压工人运动、镇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黑纲领。

空字 006 部队(雷校)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总部”有 1100 多人，占全校人数的 93%以上，“三结合”的班子已基本形成，是一个无可非议的革命左派组织。陈再道之流对她怀有刻骨的仇恨，指派空军副司令员xxx亲率二千多名全付武装的战士，并配备了各种轻重武器，于二十一日突然包围了雷校，当场逮捕 18 人，并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对各级勤务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后又抓走二名支持红总的干部，并对红总的 160 人进行了 366 人次的斗争，强迫请罪，检讨者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又扶植保守势力成立一个临委会，依靠其作为“镇反”的工具，就这样，红总被镇压下去了。

二司司令部负责人排着队打着黑牌上街请罪，支左指挥部还说干得好。

三月二十二日：水院老保邓子政写出反动大字报，公开为刘少奇翻案，说刘少奇在历史上有伟大的功绩，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给毛主席脸上抹黑，诬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是反动透顶！此事激起了水院二司战士的无比愤怒，立即打起旗帜，带上袖章到武大、武测等大专院校示威游行，强烈抗议邓子政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愤怒声讨刘少奇。

把工人总部打下去，除了陈再道的一大祸患之后，陈再道又把黑手伸向了革命造反派的学生组织武汉二司。按照陈再道原来的布置，湖北军区党委又作出了长达一万字的关于二司问题的报告，欲把二司打成反革命组织，搜集了很多黑材料，拟定了逮捕和拘留的名单，后因四·二社论的发表和十条命令的下达，阴谋才未逞。

武汉部队×副司令员亲率一营兵力包围 151 部队(炮校)。宣布红总为“反革命”组织，上午逮捕了六个主要负责人及十一名一般的革命造反派，下午又召开控诉红总“罪行”大会。控诉会开了一天半，还举办了红总“罪行”展览，校园内贴满了请罪书。

三月二十三日：邓子政公开跳出来，激起了二司广大战士的无比愤恨，二司所属武测、武大、华师、水运、红旗中学等纷纷到水院游行，开始公开喊出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口号，新华工等非二司战士也到水院游行。在革命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厅于二十四日逮捕了邓子政，这是二司在高压下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其实，邓子政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类似邓子政的政治事件在湖大、华师等都先后出现，有人跳出来为王任重翻案，有人竟胆大包天地说：“不准为刘邓翻案”是极端反动的口号。而支左办公室的人对此事却麻木不仁，反而大肆批评革命造反派说什么：“小小的邓子政，何许人也？也值得你们爬山涉水，兴师动众！”还说声讨邓子政的游行是阴谋，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等，真是无稽之谈。

三月二十五日：各大专院校普遍转抄渡口支左指挥部支左经验。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报导渡口支左经验，并转载《解放军报》二十五日社论《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这给那些说转抄渡口经验是泄露机密的人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武汉军区对此仍无动于衷，甚至变本加厉。

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各总部代表会，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武汉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必须予以坚决反击。这个会议是反复辟的动员令，从此，二司开始了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新战斗。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八万人的群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你造反，造个×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你们革命，革个×子的命，老子革命几十年还要老子坐喷气式飞机，还给老子戴高帽子……，我×他娘，这次抓人用绳子捆，用枪押着走。”“叫你搞文斗，你要搞打砸抢，我×他娘，连土匪都不如，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冲军区的来多少抓多少，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十个，军里装不下，抓不急了，就用机枪扫。”看这个大流氓、大兵痞，对革命造反派怀有多深的刻骨的仇恨！恐怕当年陈独秀之流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也莫过于此吧！类似这样的报告在黄冈“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在黄石市黄州镇还作过，流毒全省各地。当时有些老保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没有阶级性”的荒谬论调绝非是偶然、孤立的事情。

晚上某部负责人赵××亲率一队全付武装的解放军前往安公司欧打红色革命敢死队造反野战兵团的八个负责人，次日逮捕其中四人，并以所谓“打砸抢”，“和工人总部是一样的货色”（实际上这个兵团是毒草派）的罪名，当即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加以取缔。类似这种情况的还言八一七（原属工人总部，在二·八声明前退出），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强迫解散，其领导成员部分被非法关押，有的停职反省，十三名普通工人家被查抄。”

三月二十七日：红司（新华工）举行庆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四十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武大、水院、湖医、湖大等院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把乌拉稀（按：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兵中的最顽固派，冒尖的“左派”）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的革命战友致敬”，“向二司战友学习”。这个游行也被某些人攻击为“反革命”游行。

三月二十八日：在革命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垮了台的红武兵，在市武装部的扶植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连重新复活了，它象瘟疫一样降临到江城，威胁着革命造反派。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复辟越演越烈，反抗的能量也就越来越大。下旬以来，不少大中学生提着脑袋写出了许多质疑性、鼓动性的大字报，到月底，反复辟的大字报与日剧增。中学以新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市抓办对此大好形势怕得要死，又施展起运动初期王任重的本领，二十八日向新一中派出了新的工作组(五人，其中解放军二人)前往扑灭正在漫延的熊熊革命烈火。与此同时还向其他几个“闹”得凶的学校派进了消防队中学。造反派对这一批工作组毫不客气，刚进学校第二天新一中就出现了赶工作组的大字报。

陈再道在军区与三司、新华工、新湖大等负责人座谈，他说：“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许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二司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也干了。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你们(新华工、新湖大)的组织就那么好呀!人人都是左派?!”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仇恨工总、二司，欲置之于死地进而吃掉所有革命造反派的狼子野心!钟汉华还说：“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一定要高举批判二·八声明的大旗。”看!其用心何其毒也!

下午，两千多名二司战士在武测临时礼堂听司令部负责人作检查，下边战士对此不感兴趣，人越走越少。

武汉军区军事接管公、检、法专政机关，为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迈开了新的一步。

三月二十九日：由武汉军区中的一小撮人精心炮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出笼。此图捏造事实，虚构现场，恶意中伤陷害工人总部。此图出笼后，在大街小巷

广为张贴，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它是三·二一《通告》的具体体现。但谣言戳穿真象大白时，它却成为了三·二一《通告》的一个有力的反证材料。

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登载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同志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此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出现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武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表象比之王效禹同志所列举的山东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篇文章使二司战士对武汉形势看得更为明显，万丈怒火在胸中燃烧，积压在心里的仇恨犹如将要爆发的火山，处于一触即发的白热化程度。

武汉军区信部长召开整风办公室成员座谈会，点名要二司斗争丁家显、方保林两位同志，整风办公室坚决抵制了这一无理要求。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了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支持保护亮相的革命干部，勇于解放一大片，敢于为运动初期被错打成“黑帮”、“三家村”的干部翻案，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路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武老谭及其所操纵的组织则把“解放一大片”这个革命口号接过去，抽掉阶级斗争内容，把那些未经亮相的，甚至对革命派怀有刻骨仇恨的干部标榜为好干部，另外他们又胡说革命造反派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造反派“为黑帮、牛鬼蛇神翻案”。他们对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是一篇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章。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去的号角吹响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到来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听完广播后，立即上街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刘邓陶王！”“打倒谭震林！”“打倒武汉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

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后来还有不少的二司战士写出“不许诬蔑义和团”、“不许诬蔑工人总部”等大标语。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重要文件(五条)，指出不准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抓人，对犯错误的组织应该采取整风的办法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群众上街挂黑牌子请罪，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等。中央四·一文件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宣判了三·二一《通告》的死刑。

《湖北日报》(下午版)就某些人精心炮制的，以武钢、武重、武船等八大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名义，并盗用各厂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共同发出的所谓《倡议书》发表社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贡献一切力量》。该社论混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限，打着革命大联合的旗号，兜售武老谭“合二而一”、折衷调和的私货，搞大杂烩，合稀泥，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未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干部上台，对革命造反派行反攻倒算之实。

上午在武昌体育场由二司整风办公室主持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热烈庆祝毛主席亲自批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十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中心会场出发，经过长江六桥、中山大道、江汉路等。游行队伍沿路高呼：“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打倒谭震林”，“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高唱“把红旗举起来，把红旗举起来，战友们！战友们！战友们！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爬起来，再干！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大步向前迈，大步向前迈！！”(见附件三)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对二司战士肃然起敬，给受压迫最深的工人战斗队更是极大的鼓舞。

同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等在新湖大举行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年大会，大会收到了聂元梓同志的祝贺电。会后举行了游行，当新华工、新湖大的游行队

伍与二司的队伍迎面而过时，双方热烈鼓掌，高呼相互勉励、相互鼓舞的口号，表达真诚的战斗友谊。

武汉军区与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座谈，研究帮助二司整风问题，决定军区派两名，新华工派3——4名，新湖大派4——5名，三司派5名代表帮助二司整风。后来新华工，新湖大表示相信二司能自己解放自己，决定不派人参加二司的整风。

晚上，三字兵多处同时出动，彼此配合，相互呼应，砸了一中、二中、六中、十六中、廿四中等七个单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的办公室。

四月二日：正当工总、二司、九·一三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顶黑风，迎恶浪与武老谭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大长了革命小将的志气，大灭了保守派的威风，特别给二司战士极大鼓舞，中央台广播完四·二社论后，二司战士立即自发组织起来到其他院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纯朴的阶级感情，队伍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同时高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秋后算账派”，“打倒春季算账派”，“瓦解一切保守组织”等口号。

武汉军区调动海、陆、空三军与三字兵、三司召开批判刘邓誓师大会，要新华工、新湖大参加，他们拒绝了。

四月初：《人民日报》社论充分体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革命小将的极大的关怀和最大的爱护。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在四·二社论的鼓舞下，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纷纷到社会上作调查研究和宣传。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武老谭对于革命造反派学生杀向社会，对革命学生与工人相结合怕得要死，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设置了许多阻拦革命学生的关卡(其实这些只对造反派起作用，对保守派则大开方便之门)，但这并不能阻止革命小将革命到底的决

心，不能进厂就到工人家里去，直接找不到人，就通过关系去找。经过革命造反派学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被扼杀得奄奄一息的工人运动又应运而生了。

四月三日：红司(新华工)召开首届红代会，南下造反大队代表、二司、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等代表应邀出席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言表示祝贺。大会接连开了五天，于七日结束。

晚上，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整风办公室、三司以及军区支左办公室代表召开四月四日武昌体育场会议筹备会议。

四月四日：上午，韩东山在支左办公室就下午开大会一事召集大会筹备处成员开会，韩无理将二司整风办公室代表卡在外面，最后决议：①二司大旗不能打入会场；②二司不能参加主席团，③三字兵可不打大旗，不带袖章参加大会。二司对此坚决不予承认。

下午，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整风办公室、三司等联合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批臭黑修养誓师大会。三字兵、大专兵在武老谭的唆使下，在三司的支持下，打着旗帜，带着袖章，削尖脑袋往会场里钻，结果会场遭到破坏。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以及三司武大、武医等院校的部分战士退出武昌会场，迁移到新湖大继续开会，工造、红工等也有人出席了这边的会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批判刘氏黑修养”，“《湖北日报》四·一社论大毒草”，“还我新生《湖北日报》”，“雷行从《湖北日报》滚出去”，“打倒武老谭”，“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三司剩下的部分和三字兵、大专兵和部分解放军战士在武昌体育场继续开会。这一天是三新与三司公开绝裂的日子，也是三司部分战士与机会主义绝裂的日子。参加新湖大会议的那部分战士是三司革联的前身，他们体现了三司的大方向，是三司的骄傲。

四月五日：新一中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经过酝酿、筹备、实现联合，成立了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此以后不少中学相继成立了革司。

在军区的幕后操纵指挥下，省司召开斗争“政治大扒手”刘真大会，企图把他打成二·八声明的炮制者，通过搞臭刘真，进而搞臭二司。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毛主席亲自批示过的十条命令。命令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随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加以取缔，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不予追究，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还要求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大的行动前，要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对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倾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军委十条命令进一步宣判了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的死刑。在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军区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负隅顽抗，顽固推行带枪的刘邓路线。

四月七日：新湖大召开首届红代会。新华工、二司、新华农东方红、北京南下造反大队赴汉代表等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分别在会上发言表示祝贺。

四月八日：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及三司部分战士等数万人在武昌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十六条发表八周年。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二司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队伍经过江汉路及中山大道时，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不少人自动组织起来维持秩序，有的群众自发地喊出了“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等口号。

同日，三司在新华路体育场与解放军一起召开庆祝会，会后举行游行。

三字兵、大专兵也在汉口某地举行集会，会后举行游行。

晚上，武汉柴油机厂数十名工人战斗队不怕高压，不怕恐吓，迎黑风，战恶浪，从反革命复辟逆流中杀了出来，他们带上袖章，高擎火把，举行象征性(1. 照亮黑暗的天空；2. 将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游行，他们高喊“战斗队员要革命，就是要革命；战斗队员要造反，就是要造反”，他们的队伍受到了二司等组成的游行队伍的热烈欢迎，一见到了他们的队伍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的火把又引燃了汉口厂矿文化革命大火，汉口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迅速燃起了燎原之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工人总部的金刚之一武钢分部的战斗队员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的鼓舞下，三月廿五号就写出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字报。四月八日为了纪念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发表八周年，三百多名战斗队员汇集在用四十多个袖章拼成的战旗下举行了长途跋涉的游行，队伍经由武测、武大、水院、省委、新湖大等地，长驱三十余里，威震全武昌。

二司整风办公室根据调查的结果，确认二司的头头一个也没有修，决定全部上班，挑起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重担。

四月九日：工人总部武钢分部 500 多人召开树旗大会，武钢分部顶着恶浪行，对着狂风笑，武钢分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越战越强，他不愧为是工人总部的金刚。

四月十日：三司在二司处于困难的时候，普遍从二司手中抢走了广播台，在三月武老谭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日子里，三司对武老谭亦步亦趋，死抱住大腿不放，与三字兵、大专兵串通一气，揪住二·八声明不放，利用广播等舆论工具大肆攻击工总、二司等。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堕落成为武老谭忠实的御用工具，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吹鼓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麻木不仁。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反复辟大喊大叫，水院、武大、华师等都先后夺回了广播台。二司武测总部也于这天凌晨智取了广播台，而三司武测总部的某些头头马上拉出队伍又去抢广播台，双方发生冲突，发生了武斗，两方面僵持了一天的时间，三司的人才退出。三司武测总部的头头利用这件事进行挑动，造成三司战士与二司战士感情上的对立，这就是武测没有形成坚强的三司革联的原因之一。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当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正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无产阶级

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正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他们还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企图一棍子打死，并竭力扶植已经垮台了的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等。社论号召解放军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为左派撑腰。上午，许多院校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游行，热烈欢呼《解放军报》四十社论的发表。

市“抓办”向新一中等派出的工作组一进学校就大力扶植保守势力，大整革命小将的黑材料，实行白色恐怖，压制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新一中的革命小将对工作组极为不满，群起造了工作组的反，封闭了工作组的门，并向市“抓办”提出了撤走工作组、交出黑材料、工作组公开检讨、交出幕后指挥等四点要求。市“抓办”耍弄卑鄙手段，趁晚上革司战士大批离校期间，劫走了黑材料。

二司整风办公室发表《严正声明》，坚信二司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虽然她有那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并宣布从即日起解散整风办公室，武老谭要瓦解二司的阴谋就此彻底破产。

四月十一日：上午，支左办公室在武测播放林彪同志三月廿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听录音的单位有武测、商校、电校的二司、三司战士。三字兵、一月风暴也带着袖章，打着旗帜进会场。二司坚决反对，要他们取下袖章，拿下旗帜，他们不理睬。二司战士绕场游行了数周，他们仍不动。于是采取了革命行动，三字兵、一月风暴被迫退出会场。空支左的人玩弄新花招，决定不放了。还公开撒谎说：已把录音带交给三司武测总部(实际上没有)。二司战士坚持要听，据理力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听到了我们敬爱的林付统帅的最新指示。林付统帅的讲话给了二司战士极大的鼓舞，二司战士更加坚定了揪武老谭，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决心和信心。

四月十二日：新一中革司革命小将向市“抓办”提出的四点要求，遭到非难和拒绝。十一日晚，数十名新一中革司小将前往市委静坐示威，而市“抓办”却与他们软磨硬抗，对四点要求不作正面回答，使谈判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一百九十多名新一中革司小将晚上九点断然宣布绝食，表示

不达目的，绝不收兵。他们的行动得到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坚决有力有效的支持，不少人参与了他们的斗争行列。

四月十三日：凌晨，二中部分三字兵趁新一中革司小将在市委之机，闯进新一中，破坏烧毁“解放区”的横联，并留下威胁革命小将的反动诗，落款是“特别行动委员会”。

红司(新华工)二十多名战士为了支持第二机床厂八一七和新一中(革司)绝食斗争，去红山宾馆要求支左指挥部孔庆德接见，解决问题，二司和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下午、晚上，上万人前往红山宾馆支援他们这一行动。晚上，清华井冈山还打来了声援电。孔庆德十四日凌晨才出来接见，在谈话中承认支左犯了错误，还说二司是造反派组织。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科技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北林东方红、上海炮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等赴汉代表团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明等同志的联合声明》。

四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二司、清华井冈山、北矿东方红、新北大校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驻汉联络站共廿二个组织发表声援书，坚决支持新一中(革司)绝食战士的革命行动。

四月十五日：凌晨二、三点钟，在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孔庆德警卫森严地去到市委新一中(革司)等小将绝食现场，代表军区党委答应了新一中小将的四点要求。为时 60 多小时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在孔庆德答复过程中，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孔庆德”。孔庆德耍弄面面三刀，当天下午否认了四点协议。

在反复辟的隆隆炮声中，工人总部联络站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工人总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坚定的革命造反组织，广大的战斗队员不愧为无产阶级

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人总部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要自己起来为工人总部翻案，决不能让文化革命半途而废；对无辜被捕的人，必须立即释放，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革司)、新东中东方红兵团及其他中学的二司战士杀进红旗大楼。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

四月十六日：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在红山礼堂主持召开批判孔庆德大会。孔庆德中途退场，拒绝接受批判。

新华工、新湖大、二司、三司革命造反派、新华农东方红、工造总司、红工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在红旗大楼前召开封闭《湖北日报》五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造反派学生代表、工人代表，《湖北日报》社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代表对武汉谭氏人物在红旗大楼、《湖北日报》社搞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愤怒的控诉。

四月十八——二十一日：十八日上午，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在红山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代表千余名，应邀出席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革命工人代表、三新、三司造反派、南下赴汉调查团代表及革命干部代表等。杨道远在会上致开幕词后，工人代表、解放军代表、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三新及首都南下造反大队联合代表、省委革命干部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发言一致认为二司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或造反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二司的一切革命行动。北农机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说：“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二·一八声明是大毒草”。下午，丁家显同志在会上作了《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二司司令部工作总结报告》。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总联络站及北航红旗赴汉调查组组成的为工人总部翻案调查组代表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总部十大罪状的调查报告》，代表用有力的事实否定了所谓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肯定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朱洪霞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闯将。十九日上午，二司付司令员方保林同志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就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以及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热烈地讨论，一致认为揪武老谭，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是斗争的大方向。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通过了二届红代会的决议(草案)。大会于二十一日下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动员的大会，是誓师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迈开了把武老谭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胜利的一大步，吹响了为工总翻案的进军号。红代会后，武汉二司战士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顽强地奋斗，她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她不愧为是一个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武汉二司是钢二司。

四月十八日：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二司)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成立以后，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红”三司)以“同意你们(二司等)的观点，不同意你们的作法”而宣告成立。被当时的革命潮流所裹挟，三司尚能作为革命派的同路人。三司的改良主义劣根以及它的革命性之先天不足，决定了它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向右转。自二·八声明以来，其政治路线堕落成了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路线上则采取了投降主义，实行“恶性膨胀”，成为保守派的大专兵、三字兵的收容所和防空洞。三司性质完全变了。在二、三月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逆流中，三司步武老谭的后尘，亦步亦趋，充当了武老谭的忠实奴才和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黑打手。它对三月底以来的反复辟斗争，不但麻木不仁，还充当了武老谭的辩护士，三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三司中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认清了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纷纷揭竿而起，与机会主义断然决裂，从三司中冲杀了出来，经过二十来天的斗争、串连，这支队伍已发展到近万人。这天，他们在武大召开了三司革联成立大会。她与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站在了一起，并且在反复辟逆流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武老谭对于三司革联的成立怕得要死，在政治上不予承认，在经济上进行封锁。三司则大骂三司革联是分裂主义。三司革联在高压下，在骂声中越战越强，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三司革联杀

出来后，三司缺少了生气勃勃的力量，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头头的带领下，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甚至发展到炮打中央文革，与人民为敌的地步。

孟夫唐趁军区内部进行整训，给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并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指出军区对形势的错误认识和支左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三点建议，表明观点，公开站在了造反派一边，捅了马蜂窝。从此，他便成了武老谭及保守派万炮齐轰的出头鸟。在此前后，刘真、张华、任爱生等也公开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站在了二司、三新一边，也遭到与孟夫唐同等的遭遇。

三字兵在十五中行凶打人，打伤革命造反派三十七人，其中重伤五人，休克一人。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数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氏黑《修养》大会。发言的代表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痛斥黑《修养》这株大毒草。会场上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不时响起“打倒刘邓陶王”，“揪出武老谭！”，“批倒、批臭刘氏黑《修养》”，“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当呼“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时，解放军都不举手。

钟汉华从北京打电话给武汉军区，作了重要的黑指示，经军区中的某些利令智昏的人一再发挥后，其主要内容如下：1. 陈再道说，解散工总，我们请示中央，中央未批准下来，我们就办了，我们要作检讨。中央文革答复，中央过去没有规定，不要检讨了，工总也不必恢复了。2. 江青说，红卫兵不要解散。3. 陈再道说，我们可能多抓了些人。江青说，武汉地区情况复杂，多抓一些没有啥。4. 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暂时的。5. 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6. 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一下，进行整训。7. 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等。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造中央首长的谣，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另外，某些人还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特大喜讯》(北京来电：1. 武汉支左

大方向没有错；2. 工人总部不能翻案；3. 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能解散；4. 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十日起，《电话指示》，《特大喜讯》贴满了武汉三镇，三字兵、三司活跃非凡。

四月二十日：三司王牌军武测东方红总部召开红代会，大会代表三百五十余人。应邀参加有三十个单位，二百余人。举行开幕式时，全部战士都参加，在代表大会史上，开创了红全会的先例。在总部负责人的报告和大会决议中都说武汉部队的五个文件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后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又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它的批判是完全彻底的革命行动。武汉部队解散工人总部的决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企图为二·八声明翻案，为工人总部翻案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就是对于这样的观点在以后的行动中也给予否决了(例如关于支左大方向问题)。由此就不难看出三司的王牌到底是什么货色。他们设立了个什么反复辟战斗兵团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破坏作用(例如他们抓住些枝节问题，否定关于工总问题的调查材料)，甚至变成武老谭得心应手的工具。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元月初)、山西(元月初)、贵州(元月下旬)、黑龙江(元月下旬)、山东(二月初)夺权之后的又一曲凯歌。这给予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极大鼓舞，各革命组织纷纷打电报表示祝贺。

钢二司、新湖大与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农机东方红、哈军工红色造反派赴汉调查组联合发表声明：工人总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文化革命的一支坚强的主力军，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广大工人战斗队员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朱洪霞是革命闯将。声明还号召广大战斗队员起来战斗。

工人总部青山分部树旗，钢二司、新湖大、北航红旗等代表参加了树旗大会。

四月下旬：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造反派大量的重新杀向社会、杀向工厂。在工厂、机关建立了联络站，革命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中山大道的民众乐园等处都有革命造反派进驻，并

建立了广播站。经过宣传鼓动，中山大道的群众绝大部分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中山大道很快成为革命造反派解放之路。就在这样的時候，出现了钢八司这样的新生事物，钢八司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是工人战斗队，其宗旨是“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有效保护革命小将，特别是杀向社会的革命小将(用他们的話来说，就是“支左”)，活动时间是晚上 7:00——12:00。钢八司在“抓革命，促生产”、“支左”方面诚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组织形式毕竟是武汉运动中畸形的产物，是三·二一《通告》不撤销，革命造反派为抵制武老谭“枪打出头鸟”的政策而被迫采取的斗争策略，这种奇怪的现象对于那些不愿意彻底为工总翻案而空喊支持广大战斗队员起来革命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论调是一个有力的讽刺。钢八司由于它的无组织，无纪律性，坏人容易混入，决定了它有一定的破坏性，也决定了它没有真正的战斗力，当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施行武装镇压时，就无计可施了。实践正是这样作的结论。

四月二十一日：公检法被武汉部队接管以来，8201 部队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公安局猖狂地推行着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残酷镇压了革命造反派，解散了一切造反派组织。当公安局内革命造反派在小将的影响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公安局的军管会默许的红公安(保守派)于二十一日成立。

四月二十二日：三新、钢二司等经过调查研究，确认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分部负责人夏邦银(出身小贩、共产党员)同志是坚定的革命闯将，汉阳公安分局三月十七日对其进行逮捕是非法的。这天，三新、钢二司 200 多名革命小将因汉阳公安分局拒绝放人，反被诬之为工人总部反革命分子翻案的情况下而开始静坐斗争。他们用两个低音喇叭向群众讲解静坐的原因，武汉谭氏人物及其追随者被这一革命行动吓得魂不附体，8201 部队立即调动 35 个高音喇叭、14 辆宣传车到汉阳公安分局前边静坐现场进行宣传，宣读三·二一《通告》，宣传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对革命小将的宣传进行干扰，以达到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但

这一切对真理在握的革命小将都无济于事，他们坚持斗争直至胜利，他们把汉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重新点燃了起来。

支左指挥部组成工总问题小组(先定罪名，后落实罪证，开创了办案史上的“奇迹”)，继续整工总的黑材料，到七月十五日之前搞出了所谓“工人总部罪状”一、二、三集，约二十二万字。

四月二十三日：工人总部联络站、九·一三战斗兵团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久经风雨的工人总部大旗插在主席台前正中央。工造总司、钢二司、南下赴汉调查组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席了这个大会。工总、九·一三及其他造反派工人代表、南下赴汉调查组代表、钢二司代表、三新代表、中学造反派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南下赴汉的数十名战士提出申请加入工人总部得到了批准(这就是工人总部五湖四海战斗兵团的前身)，当给他们佩带袖章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党声。会后举行了游行，清华井冈山战士高举着战旗走在前面。游行队伍高呼：“三·二一《通告》是大毒草”，“彻底批判三·二一”，“工人总总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打倒武老谭”等口号。工人总部战旗重新高高飘扬在江城，革命群众又惊又喜，游行队伍走到那里，那里便响起热烈的掌声。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由钢二司武大总部和三司红色造反派联合召开揭发批判控诉武大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钢二司和三司造反派等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们用铁的事实愤怒控诉了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黑省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对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干部实行残酷迫害的滔天罪行。这次会议原决定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但是武老谭操纵红城公社(造反派叫它作“横扯公社”，其成员大部分是老太婆)与二司抢会场，二司对这些不讲道理的横扯老太婆没有办法，让了步，迁往新湖大召开(结果红城公社后来因要回家作晚饭而未开会)。在这次会议前后，各大专院校钢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都纷纷写出大字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

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胆支持亮相的革命干部，勇于解放一大片，敢于给运动初期被错打成“三家村”、“黑帮”、“右派”的革命干部翻案，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出了极大贡献。而武汉的谭氏人物，则操纵大专兵、三字兵，三司等挥舞起“枪打出头鸟”的大棒，对支持二司、三新的革命干部进行无情的打击和迫害。

武汉部队破天荒第一次在武汉三镇写出大标语，内容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时，各厂军代表召开铁杆老保紧急会议，秘密指示赶走下工厂的学生。当天晚上，到处出现赶二司、新华工等战士和砸他们的联络站的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武汉部队出动两万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游程达四十里的武装游行。红武兵、红城公社、大专兵、三字兵、三司等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夹道欢迎。解放军见了他们则高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有的三字兵还在解放军的汽车上耀武扬威，这引起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愤怒。为了维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革命造反派采取了革命行动，从车上把三字兵拉了下来(中山大道和新湖大都有这种情况)，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后来这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为殴打解放军，冲游行队伍。这次游行前后，武汉军区和武汉各组织都有人在北京汇报情况，显然，这次游行是在向革命造反派示威，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当天，军区还命令广播电台报导这一消息，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成。当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写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四·二五游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不容许向中央施加压力”等大标语。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三司等则利用这篇社论来攻击二司，光批判二司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检查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今天批判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明天自己又在搞无政府主义。二司曾写出过“解散工总是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等标语。

鉴于“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特动”，就是武汉的“联动”)活动猖狂，常神出鬼没搞打、砸、抢，到处威胁迫害革命造反派，中学红联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控诉“特动”大会。

数万名钢二司战士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热烈庆祝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大会。革命造反派工人、三新、外地来汉革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战斗气氛。大会上发言的代表一致认为钢二司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上海赴汉代表申请加入钢二司，杨道远代表司令部批准了他们。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由会场出发，浩浩荡荡跨过长江大桥，首次去到老保窝子汉阳。游行队伍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的战歌，高呼“热烈庆祝钢二司成立半周年”，“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打倒武老谭，解放全武汉”，“打倒武老谭，解放全湖北”，“汉阳老保休想翻天”，“解散红武兵，瓦解一切保守组织”等口号。革命造反派工人不怕遭报复，安设茶水站热情招待钢二司战士。游行队伍在老保的一片谩骂声和围攻中通过。铁中三字兵竟从楼房上把木棒、钢板往游行队伍里扔，打伤钢二司战士数人。

晚上，三司武工总部与解放军开联欢晚会，解放军全副武装出动，并带上了报话机与信号枪前往武工参加晚会。这是明目张胆地威胁二司战士的行为，激起了二司战士的不满，在会上与三司发生了冲突，二司战士数人受伤。三司武工总部恶人先告状，猪八戒打一耙，当天夜里就在武汉三镇大造舆论，说“武工‘二癞子’殴打解放军”，“‘二癞子’夺解放军的枪”等等，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

四月二十七日：省委革命造反派干部在红山礼堂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大会。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发言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抨击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广播完了后，各组织立即上街游行。钢二司写山“揪出武老谭是最大的拥军，彻底为工总翻案是最大的爱民”，“拥军不拥谭震林，爱民不爱三字兵”等大标语。三司则利用《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来大肆攻击钢二司和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动不动就说“二司、三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等。

四月二十八日：根据陈再道、钟汉华四月十九日的电话指示，军区就第一个通知省司作好斗争王任重的准备，当周总理同意斗王任重时，就给他们斗王任重的优先权。这天竟不顾革命造反派的反对，公然将王任重硬交给毫无准备的三司(三司本决定庆祝《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的发表，他们上午九时开会，十一时才贴海报)、省司、省人司先斗，使新湖大等革命造反派事先准备好的斗王大会遭到破坏。于是，新湖大和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革命行动，冲了武昌体育场三司等的会场，抢了王任重。由于解放军负责保护会场，故抢时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这是武汉谭氏人物制造的。武老谭操纵的三司等组织利用这件事来大肆攻击新湖大和钢二司，说什么“新湖大、二癞子打伤一百多解放军(实际上参加保护会场主席台的解放军只有几十个人)”，“新湖大，二司死保王任重，自己不斗还不让人家斗”等等。事实是，当天下午，就在新湖大召开了斗争王任重大会，之后又在新华工、武机、水院以及武汉钢铁公司斗争了王任重。

工人总部电信分部的大旗又树了起来，重新飘扬在市电信大楼的上空。

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革联及军事院校造反派等革命小将在北京与陈再道辩论。二·八声明的起草者雷志茂苦战陈再道，弄得陈再道张口结舌，只有招架之功，无还口之力。陈对二·八声明有无炮制者不敢正面回答。陈说：“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最后辩论会成了对陈再道的控诉会。

四月二十九日：由汉桥区武装部直接布置、指挥下，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约六千名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游行，冲击了在汉阳公安分局前静坐的革命小将，后又在汉口民众乐园一带挑起武斗，打伤过路群众多人。

三司许多总部的战士集队到解放区新湖大示威游行。高呼：“新湖大算老几，老子跟你拼到底”，“踏平新湖大”等口号，挑起了武斗，抢走“新湖大”校牌，砸坏了后校门。

硚口棉织厂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二司的几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贴“支持广大战斗队员起来革命”，“揪出武汉谭震林”等标语被红武兵覆盖，当与之辩论时，竟大打出手，揪住一女

同学的辫子往里拖，猛踢下身，使之流血不止。当革命群众赶去声援之时，又大打出手，用敲了底的玻璃瓶和砖头石块从楼上往下扔，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十几名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受伤。而公安部门和“支左”人员，对此严重事件则不闻不问。从此，揭开了武汉市反革命武斗的序幕，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

武钢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韩宁夫。

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五月一日：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为五一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我们红卫兵小将的心愿，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愿，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共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冒雨举行声势浩大的全市性的游行，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游行是反帝、反修、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示威游行，也是向刘、邓发起猛攻，埋葬刘家王朝，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示威游行。这天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同志冒雨与工人战斗队一起参加了游行，并在武昌桥头贴出了为工人总部翻案而作的诗歌。

早上，三司武测总部因为钢二司武测总部打出校联而提出抗议，并采取行动，数次冲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游行队伍，一直追打到付家坡，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武测钢二司战士冲破一次又一次的阻拦，并在水院、钢校战友声援下，终于参加了游行。但队伍已经迟到了。这天武大，华师也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三司武测总部未搞到校联，回校后找党委书记毛远耀出气，向他施加压力，说他拉一批，打一批，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从下午两点开始，又搞了五个钟头的“绝食斗争”，并打电报给伯达、江青同志。欺骗中央文革，欺骗毛主席(如绝食刚开始时，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就说两餐未食)、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三司战士和保守派都前来声援他们的“革命”行动。在

四月二十日召开“红代会”还邀请光临的革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打倒对象，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白天和夜晚在天安门与首都三百万革命群众和来自五大洲的外国朋友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人民共同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付统帅身体永远健康！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五月二日：专揪武汉谭震林革命造反兵团在新华师审讯王任重。王任重供出了陈再道等与他勾搭的罪恶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王、陈是相依为命的难兄难弟。

五月三日：在反复辟逆流的斗争中，任爱生、张华、刘真一如既往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很早就公开表明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提出要工总翻案。武老谭对他们恨之入骨，明里暗里支持“特动”分子对任爱生等进行种种迫害。投匿名信、恐吓信，对其家属施加压力等。这天竟然抄了任爱生、刘真的家。将文件、资料等洗劫一空，并绑架了任爱生同志，将其搞到二十二中软禁，对他进行长期的逼、供、信。

《湖北日报》社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再次夺了《湖北日报》的权。但联印厂印刷大权为《湖北日报》伪第一线指挥部所控制，故尔报纸只能拿到新华工等院校印刷，印量极少，只能张贴。与捍卫总部同时出刊的还有一个《湖北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偷天换日的报纸(即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报头换成《湖北日报》的报头)。

工总电信分部在电信大楼举行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工总联络站代表、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农机东方红、上海炮司、新华工、钢二司、二十中(革司)、新一中、新东中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工总电信分部的一切革命行动。上海炮司赴汉战士还申请加入工人总部。

晚上，第二机床厂“八·一七”三十几个人到井冈山大楼揪原工作组组长潘××到厂检查，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机电局机关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和干部，对八·一七

战士大打出手，发生严重武斗。湖北军区井冈山大楼军管小组不但不主持正义，反而姑息迁就，并发出声明，说八·一七冲击军事机关。

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武汉革命造反派遵从毛主席的教导，纷纷杀向社会，杀向工厂，与革命造反派工人并肩战斗，重新点燃武汉地区，点燃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二司战士一如既往地与共过患难的工人战斗队员紧密结合，为工人总部翻案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工学运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革命造反派学生与造反派工人紧密结合，这是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

三司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庆祝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同时举行三司首届红代会开幕式。三字兵等保守组织被邀请去捧场。红代会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中途许多代表退席。会议于十日结束。从红代会的决议以及其他许多文件都可看出三司以“唯我独左”的面目出现，竭力谴责工总、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竭力为武老谭辩护，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次红代会将司令部领导班子中的左翼全部排斥了出去，领导权被极右分子篡夺。从此，三司彻底地向右转了。会议后，三司提出了反对“极左派”的政治口号和分化二司、三新的策略，扬言要为二司、三新的分裂“煽风点火”，并且还要“火上加油”。

十五中三字兵连续砸了红司红卫大队、红八月十五中分部、红色先锋办公室门窗和桌椅等，男女同学被打伤，踢伤多人。

华师一附中三字兵不准革司战士返回原来宿舍，调来十三中大批三字兵配合，使用钢鞭、通条、弹弓、铁尺等凶器大打出手，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九人重伤，一人休克。

二司武测总部、九·一三革命造反团、红教工等革命造反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五一部队在武测临时礼堂举行军民联欢晚会，武工、商校等部分二司战士参加了晚会，共同庆祝“五·四”，军民双方表演了精彩节目。解放军感情真挚充沛的节目尤其受到革命造反派的欢迎。同日，新湖大等也与解放军举行了军民联欢晚会。

武老谭挑动一万多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上街游行，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由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组成的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正式成立，这天在湖北戏校排练场召开了成立大会。

五月五日：湖北中医学院“一月革命”冲击革命造反派，打伤钢二司及红司战士数十名。

五月六日：武汉、湖南、山西、江西及首都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乘坐的六三七次列车，在河南遭到公安公社的围攻，造成了严重政治事件，打伤、抓走了部分革命学生。这天列车到汉后，他们前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要求揪出凶手和幕后指挥，释放被抓的革命战友，新湖大、二司战士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并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行列。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师生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了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才能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天，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了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当天对制止武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特向公、检、法专政机构发出呼吁，严正要求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武斗。

五月七日：为念纪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号召军、工、农、学、商、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统统行动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全力以赴，投入斗倒、斗臭、批深、批透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这是执行五·七指示最好的实际行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同时，《解放军报》也发表了社论《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办好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号召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更加自觉地贯彻五·七指示，把支左斗争同部队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支左斗争的过程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过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执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把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办得更好。

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坚决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市武装部组织一批农民到新华工寻衅闹事，由于新华工克制，并热情地接待农民，对其进行宣传后，才未炸开。

孟夫唐写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大字报，同时还写了封给伯达同志并转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向中央文革汇报武汉地区存在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有关问题。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继戚本禹的文章《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之后又一篇重要的文献。它象一发重磅的炮弹射向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射向刘、邓黑司令部，将刘少奇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修养》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听完广播，各学校、机关、工厂革命造反派纷纷涌向街头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打倒刘少奇”，“批倒、批臭《黑修养》”，“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口号。

五月八日：二司司令部在武测图书馆召开二届二次红代会。红代会做出了《关于拥军爱民的决议》。

由工造总司、工总、九·一三、八·一七、长办联司等十几个组织组成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宣告成立。

武汉第二机床厂“捍卫”等保守组织，停止生产，残酷斗争革命干部史光荣。八·一七的同志前往劝阻，竟遭毒打，史当场被打昏，八·一七战士受伤数十人。

晚上，工人总部汉轧分部召开树旗大会，二司、新华工、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参加了树旗大会。汉轧分部犹如暴风雨中的雄鹰一样挺立在白色恐怖区。

五月九日：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再现人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清华井冈山、西军电等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了为工总翻案的问题，决定由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南下同学共同组成工人总部联合调查团，对工人总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

晚上，钢二司战士在民院礼堂与八一·九九部队，一五〇部队举行联欢晚会，解放军佩带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表演《革命小将志气豪》等节目。在这前后，还有解放军的宣传队带着造反派袖章与小将并肩战斗，出入大街小巷宣传的情况。

五月十日：凌晨二时，省柴、武柴、新华印刷厂的数百名红武兵，分乘七辆大卡车冲入新华社驻邮电器材厂联络站，进行打、砸、抢，几人被绑架，多人受伤。

《人民日报》登载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旗手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及第六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在武汉谭氏人物的指挥下，出动上百人前往新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并假借贴大字报，送声援书为名，蓄意覆盖新公校革命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破坏大民主。新公校红司战士对他们劝阻，非但不听，反趁机打人，发生了严重武斗行为。红司战士二十三人受伤，其中四人受重伤，由此导致了一场轰动全市全国的新公校绝食斗争。

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工人总部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三百多个单位六万余人共同欢庆工总成立半周年。继大会主席讲话之后，首都红代会南下联合调查团代表，上海赴汉代表、九·一三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代表聂年生，钢二司代表丁家显，新湖大代表，新华工敢死队代表，工造总司代表等相继发言。一致认为工总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组织，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广大工人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为受迫害的战斗队员平反。新华工四十多名敢死队员申

请加入工人总部,当给他们佩带袖章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革命群众看到期待已久,望眼欲穿的战斗队的游行队伍时,无不为之高兴万分,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五月十一日:由《湖北日报》社“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办的《湖北日报》被迫停刊。但捍卫总部办的《湖北日报》仍不能在联印厂印刷,这种现象直到七月下旬才结束。6 a)R3 IO];E.w)|'B

钢二司司令部公布了武邮总部关于电信局的调查报告《武汉的谭氏人物在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的丑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此报告彻底粉碎了武汉谭氏人物在工总电信分部问题上所制造的种种谣言,打响了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又一炮。

上午,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在武昌体育场、中山公园前隆重集会,声援成都革命造反派,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参加了会议,数万人沉痛哀悼蓉城5.6事件死难的烈士,声讨西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忠实工具产业军。在武昌体育场的会上,联合指挥部张维荣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项决定后,会场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会上宣读了给成都造反派的慰问电。北京地院东方红代表等在会上讲了话,愤怒控诉了李井泉和产业军杀害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听到成都革命造反派遭迫害的悲惨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会后革命造反派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在武昌、汉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达对四川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表示勇敢接过烈士手中的红旗,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的决心。游行队伍高呼:“向四川革命造反派学习”,“向四川革命造反派致敬”,“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打倒武老谭,解放全中原”等口号。后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又募捐声援四川革命造反派组织,并组织赴川慰问团到成都等地有效支持川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武汉革命造反派与四川革命造反派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毛主席拥军的指示，在此前后，敲锣打鼓，排队前往军区去送大字报，对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是，军区无视革命造反派的意见。

《湖北日报》社捍卫总部在红旗大楼前边斗争社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雷行。

五月十三日：凌晨一点，中原印刷厂的保守组织联合兵团纠集厂外的红武兵、三字兵近千余人冲入该厂，打伤造反派工人及红司战士廿余名，毁坏印刷机两台，毁坏《新华工》战报三万份，其他印刷品若干，生产被迫停顿，损失上万元。

钢二司水院、武测、华师、湖医等部分战士杀回井冈山大楼，建立了井冈山大楼事件平反联络站，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提出：井冈山大楼没有什么反革命勾当，指挥部的头头绝大部分是革命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又指出湖北军区三·九《布告》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继 2. 18 声明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宣言书。所谓《井冈山大楼展览》完全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黑货。井冈山大楼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

新公校五一〇事件发生后，该校红司战士联合了本校革命造反派组织及二司、新华工、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等代表多次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交涉，都没得到任何圆满答复。在此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数十名新公校战士被迫于下午六时三十分首批宣布绝食。五一〇火线指挥部向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七点要求，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孟夫唐在解放区新湖大发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并鼓励干部亮相支持革命造反派。

五月十四日：保守派的红武兵、三字兵、大专兵开大会斗争任爱生，任坚贞不屈，置个人利益于度外，没有向保守派低头。

经过新华工、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廿多天的静坐斗争，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于晚上十时被迫释放拘留了两个月的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夏邦银。夏出来后，新华工、二司等革命组织多次召开会议，请夏邦银作报告，控诉武老谭迫害他的滔天罪行。在此前后，公安当局还偷偷释放了其他的一些工人总部及其分部的负责人，如胡崇元、李洪荣、祝孝先等。

五月十五日：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上海炮司等十二个外地赴汉的革命派学生组成的工人总部五湖四海战斗兵团正式宣告成立。后来这个组织不断地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来汉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包括军事院校)的钢铁般的战斗集体，她在为工总翻案、反复辟等问题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她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指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为工人总部翻案关系到如何对待几个月来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问题，关系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我们定要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把被武汉谭氏人物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武汉“红”三司及工三司、新工造、省司、省人司等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斗争王任重大会。三司原安排了在运动初期被王任重打成“反革命”的杨家志(这是三司用来标榜的唯一的金字招牌)发言(已在海报中写出)。但因杨家志十四日晚上声明不参加这天的大会，并声明退出“红”三司参加三司革联，使会议内容冲淡了许多。工三司则因三司拒绝红武兵打旗帜入场，而中途退场。会议开得一塌糊涂。

汉桥区委中的谭氏人物，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向全市发出“呼吁书”，造谣说新华工、钢二司的学生打了贫下中农，为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学生作好了舆论准备。这天上午，汉桥区江堤、

红光、井冈山、南泥湾等九个公社和四新农场一万多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武装部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及物质引诱下，在水稻栽插的大忙季节，置生产于不顾，带着锄头、冲担等到汉阳、汉口游行，高呼“不准为工总翻案”，“坚决拥护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打倒大学生”，“打倒新华工”，“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乱七八糟的口号，并有意制造了武斗、抢劫事件，无数的革命群众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有的手表、钱财遭抢劫。

市“抓办”第一线副总指挥薛朴若，扔掉了武老谭加封的“左派”桂冠，辞去副总指挥的职务，公开表明态度站在三新等革命造反派一边。

王力、戚本禹在京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王力、戚本禹同志带上了工人战斗队的袖章。这一则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战斗队员，同时也极大地鼓舞着钢二司战士。

晚上七时，革命闯将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分局控诉武老谭及公检法中的一小撮迫害他的滔天罪行。听众近十万人，这给了武老谭狠狠一棒。

外地赴汉专揪叛徒联合战斗兵团公布了被武老谭拉进“抓办”的大叛徒张旺午的叛党材料。在揪叛徒的过程中，武老谭耍尽种种卑鄙龌龊的伎俩，他们盗窃了湖北图书馆的有关资料，把有关材料透露给三字兵，让其公布，使保守组织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身价。

五月十六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六六年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通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政权问题。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角，动摇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这个文件在一年后的今天发表，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向混进党、政、军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总清算的新高潮。广播完后，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举行了游行，高呼“打倒刘、邓、陶、王”，“打倒彭真”，“打倒武老谭”等口号。

以红武兵为骨干的，由乌兰牧骑、八一红星军、野战军、造反大军、红城公社等联合组成的，号称一百三十万人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正式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公告。这是武老谭一手操纵的，由市武装部中一小撮人一手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8201部队中某些坏蛋参与了总联络站的领导工作。它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围剿钢八司，踏平九·一三”，“百万雄师威震江城”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联合，组织庞大，成分复杂，成员遍布江城各机关、学校和厂矿，分布在郊区农村各地。它一成立就严重地威胁着革命造反派，它就象幽灵一样降生在湖北武汉地区。

五月十七日：凌晨，汉阳红武兵在公安分局某些人的指使下，对在汉阳静坐的学生进行殴打，造成流血事件，数十人受伤。为此，孟夫唐发表公开信，痛斥武汉谭氏人物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的滔天罪行，并呼吁造反派的公安人员行动起来，制止武斗。

新公校首批绝食的战士已经坚持有九十多个钟头了。他们的行动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并有不少的人陆续加进来。而武汉的谭氏人物非但不予理采，反挑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去殴打绝食战士，还派出解放军与小将辩论，竭力破坏他们的绝食斗争。一个又一个的战士昏倒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学红联一万多名小将于这天下午二时宣布在市公安局、民众乐园、阅马场等处绝食，有力地支持新公校的斗争。参加绝食斗争的人员不断增加，汉阳区委、红旗大道、解放大楼、青山、红山宾馆、武汉军区等到处都有绝食的人群。有的学校内也展开了绝食斗争，规模达四万人以上。这次由武老谭逼出来的绝食斗争震动全江城，震动全国。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工造总司、九·一三、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绝食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通宵不断，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绝食斗争的呼声此起彼伏，表示坚决支持。十来岁的红小鬼打着“工总好”的红纸联，满街喊着“支持新公校，打倒陈再道”，“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黑武兵要解散，就是要解散”，“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等顺口溜。这次规

模空前的绝食斗争，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一大批工人战斗队起来了、一大批中间群众和受蒙蔽的群众转变过来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受武老谭控制的部分干部与革命造反派站在了一起。在这一场绝食斗争中，三司充分暴露出了它的投机性。三司部分战士因大势所趋和正义感参加了声援绝食的游行，有的还参加了绝食，当绝食斗争胜利后，三司则大树特树牌坊，而当军区表态否定了七点协议后，则又大骂特骂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以拥护 5.16《通知》为名，汉桥区委书记王××，付书记兼区长曾××亲自挂帅组织了六千多名农民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三新、二司”等口号，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湖北军区进驻井冈山大楼的解放军突然撤离机电局。

凌晨二时，红武兵暴徒有组织、有准备地袭击在汉阳静坐的红水院等二司战士。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登载《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要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我们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部门，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武汉市十七所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在反复辟的战火纷飞中宣告成立。上午，在新湖大举行了成立大会。发言代表都一致表示革干联要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要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坚决打倒武老谭。在大会召开的前后，各大专院校都成立了革命干部造反团。

任爱生同志为了摆脱三字兵的控制，防止他们的暗算，毅然跳楼，回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革命小将将其送到医院。跳下时，血压为零，瞳孔放大，脉搏停止跳动，休克达 14 个钟头。经

诊断，右股骨、上臀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右边第 10—12 肋骨折断，肺被骨头戳坏，发生气胸，肾脏出血，轻度脑振荡。他在跳楼以前头一天彻夜未眠，给毛主席，给造反派写了信，还写了揭发和检举王任重、张体学的材料。他所想到的是革命事业，完全没有考虑自己，他作好了死的准备，就是死了，也要把骨灰留给造反派。

开完大专院校革干联成立大会的十七所大专院校的革命领导干部，分赴几个绝食现场游行，声援革命小将的绝食斗争，毛远耀等代表革命干部向绝食战士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对绝食的革命小将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并表示些决和革命小将团结、战斗在一起，打倒武老谭，共同胜利在一起。

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登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应该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混入党、政、军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该集中力量打掉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必须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对待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正确对待受蒙蔽而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

经过数万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绝食火线指挥部与钟汉华等进行了八个钟头的谈判后，于这天早上五点钟，钟汉华在红山宾馆前当众宣布了他签署的答应新公校提出的七点要求，历时 130 多个小时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下午，火线指挥部在市公安局前面召开了两万多人参加的、庆祝绝食斗争胜利、控诉武汉谭氏人物迫害革命小将滔天罪行的大会。许多革命组织送来许多贺信和慰劳品，以示对革命小将的关怀。杨道远代表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在会上揭发和控诉了武老谭所犯下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会议结束后，胸部佩带着大红花的绝食小将退出绝食场地。看到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小将，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

武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战斗兵团、红鹰战斗兵团、九·一三等十二个组织召开首届工代会，实际上是企图通过这个会议达到在一系列问题上搞折衷、改良并从组织上分割九、一三的目的。九·一三等断然退出了工代会。好些组织还产生了分裂，这就是三司所宣扬的工代会的一斑。

下午，武汉地区大专院校革干联两千多人在洪山礼堂召开了誓师大会，热烈庆祝新公校革命小将绝食斗争的胜利，各革命组织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武测党委付书记张肇翼首先讲话，他分析了武汉地区斗争的形势，高度评价了革命小将所建立的功勋，表示要坚决向革命小将学习。接着革干联第一号勤务员，年过七旬的付省长孟夫唐讲话，他严厉谴责武老谭扶植保守势力，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第二号勤务员、武测党委书记毛远耀及武大付校长刘宿贤等也先后在会上发了言。革命造反派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大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还表示坚决支坚革命干部在最关键时刻亮相到革命造反派一边。会后举行了游行。

五月二十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不要忘记政权》，指出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的工具。军队任何部门，任何单位的领导权，都决不能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让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去。人民的枪杆子，一定要永远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手里。不但要随时准备粉碎外部敌人明火执仗地用武力来夺取我们的政权，而且要严重注意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悄悄地窃取我们的政权。

孟夫唐在华师革命干部造反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热烈赞扬革命小将斗争最坚决，对王任重的面目看得最透彻、最准确。这就是晚上搞游行的导火线。

下午，陈再道否定钟汉华与“五·一〇”火线指挥部签订的七条协议。并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内部思想统一起来，军区不是没有指出他们(造反派)的错误。过去是内部给他们提，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不能挽救他们。要大造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陈的这些话，就是5.21文件形成的指导思想。

晚上，在武汉谭氏人物的一手策划下，武汉的保守势力——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举行了全市性的游行，抗议什么“孟夫唐为王任重翻案”(诬蔑他在华师的革干造反团成立会上为王任重翻案)，游行队伍高呼：“孟夫唐是王任重的黑参谋”，“打倒王任重的铁杆保皇派孟夫唐，打倒刘真、张华、任爱生”，“解散高干联(指大专院校革干联)”，“高干联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等口号。在此前后围攻大专院校革干联及各院校革命干部造反团，特别是孟夫唐的大字报、大标语、漫画触目皆是。可笑的是，许多大字报竟说武老谭就是孟夫唐，孟夫唐是工总、二司、三新的幕后指挥等等。

机电系统工人总部汽车分部、电机电器分部召开树旗大会。钢二司、新湖大，钢八司等革命造反派参加了大会。

晚上十时，由皮联、肉联、建筑公司等单位的红武兵勾通市二医院的保守组织红色尖兵、造反大军等，头戴柳条帽，手持凶器冲进二医院行凶作恶，企图抢走被他们打伤的伤员。革命群众群起保护，结果革命群众九十余人被打伤。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百余名三字兵特动分子两次袭击孟夫唐宿舍，抄了他的家，抢走文件及财物。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广播战士重新夺回了广播大权后，坚决站在二司、三新等革命造反派一边，保守派的文章连半个字也不予播送。保守派对此深恶痛绝，竟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越过警戒线，冲进广播大楼，抢走喇叭十一个、录音机一个、变压器九个，还有电子管、磁带等大量器材。

武钢轧板厂加热炉发生事故。九·一三及工总等革命造反派闻讯后，立即抢修。钢二司和红教工部分战士也在50度的高温下参加了抢修，使之提前投入生产。

武汉部队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继承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衣钵，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公开表示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的革命干部。公然点出孟夫

唐的名，胡说什么(孟夫唐之流)赤膊上阵，幕前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保护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下午，红武兵游行至市公安局，冲击前往市公安局要求公审朱洪霞，以弄清朱洪霞问题真相的水院、武重技校等钢二司革命小将队伍，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而钢二司的宣传车针锋相对喊出了“解散黑武兵，镇压反革命”的口号。红武兵则大打出手，打伤革命小将数人。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写信给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负责人张维荣，以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为由，否定了他亲自与绝食火线指挥部签订的七项协议。二十二日武汉部队出动大批宣传车上街宣传钟汉华给张维荣的这封信。他们这样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五月二十四日，五一〇火线指挥部发表公开信，痛驳钟汉华给张维荣的信，使群众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面目。

武汉出现造谣的所谓周总理的“四点指示”：1. 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2. 孟夫唐、刘真、张华操纵反革命逆流；3. 三新、二司停止活动，一律回校搞本单位斗批改；4. 武汉部队全部出动宣传，要求各单位、各组织配合行动。落款是 127 部队转抄。一小撮混蛋，狗胆包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炮打周总理。联系到二十日下午陈再道的讲话，事情不就很明显了吗？陈再道之流卑鄙到了何种可耻的地步？！

中午十二时半，武昌、汉口、汉阳的红武兵、红星军、红色工人、三字兵等保守组织以抗议港英当局为幌子，进行游行，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殴打。下午三点多钟，游行队伍从汉水桥打到利济路，再打到河运。一百余名群众被打成重伤，连六十多岁的老人和六、七岁的小孩也不能幸免。

晚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外地赴汉专揪叛徒调查团在民众乐园斗争大叛徒张旺午。

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三字兵、三司利用这篇社论大肆攻击工总、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百般为红武兵开脱罪责。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号召进一步开展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向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他们所把持的领导机关、艺术学校、文艺刊物、文艺团体等一切权力，统统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坏戏、坏电影、坏作品批深、批透、批臭。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讲话》全文时，又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

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保守派组织联保总部头头勾结国棉二厂等单位的红武兵、三字兵五、六百人，用铁棍制成的语录牌和锉刀、电工刀等凶器行凶，打伤革命造反派三十余人，其中一人口吐鲜血，昏迷不醒。

下午，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武昌体育场及武汉医学院红旗广场召开大会，热烈庆祝《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在武昌体育场会议上，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以及新公校绝食战士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参加这个大会的还有从保守组织中杀出来的三字兵，他们的代表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了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

新公校绝食斗争最好地发动了群众，特别是被打下去的工人总部蓬勃地起来了，犹如一泻千里的大江流水，严重地威胁着武老谭及其追随者，他们预感到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于是派出了大量的宣传车，充斥中山大道等主要街道，企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台。广播车上的人喊出“工总翻案，公鸡下蛋”，还比划着抓“一小撮”的手势，企图把重新起来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扼杀在兴起时期。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师生、省直红司、省市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在红山礼堂举行隆重庆祝大会，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廿五周年。发言代表愤怒揭发了周扬文艺黑线统治湖北的种种罪行，一致表示要向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誓把文艺大权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手中夺过来。从这天起，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分别在红山礼堂，红旗剧场和武汉剧院等演出了革命现代戏《沙家浜》。

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出动三百余人手执木棒无理冲进三中，殴打红岩革命小将。红岩革命小将数十人被打伤。在群众的声援下，百万雄师被迫逃至汉阳区委党校，愤怒的群众将其包围，他们扔下许多石块、砖头又打伤多人。

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在钢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支持下，于这天下午在新湖大礼堂隆重成立。又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在腥风血雨的斗争前夜从保守组织中冲杀了出来，反戈一击了。她坚决地与工总、九·一三、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在反复辟逆流的斗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钢二司、三新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武老谭对这个组织一直不予承认，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对她施加压力。

二司武大总部原定二十三日晚放映电影《毛主席第五、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而三司武大、武测、湖医、水院、华师、商校等八个总部却突线决定在武大电影场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廿五周年。双方发生冲突。三司仗着自己人多对二司大打出手，重伤二人，轻伤多人。之后又袭击二司武大广播台，抢走录音机、电话机等。

五月二十四日：中午，红武兵、红星军及不明真相的红光公社的农民砸了新华工驻汉阳广播台，六次冲击区委大楼，砸了5.17事件火线指挥部，受伤者近百人，同时还有江堤公社1000多名农民在公社党委书记主任的带领下，在派出所所长亲自指挥下，包围三中，廿多名革命小将被打成重伤。

下午，红旗联委(保守派及革命派学生的叛徒的结合体)在汉口体育馆斗争王任重。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上午八时半起，全市保守组织的头目四十多人在六机部安装公司召开黑会，密谋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大规模的镇压。在此以后，许多工厂由三班制改为一班制，各工厂、郊区公社抽调了大批青壮年，名为搞毛著学习训练班，实为进行武斗训练。又从许多门市部、生产资料管理处及工厂调集了大批藤帽、钢盔、锄把、洋镐柄以及钢钎等，有的工厂特别开炉生产长矛、匕首等杀人凶器。江汉公园、二·七区委、中山公园、汉阳铁中、汽运四站、汽运六站等地成为武斗的集训场，今日的渣滓洞、白公馆。一个个百万雄师的据点象饿虎一样张着血盆大口虎视眈眈，窥伺着人民文化园、红旗大楼、汉阳区委、险峰大楼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驻守的据点。一场陈再道出钱、出粮、出装备，百万雄师出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血腥的大屠杀就要来临了。

晚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大楼平反联络站(包括新湖大)在井冈山大楼召开了井冈山大楼平反誓师大会。二司、新湖大、工造等都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工造代表发言说：过去搞工总是上了武老谭的当，表示要坚决为工总翻案。这天，与井冈山大楼相对的红卫兵商店老保肇事挑衅，企图破坏大会的召开，第二天又砸了井冈山大楼平反联络站的广播台。愤怒的群众对其给予还击，保守派事后制造了停业事件。

晚上，机电系统工总汽车、电机电器、农机等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召开树旗大会。

工总一治兵团召开树旗大会，钢二司及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等出席了会议，并申请加入工人总部。

三司极右的湖北商校总部，一贯搞打砸抢，对二司商校朝阳兵团施行法西斯暴行、殴打朝阳战士成了家常便饭，因而成为武老谭的宠儿。廿五日深夜，三司商校外出活动，涂改朝阳的标语，被红旗二中钢二司战士发现，发生冲突，抓走红旗二中钢二司战士三名。红旗二中战士集队前往商校抢回被抓走的钢二司战士。三司商校勾结建校、钢校老保对该校二司朝阳兵团战士进行报复，

毒打朝阳战士，强迫他们写检讨。朝阳战士被迫离校，在红武测、武大等院校避难，直到七月下旬才回学校。

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应当重视电影〈武洲传〉的批判》。

红卫兵武汉司令部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此大会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中某些人一手策划的。原准备派大量解放军并发动农民、百万雄师参加的，但因内部分歧大，未能按计划执行，因而会议开得乌拉稀，只得草草收场。

武汉部队出动 150 多人武装包围新湖大，堵死前、后、侧门，声称要抓张华，但一无所获，半小时后撤离现场，扫兴而去。新湖大对此向军区发出了照会，以示抗议。

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凌晨两点，铁中、十八中、十三中等三字兵中的“特动”分子三、四十人手执匕首、木棒、铁棍、钢鞭等凶器，在廿中附近撕毁大字报、大标语，并企图抢走廿中革司和二司在井冈山路口的广播器材。钢二司廿中战士闻讯前往保卫，三字兵大打出手。一凶手用铁棒狙击廿中钢二司小将张昌森，张立即昏死，处于休克状态。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凌晨三点零五分牺牲，死时年仅十七岁。从此，武汉武斗进入到新阶段。对此严重政治事件，驻守电信大楼的解放军看在眼里，他们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放走凶手。中午一点钟左右，全市革命造反派在东方红饭店开了控诉武老谭及“特动”暴行大会，会后用汽车载着张昌森烈士的遗体举行了游行。队伍跨过长江大桥到红山宾馆，于晚上八点左右，再次举行了追悼大会。二司司令员杨道远同志在会上致悼词。烈士生前战友、烈士亲属以及各造反组织代表也纷纷在会上发言，愤怒控诉武老谭幕后操纵的“特动”分子屠杀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三字兵、三司等组织中的某些人对此事件无动于衷，甚至说张昌森是狗崽子，打死活该，还有的造谣惑众，说张昌森没有死，张昌森活了等等。

九·一三战斗兵团在青山召开了工代会，外地赴汉代表、钢二司代表等应邀出席了大会，会议于廿九日上午结束，毛远跃同志出席了闭幕式，并讲了话。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与新湖大、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师、新华农东方红、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及新北大驻汉办事处代表进行座谈，表示坚决倒向三新、钢二司、三司革联、九一三、八一七、工造总司、工总一边，与之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老保的话半句也不给广播。并希望多写文章送到广播电台。

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发表。社论指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文艺批评的五个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她是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党、篡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南。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结合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学习毛主席五个光辉文件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国内和国际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就必然存在；我们不但要用枪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用笔杆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和党的领导机构内部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贩卖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装腔作势，看来象是动不得的，事实上，他们那套货色，统统是纸老虎。同日《人民日报》就毛主席的五个光辉文件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的社论。

钢二司红水院井冈山、社教总团、红旗中学、抗大二中及红司十四中红旗公社等联合发表《郑重声明》，指出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同志绝不是三反分子，而是省委中亮相最早、最坚决、最好的革命领导干部，要依靠，要保护。自任爱生跳楼，脱离保守派的控制后，革命造反派对其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对其他亮相的革命干部也同样加以保护。

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的大小负责人在新湖大礼堂开会，对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对六一·一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经过两天多辩论、磋商，在坚持原则而又互相谅解的友好气氛中，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达成了相互能接受的协议。会上各组织都相互表示，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珍惜造反派之间的团结，坚决不打内战，有问题通过内部辩论、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由武重廿一个保守派组织拼凑的大杂烩、康派小联合——工代会开幕。九·一五战斗兵团被邀请去参加，但当他们去开会时，却不准他们进场，反诬他们冲击会场，为此发生冲突，造成武斗，打伤九·一五十多人。这次会议于六月一日在三司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大会上宣布结束。

工人总部数万人在人民公园前面召开大会，追悼钢二司小将张昌森。这次会上把工人总部联络站正式改成了工人总部。工人总部的战旗又重新在江城上空更高飘扬。工人战斗队员以战斗的姿态准备迎击陈再道之流及百万雄师所制造的反革命镇压。

晚上，由钢二司华师总部主持召开了陈一新问题辩论会，新华师陈一新问题调查组代表发言指出王任重、张体学把陈一新抛出来的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自己过关。陈在会上发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揭露了王任重、张体学、张国武(公安厅长)的罪行。他说，运动初期把他抛出来，主要是为了表蝗省委的成绩，另外是因为他支持了政法机关的革命造反派。

五月三十日：早在五月廿三日，周志刚(湖北军区)召集省司等头头开会，他就说：“现在两个阵线比较明朗了”，“肯定地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现在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王、孟一边，革命的干部要表示明朗的态度”。并示意省司等的头头要给领导干部以方便，于是这些头头们物色罗明(宣传部副部长)起草了个《对形势的几点看法》，再叫事先串连好的吕汉荣、饶兴礼、陈扶生等一伙四十二位干部签了名，这就算是亮了“相”。集体排队签名、跑步亮相，此乃武汉地区谭氏人物一大创造。与红武兵、百万雄师、三字兵一样，三司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亮

相”叫好。其实这些干部绝大部分是迫于外界压力，为了免于抄家(因这已有前车之鉴)，而勉强在事先拟好的稿子上签了名，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这就叫“亮相”。这种经验被武老谭迅速推广到市级机关以及专、县。这是武老谭用来保护一小撮和“枪打出头鸟”的毒辣阴险的阴谋。

洪山区委造谣惑众，诬蔑新华工、九·一三打了解放军，组织一万五千农民分别在关山、青山两处向新华工、九·一三示威，部分红武兵、三字兵也夹在其中游行。沿路对表示出不同观点的群众进行殴打，造成骇的听闻的流血事件。

从四月中旬由新一中、新东中、十九中、廿八中等开始筹备的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即中学红联)这天下午在汉口体育馆正式宣告成立，参加大会的有数千人。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红卫兵革联、军事院校代表、全国赴汉代表、工总夏邦银、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中学红教工等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祝贺。

晚上，工总铸造分部、农机分部、综合分部、拖内分部等在井冈山大楼召开树旗大会。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三司、工三司、省市机关干部等十八个组织二万人左右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斗争孟夫唐(缺席)大会，红武兵、三字兵等组织参加。发言中揭发(诬蔑)了孟夫唐“拉一批，打一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许多“罪状”。六月一日，大专院校造反派严正声明，指控武老谭策划的斗争孟夫唐的大阴谋。与此同时，武汉军区斗争了王任重，要王任重承认与孟夫唐有联系，承认与孟夫唐配合掀起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苦肉计，也是一幕离奇的双簧。企图以此来达到打击亮相的革命干部，进而打击工总、钢二司、三新的目的。

晚上七点半左右，新武钢工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一九红代会五位战士经过青山汽运六站门前喊了“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等口号。该站三·二七兵团撕毁了六·一九的战旗，并打了一个学生，引起了过路群众的不满，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假传消息说，“六站被围”。正在钢城游行的三·二七兵团由赵××带领迅速跑到六站，手执凶器的暴徒对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十九人受重伤，造成流血事件。

晚上,钢二司在民族学院礼堂主持召开热烈庆祝毛主席亲自批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武字 202、总字 423、空军护校、海校、七院十二所等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数百人及外地赴汉代表参加了大会。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要继承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革命造反精神,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发表。社论指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任务,把已经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逐步完成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且通过大批判提高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真正为无产阶级掌好权。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工人、农民、师生、军事院校造反派、公安部门造反派等二十多万人下午在新华路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亲自批转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同时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公安联司等四个联合指挥机构。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隆重开幕。执行主席夏邦银(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讲话之后,新北大赴汉战士代表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红卫兵对大会表示祝贺,并代表聂元梓等六同志宣读给大会的祝贺电。造反派的工、农、兵代表也先后在会上发言。(这次会议在工总翻案问题上调子很低,钢二司等代表发言资格被排斥,北航红旗战士抢上台要求发言受到百般的阻拦。)聂元梓等同志的祝贺电表示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揪武汉谭氏人物的斗争。这在三司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映,一些人对三司的大方向产生了怀疑,一些右翼分子则写出攻击聂元梓的大字报,并自我嘲弄地说三司不靠外汇吃饭等。会后,各组织分别举行了游行。

下午,驻守在友好商场的三字兵向游行队伍进行挑衅,打伤二司红旗二中写标语的战士,激起了群众公愤,要上楼抓凶手。楼上三字兵用砖头、玻璃瓶、六六六粉、水瓶、木块等往下打,

直打到晚上七点，造反派二十多人受伤。当群众把凶手交给支左人员时，他们说什么“这是你们内部矛盾，我们不好解决。”事后，商场的红武兵又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营业很长时间。

武昌印刷厂的红武兵趁造反派去开会之机，抢走在该厂印刷的钢二司《革命造反报》。在好多地方还出现保守派砸造反派办公室，挑起武斗等情况。

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同志在病中给陈再道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武汉“支左”办公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叙述自己受迫害的情况，并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工总平反，支持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等六项要求。

省委内麻佩山等二十二位干部第二批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

下午六时左右，在武昌街道口三岔路口发生一车祸事件。从关山方向开来的摩托车(乘三个解放军)与刚刚转弯的十二路汽车相撞，油箱撞破失火，两个解放军受了重伤。某些人歪曲事实真相进行宣传，在武汉三镇引起极大的混乱，抗议工总谋害解放军的游行接连不断(实际上司机张××根本不是工总战斗队员，而与红武兵观点一致)。钢二司武大穷棒子公社和三司武大红色造反团当即澄清了事实真相，可是在公检法中一小撮人的精心策划下，炮制了一个附有照片的歪曲事实的传单，散发于全省各地，恶意中伤工人总部和钢二司，制造反革命舆论。

由钢二司武测、水院、武机、武医红旗战斗队、新湖大、新华工等联合成立了武汉地区支持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联络站发出公告，表示坚决支持汉高红色、红旗造反团、空字 006 红总、后字 248 红司、总字 423 红总等。

六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筹备处所属七十六个院校、医院、文体单位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三点声明，支持工总、工造、三新、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下午农业水泵厂的百万雄师联合外厂红武兵及受蒙蔽的农民围攻本厂造反派，挑起武斗，时间长达一天一夜，造反派被打伤二十多人，重伤四人。造反派就此事到支左指挥部进行交涉不予理采。在此前后，汉阳好多工厂都发生保守派打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致使工人不敢回厂、回家，

乃至有的工厂被迫停工。事态迅速地扩大到武汉三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

晚上，新武汉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星火燎原”前往武汉邮电器材厂参加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庆祝大会，并表演节目。几千名红武兵包围了武邮，并有几百名头戴安全帽，手执棍棒的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宣传队员和新华工、新湖大、军事院校等参加晚会的人和驻该厂联络站的三十几人受伤，其中十几人受重伤，二人休克，并且抢走了大量乐器和道具。

晚上，武东战斗队召开树旗大会，保守派无理破坏会场，工总、二司、新华工等战士受伤住院者二十二人，其中头部受重伤缝针者十六人。

晚上，武大、武测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在武大小操场举行欢呼毛主席五个光辉文件的发表和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联欢晚会，毛远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上表演了精采的文娱节目。

晚上，长办发生大规模武斗，红武兵打伤二司、新华工、长办联司战士数人。

六月三日：继武昌造船厂五·三一事件(几个书记亲自率领几百名老保打伤造反派一百余人，重伤五人，撕破战旗十三面)、六·二事件(几百名老保冲护校欲砸二司广播台，打伤多人，绑架红学员、二司战士三人)之后，于凌晨二点多钟又发生了一严重流血事件，由xxx率领的五十多个头戴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的暴徒打灭路灯，冲垮宿舍门，将战斗队周xx等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使得该厂战斗队的战士不敢回厂生产，不敢回宿舍睡觉。

二司武测一百多人带着行李到胜利公社、东方红公社支援夏收，有力地粉碎了武老谭挑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游行围攻革命造反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谋。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一条消息。后来，相继有不少革命造反派师生下乡支援夏收。

工人总部新武锅分部等革命造反派二千多人在武锅斗争了中南地区大叛徒李一清。夏邦银同志参加了会议。中山大学八·三一四位革命小将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言支持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给武老谭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早在去年十二月，武锅造反派就开始揪李一清，在其他单位造反派的配合下，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揪回武汉，但武老谭以批判二·八声明是大方向为借口，将李放置一边不斗，并将李捧为上宾，百般关怀。

晚上九点多，头戴安全帽，手执凶器的百万雄师一伙人分乘十一辆卡车袭击机院和四中，阴谋未逞，百万雄师暴徒见四新村一带马路上的过住行人也乱打一气。

六月四日：由武汉军区陈再道之流精心炮制的武汉部队《公告》出笼了。这是继三·二一《通告》之后的又一残酷镇压群众运动，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宣言书。《公告》以检查为幌子，文过饰非，大摆成绩，说什么：“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解散工总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等等。《公告》还说：“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我们千万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他们阴谋不能得逞”。等等。这个《公告》是在为百万雄师搞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正是在这个《公告》的掩护下，百万雄师搞武斗逐步升级，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大血案，使武汉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江城被空前的白色恐怖所统治，被腥风血雨所笼罩。这株大毒草刚一出笼就遭到了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省直机关第三批一百六十九名干部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第二天还有十四个人签名)。

下午三点，近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等凶器的百万雄师突然包围市委大楼，发生严重武斗，新华工、钢二司十来名战士遭到毒打，各造反派驻市委联络站的材料被烧毁，驻市委大楼的革命造反派被赶走，许多革命群众被绑架。从此，市委大楼被百万雄师独霸，成为进攻造反派的重要据点和武斗指挥所。这是陈再道之流指使经过训练的百万雄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的第一次武装镇压。

六月五日：凌晨两点半，国棉二厂“抓办”头头带领数百名百万雄师暴徒砸了该厂战斗队、二一三、红卫军、红体兵、红纺革司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将室内财物抢劫一空。并对二一三的负责人赵××下了毒手，将其打得死去活来。

武汉公安、公检法等专政机关的保守派分乘七十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军区‘六·四公告’”，“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不许工总死灰复燃”等口号，有的车上还写着“彻底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等标语。在六月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镇压中，受 8201 部队牛怀龙之流控制的武汉公安、公检法充当了陈再道之流最得力的工具，充当了陈再道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黑打手。他们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四处抓人，审讯、拷打被抓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到处探听革命造反派的情报，到处搞策反活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省直机关王海山等十名干部第四批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

中午十一时，三司革联在文印厂印刷的《革联战报》被红武兵抢走，版面全部被砸，武大红反团的同学遭毒打后被绑架到洞庭街 77 号。

晚上六点半左右，武汉三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勾结二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及红卫村中学红卫兵五百人左右在厂长王××率领下借游行为名，闯进建财学校，冲击钢二司、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所在大楼，挑起大型武斗，造反派二十一人受伤。

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通令》说：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劫个人所有的财物；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通令》指示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通令》的执行，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六·六《通令》宣告了武老谭炮制的六·四《公告》的彻底破产。但武老谭却利用他们所把持的权力，竭力抵制六·六《通令》，拒不执行。相反还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镇压。

汉阳发生大血案。血案发生前，8201部队派出宣传车宣读六·四《公告》，还说：“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为百万雄师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的舆论准备。中午，大量红武兵截断了通往钟家村的交通要道，数百名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棒、铁棍等凶器的百万雄师包围了钢二司、新华工等在汉阳区委的中心心联络站，蓄谋已久的血洗汉阳的法西斯暴行开始了。“雄师”们在对面手管局大楼指挥所头目的指挥下，向区委大楼发起了总攻。由于寡不敌众，区委大楼失守。紧接着又攻进了百货大楼。革命小将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还把他们的部分人拖进手管局大楼审讯、拷打。随后还有汽运四站的老保包围物资学校，钢二司战士被赶了出来。从此，汉阳城头上空又乌云蔽日，阴霾满天。

李衍授等二人写出批判刘真六月三日大字报的文章，大骂刘真“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六月七日：与陈再道之流一脉相承，在百万雄师的高级参谋、市委组织部长、市“抓办”付政委辛甫的半个多月的精心策划下，市委也搞出了一个127名干部集体签名“亮相”的杰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和态度》，竭尽全力保护武老谭。

六月八日：市电信局局长杨有山 xxxxxxxxx 电信分部工人战斗队等革命造反派，并揭露集体签名 xxxxxxxx。

由钢二司、工总、九·一三、三司革联、新湖大红八月、新华工敢死队等组成的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火线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告》，指出工人运动能否成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是能否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关键，而工人总部能否彻底翻案是关键的关键。火线指挥部重申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是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勇敢、最坚强、最正确、最革命、最有代表性、最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主力军，他们代表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当仁不让的掌权阶级。若否认工人总部就是否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若镇压工人总部，便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总部的领导核心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好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朱鸿霞、胡厚民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必须立即释放。呼吁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动员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广泛的揪陈抗暴统一战线，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

上午九时左右，在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操纵下，红城公社三百多人，借口要在区委开会为名，要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搬家，双方展开了辩论。不一会，武昌曙光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进入武昌区委，控制了各大门，不到十分钟，武昌造船厂一车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棒等凶器的百万雄师迅速赶到，关上大门，卡死楼口，把在区委设联络站的二十几名小将困在二楼进行殴打，几乎全都受伤，其中重伤五人，休克一人，五人被绑架，下落不明。另外，在大规模武斗发生后，很快又来了四、五车百万雄师，车上装有石灰、六六六粉、石块等杀人凶器，街上，无辜受伤的群众不计其数。

上午，中学三字兵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中学红卫兵武汉司令部成立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呼“解放工总，镇压反革命”。革命群众自发地喊出了“打倒黑巫兵，镇压反革命”之类的

口号，三字兵和带着洋镐柄、警棍的百万雄师大打出手，不分大人小孩，乱打一气。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的人都免不了挨揍。在民众乐园、人民四路、人民三路、人民一路、大兴路一带均发生严重武斗，无辜群众的鲜血洒满了中山大道，有的群众被打死，受伤者则无法统计。武斗发生时，8201部队的宣传车还叫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参与这天武斗的还有公检法中的一些人，而且，在此事件以后，还买了大量的水果、面包等用汽车送往百万雄师巢穴，去慰劳那些杀人的刽子手。专政机构到底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专谁的政，这还不清楚吗？

上午十一时，武昌公安局五人到第二机床厂向八·一七进行挑衅，用手铐铐了与他们辩论的杨××。十二时，8201部队张排长又带领十几名战士往八·一七司令部楼上冲，同时调动武船一千多名百万雄师围攻大楼。十多分钟后，二百多名头戴安全帽，手持洋镐把的百万雄师跟随8201、警察冲上大楼大打出手，打伤三十多人，重伤十几人，四人被逼跳楼，十四人遭到无理非法绑架，其中有学生四名。闻讯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临委会成员柴玉本也被绑架。

中午，数千名红武兵、三字兵手执木棒、武装带、钢鞭游行。队伍接近新湖大校门时，肆意挑起武斗，用石头向校园内乱砸，还劫走喇叭两个，撕毁毛主席画像。新湖大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战士分乘三辆卡车返校正好与这伙暴徒遭遇，三字兵将他们的车被拦住，把新湖大战士团团围住，并用木棒、武装带、弹簧钢鞭进行毒打。这次事件中，120多人受轻伤，50多人受重伤，3人休克，还有人遭到绑架，不知下落。在场的一般群众也遭毒打。

下午三时左右，前往新华路体育场参加热烈拥护六·六《通令》发表大会的钢二司武测战士在汉阳桥头与三字兵游行队伍相遇。三字兵喊“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时，见在车上的武测钢二司战士无反映，仗着自己人多势众，蜂拥而上，用木棒等凶器大打出手。并招来附近汽配厂的红武兵相帮。车上的人大部分被打伤，其中二人重伤，一人被打得昏死过去。部分人还被红武兵抓到公安机关，进行非法审讯。公安当局理屈词穷，只有将其释放。这一天由武汉大中学校革命造

反派和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联合将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的热烈拥护六·六《通令》发表大会遭破坏未开成，不少人遭毒打，军事院校造反派回校也遭保守派围攻和毒打。

下午，红武兵在江汉路食品厂附近向在汽车上的九·一三战士和群众扔石块、砖头，挑起严重武斗，街道被阻塞，直打至深夜。有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江汉路到处是斑斑血迹和砖头瓦块，不少民房和商店遭破坏。

百万雄师接连不断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打伤革命造反派和一般群众，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连它的后院也起火了，部分红武兵摆脱了陈再道的控制，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牢笼中杀出来成立了红武兵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表示要坚决和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站在一起，为工人总部翻案，向工人战斗队员学习。

六月九日：经过头一天的血洗之后，武汉上空笼罩着空前的白色恐怖，商店关门闭户，没人敢带袖章、证件，街道上大字报大标语寥寥无几，造反派的喇叭不响了，造反派所建联络站上空的红旗少了，革命造反派的自由之路——中山大道也变得人人自危起来。就在这一天，又一场严重政治事件——居仁门(红锋)中学事件发生了。陈再道为了扫清攻占民众乐园的障碍，拔除与育红中学(百万雄师巢穴)隔街相望的居仁门中学这个眼中钉，于早上六点二十分左右调集三、四千名百万雄师层层包围了只有三十七名办联络站的造反派学生(其中大学生三人，女同学二十二人)的居仁门小学，他们用砖头、石弹、棍棒无情地投掷、毒打学生，把学生逼上二楼、三楼、四楼，并断了粮、水、电，直到九·一三等援兵赶到，百万雄师才被迫于下午三时撤离，小将才幸免被百万雄师踏成血泥。在这次事件中，三十多人中绝大部分受伤，近十人受重伤，几个人被弹弓弹丸打得眼球都突了出来，四个人跳楼受伤，一些无辜的群众也有不少被打得头破血流。打破打坏桌椅、窗户不计其数。驻守居仁门中学红色造反大楼的革命小将始终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情况下，他们奋起自卫还击，他们高呼“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

总起来，百匪完蛋”，“打倒百匪，镇压反革命”，“打倒陈再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等口号。目睹现场的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得流下同情的眼泪。

洪山区公社以上干部仿照省直机关干部“亮相”的办法，也搞了个四十五人的集体签名，跑步“亮相”。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所属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及大中学校联合指挥部所属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共四十七个造反派组织为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为制止武斗，彻底粉碎武老谭的阴谋，联合发表了《紧急公告》(登在十日《湖北日报》第一版上)。

百万雄师的长矛大刀和烈士的鲜血教育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深深懂得：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对于百万雄师的大屠杀，必须与其针锋相对。正是这样，革命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守”这一革命口号，并且纷纷修筑工事和搞爆炸装置试验，每天早上拿起武器(木棒之类)搞战备训练。从来不做早操的三司的人，也突然变得积极起来，他们每天喊“要语录，不要棍棒”，他们对百万雄师有组织地围攻，殴打革命群众不闻不问，而企图把二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手捆绑起来，任百万雄师宰割，有的甚至叫嚷“百万雄师打二司打得好，打死活该！”他们起到了百万雄师所起不到的作用。群众都说三司是陈再道的“文官”，百万雄师是“武将”，这话一点不假。难道三司真不要棍棒吗？否！他们为了对付二司的“进攻”，早就搬运了大量武器，他们修筑的工事比二司还坚固。实际上二司根本不会去进攻他们。

晚上，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发出两项通知：1)从晚上起，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都不准主动挑起武斗，谁主动挑起武斗，谁到厂外去搞武斗，谁负责，军区按六·六《通令》执行。2)十日早上八时前，所有外出参加武斗人员一律回厂“抓革命，促生产”。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某些人所炮制的《通知》，企图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造反派头上，他们目无中央，放纵百万雄师中挑动武斗的罪魁及幕后指挥，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十日：九·一三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三项《最后通牒》，强列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六·六《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等暴徒的武装，否则将武装自卫和反击。十日左右，九·一三战斗兵团举行了抗暴自卫誓师大会，发出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的钢铁誓言。钢九·一三在六、七月的自卫抗暴斗争中是一支最坚强、最勇敢、最有战斗力和组织纪律性、百万雄师最害怕、为之闻风丧胆的队伍，他们不愧为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九·一三威震江城。

下午，全国生产毛选用纸四大纸厂之一的汉阳造纸厂保字组织纠集几千农民殴打该厂造反派及在厂的造反派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和工厂停工，给生产和毛主席著作的发行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夏世厚等十人第六批集体签名，排队跑步“亮相”。

六月十一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使保守组织，网罗社会渣滓，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搞反革命暴乱的阴谋。同时严肃指出：那些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坏事做得越多，罪恶越陷越深。欠债是要还的，深重的罪恶决不能用“受蒙蔽”三个字一笔勾消。如果死不回头，就必将变成人民的死敌，那是死路一条。

不要棍棒，必须拿起棍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所取得的胜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重型机床厂的千余名造反派工人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十一日武锅保守组织 3.18 挑起武斗，殴打造反派工人，弄得不敢上班。十二日上午武锅一千多造反派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

六月十二日：凌晨 1：25 分左右，在钢二司武测总部所在学生九栋宿舍西端有人放了两枪，在二楼和三楼墙上留下了被(训练子弹)火药熏黄的痕迹。这是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威胁的政治事件，是更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预兆。

凌晨三点多钟,百万雄师两百多人杀气腾腾冲进十一日下午进驻了几百名解放军战士的硚口文化园。抢砸了早在五月下旬就在该处设立的红司(新华工)广播台,绑架了该站全部战士(十五名),还有的被打伤。

电信局局长杨有山写信给军管会,谈到四个问题,其中谈到坚决要求释放工人总部电信分部负责人吴怀勉的问题。

陈再道借学习毛选为名,抽调大批人员进行武斗训练,造成武钢原料供不应求,机械失灵等严重情况,而“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对此严重现状置若罔闻,不予过问,这天下午一点半钟,第一号高炉被迫停止生产达四个小时之久。

下午,百万雄师在新一中附近向造反派工人挑衅,发生武斗,九·一三部分战士闻讯后前去声援,缴获其步枪八枝,子弹若干,炸药一包。据揭发,不少工矿企业皆启封了枪枝弹药发给红武兵、百万雄师等,这是武老谭策划更凶残的血腥镇压的预兆。

硚口区汽车配件厂是造反派实力较强的工厂(造反派占全厂人数的三分之二),它是百万雄师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它吃掉。经过一系列的挑衅,阴谋未逞之后,终于在这天下毒手了,下午,百万雄师隐蔽在各路口,七时封锁戒严。晚上十二时左右,数千名百万雄师包围了该厂,对该厂二百多名护厂和上晚班的联司战士进行了血腥镇压。二百多人全部惨遭毒害。杨正超(八级工、工人工程师)等六人当场壮烈牺牲,其余大部分受伤。百万雄师为了毁证灭据,将重伤号和尸首抢走。事件延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事后,汽配厂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游行,强烈抗议武老谭血腥镇压造反派工人的滔天罪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有一付铁铮铮的硬骨头,不但压不服,反而越压越钢,血腥的镇压反而坚定了造反派胜利的信心。

晚上,关山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农民、学生在关山口召开万人武装自卫誓师大会。会上,群情激愤,发言者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武老谭制造流血惨案,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血腥

罪行。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六月九日成立)负责人薛朴若在会上发言支持这个会议的召开,并表示要与造反派一道彻底粉碎反革命武斗黑风。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六月十三日: 武汉部队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六条),它没有指出武斗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揪出打人凶手及幕后指挥等),故《紧急呼吁》发出后,武斗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见加剧。

武汉地区数万名革命造反派工人齐集在中山公园等附近,武装游行至汽配厂,声援汽配厂的革命造反派,声讨武老谭和百万雄师的罪行。游行队伍归来至3506厂附近时,该厂老保极力挑衅,用弹弓、石头等追打造反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九·一三战士去该厂辩论,老保放进部份战士后关门毒打,造成流血事件。

洪山公社六十五个组织召开农代会,实则是迎合武老谭的需要而召开的康代会。三司中的某些人在这次会议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并为这个大会卖力地吹捧。这个会议遭到造反派的反对,会议中途有五个组织退出会议。

从白色恐怖区中被迫出来的有家不能回,有厂不能归的革命造反派工人没有被武老谭的血腥镇压所吓倒,所征服,他们揩干眼泪,擦净血迹,组织起来又投入了战斗。这天下午,他们在新湖大召开了控诉武老谭罪行大会。

下午六时起,千余名洪山公社的农民包围红旗二中革司所在大楼,又有红武兵在武工衅事。一些生手持棍棒、锄头、钉耙、冲担等凶器的农民埋伏在马路边上,一辆由华农送武重技校同学回家的汽车途经武工附近被包围,车上二司华农战士被殴打,一战士跑回学校报信,马上又派几十人去援救,行至现场被拦住,锄头、棍棒向车上华农二司战士劈头盖脑地打去,跳下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王体圣被一暴徒用冲担从肛门附近刺入,直插到小腹,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十四日五时左右牺牲,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另外还有十七人受伤。联系到白天洪山公社农代会

的召开，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十四日八时，又有南湖长虹桥附近农民分乘十辆卡车准备袭击华农，因有准备未逞。

六月十四日：在青山“支左”朱××的策划下，以原九·一三头目李××、危××、匡××为首的二十多人组成的所谓“九·一三造反派”从九·一三中“杀”了出来，发表了“公告”，三司自然为其叫好，但它却丝毫无损于九·一三战斗兵团这堵铜墙铁壁。

晚上十一点左右，三字兵配合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中的保守组织强行占领了电视大楼，这是武老谭操纵三司等组织制造夺走造反派的喉舌(广播电台、《湖北日报》等)一系列舆论，七日抓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刘××之后，所采取的又一行动。对电台多次的冲击，使机器屡次发生故障，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不得不从十五日起宣布停播地方新闻节目。

六月十五日：继一冶印刷厂小小寰球战斗队十四日下午擅自打乱生产秩序，造成生产停顿，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事件之后，早上上班又将待印的钢二司武测总部《红武测》小报的四个报版全部砸烂。武测钢二司战士发扬了穷棒子精神，用手写稿代替铅版，保证了《红武测》的照常出版。

晚上，百万雄师七百人左右趁人民文化园造反派没有准备之时，攻占了中山大道人民文化园附近的制高点——水塔。

晚上十点半到十六日凌晨，在江汉路循礼门发生一起流血事件。四十多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无车号)从市委等地开往井冈山大楼方向，暴徒手执铁梭标、头带安全帽。他们一路喊着“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有人与其针锋相对喊了“打倒黑武兵，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如丧考妣，立即在循礼门大打出手，将车上早已准备好的砖头、石块、石灰、化学腐蚀剂向群众乱扔，并且分兵两路，包抄街上群众。一辆未发任何信号的火车这时驶进站台，切断群众退路，使之成为孤军，一场大血案就此发生了。在整个事件中死者近十名，伤者不计其数，在群众奋力搏斗下，才抢出两具尸首，一具是汉阳民用机械厂仰××，另一具不知姓名。

六月十六日：在红山宾馆前，由钢二司、新湖大临委、红锋中学、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等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一千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怀着沉痛的心情追悼华农园艺系一年级学生，贫农的儿子，光荣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王体圣烈士，会后举行了游行。这天，在文化园也召开了追悼会，追悼在六一五循礼门事件中受害的战友。

武老谭一手扶植的省司在红山礼堂召开首届代表大会，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均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送了贺信，前来捧场的还有百万雄师、红旗联委、三字兵、三司等保守派、康派组织。

某部队串联起来的69名解放军战士写出一张题为《在全市性的武斗中，军区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的大字报(请革命小将代抄)，深刻揭露了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支持保守派，制造武斗，造成流血事件，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的血腥罪行。他们这张大字报在武汉三镇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武老谭对它则恨之入骨，对那些有怀疑的战士进行政治迫害，挑动不明真相的战士围攻、殴打这些战士，连住院的病人也不放过。

六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半，在红水院体育馆由钢二司、工总武重战斗兵团、五湖四海战斗兵团、新湖大红八月、新华工敢死队等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举行了形势辩论会。近十名代表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通过辩论，肯定了“文攻武守”这一口号，驳斥了那些说“文攻武守”不符合“文斗”原则的书呆子，一致认为工人总部必须彻底翻案，才能彻底击退反革命武斗黑风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革命造反派学生必须杀向社会，组织起千百万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

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为了从造反派(钢工总、钢八司、钢九·一三、钢二司、工造、三新、三司革联等)手中夺走红色根据地人民文化园等，已逐步形成对人民文化园的包围圈，江汉公园、江汉区委、人民公园、市委大楼，育红中学、水塔等处都被其霸占为聚集巢穴，并且在人民文化园附近进行多次骚扰，六·八、六·九、六一五在汉口发生的事件就是武老谭向驻守人民文化园的革命造反派跃跃欲试的严重步骤。六一七这天，武老谭竟然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到空前规模，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触目惊心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午饭后，数千名手执梭标、斧头等杀

人凶器的百万雄师歹徒，欲进攻中南旅社未逞，强行占领了财贸大楼，近逼中南旅社，直接威胁着人民文化园、南洋大楼等红色堡垒的安全。革命造反派敢死队二、三十人冒死深入虎穴奋勇抗暴，遭到百万雄师的反包围。由于孤军深入，隔断后援，寡不敌众，数人被百万雄师杀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九·一三的三十八名敢死队员乘一卡车冲入敌阵，也是由于与其一齐出动的另两车后续部队被 8201 部队拦下，造成孤军深入，失去后援，一暴徒用斧头砍倒了司机，车上的钢铁战士除个别虎口余生外，全部被梭镖等挑死。灭绝人性的百万雄师还使用水龙、毒气等来残害革命造反派和群众，事态发展到十八日上午九时才结束。在整个事件中，打死、杀死造反派工人、学生、群众不下于五十人，打伤、踏伤者不计其数。在转运伤员途经友好商场附近时，百万雄师等又进行了袭击，一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还有不少人被百万雄师蒙着眼睛绑架到江汉区委等地，并对他们下了毒手，不少人被打成内伤。百万雄师还在汉水桥、长江大桥沿线设下人马实行戒严，非法盘查过往行人，并且抓走不少无辜群众，十八日在人民一路的街道上砖头狼籍，两旁房上的瓦几乎全部揭去，不少民房，商店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繁华的中山大道和六渡桥一带等的商店，再次被迫停业，汉口城头笼罩着烈士的血腥味。铁的实事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人们看清了陈再道的狰狞面目，认清了百万雄师的反动本质，他们与造反派的心贴得更紧了。他们自发地起来参与了抗暴斗争，自觉地给驻守在红色根据地的造反派募捐、送饭菜、送茶水、运弹药(砖头、石块)、护理伤病员等，迎击陈再道的更大规模的屠杀。

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政策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凯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听了新闻公报后，立即举行了游行。然而在汉口，由于百万雄师正制造着一场空前的流血惨案，游行未能进行。

与汉口流血大惨案发生的同时，丹江口工地也发生了流血大惨案。在均县“支左”刘一飞和均县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包围下，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勾结丹江保守组织造反大军，

煽动万余名农民冲入丹江工地残酷地屠杀丹江革联(包括造反兵团、长办联司、五一兵团、革命烈火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占工地总人数三分之二)战士，死伤二百余人，被抓一千余人，造成我国最大的水电工程全部停工的严重事件。这是陈再道之流向革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钢二司司令部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想尽一切办法杀向社会，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发动起猛烈的政治攻势，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坚决粉碎反革命暴乱的阴谋。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黑风是陈再道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企图使成都(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誓和武老谭刀对刀，枪对枪，人自为战，用人民战争埋葬武老谭，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坚决支持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硬革联、红卫兵革联等组织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和亲密战友，坚决支持大专院校革干联的一切革命行动。

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指出，对一小撮坏人要揭露，要打倒、要专政。还指出：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革命派同受蒙蔽而参加保守派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方法，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必须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种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

上午，乘车前往汉口某医院看望六·一七受伤的战友的十一名钢二司武工东方红战士在汉水桥被拦截，将十人绑架至汉阳铁中审讯，红武兵多次打电话与该院三司联系，三司的人出卖了钢二司战士，致使钢二司战士惨遭毒打，五人受重伤。下午，钢二司武工东方红战士追查此事时，三司的某些人竟向他们扔石头、石灰包，并用长矛刺伤钢二司战士。不顾事实的三司恶人先告状，打电话诬蔑中伤钢二司，空军“支左”获电后，立即派来三车人，一车进入教学楼，保护凶手。

上午九时，武钢九·一三、新一冶、武钢一冶总部、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组织向支左指挥部和陈再道发出最后通牒，呼吁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中午十二时，武重战斗兵团、九·一五兵团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向厂“支左”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按六·六通令执行，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红武兵等武斗集团，勒令参加武斗人员立即回厂等，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

下午，百万雄师等在新华路体育场斗争王任重、孟夫唐(缺席)、梅白等。

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十期《红旗》杂志还为此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这篇社论说出了正在受到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残酷镇压的革命造反派的心里话。陈再道完全违反毛主席的教导，违反 6·12 中央通知精神，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操纵百万雄师搞残酷武斗，搞反革命武装暴乱，杀害革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斗争，变成“镇反”运动，以此来扼杀文化大革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下午，在新华师避难的红旗二中革命小将在图书馆原三司华师所用房间里发现二司证件，引起小将的激愤，将该房内的剩余物品抄了(贵重资料早已转移到华师二附中，所剩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三司华师总部的人向“支左”“告状”，“支左”得知“求援”电话后，派十多辆汽车火速赶到红旗二中抓“凶手”。三司的人指一个，抓一个。陈再道之流面对百万雄师打死造反派的血淋淋的事实连屁都不放一个，而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小将却如此狠得了心，下得了手，当即引起了在场群众的不满，在群众掩护下，小将才幸免被抓走。

下午，在人民文化园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成千上万的人沉痛哀悼六·一七大惨案中死难的烈士。

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钢二司、三司革联、中学红联、新湖大临委、红司(新华工)、新华农(东方红)联合发表《关于工人总部问题的(四点)声明》，指出：工人总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是武汉地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一支主力军。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武汉谭式人物对工总怕得要死，将其打成反革命组织，非法解散工人总部，逮捕大批工人战斗队员，陈再道之流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强烈要求支左指挥部为工总平反，释放革命群众，召开为工总彻底平反大会，公开检讨，为工总恢复名誉。撤消三·二一《通告》和六·四《公告》，工人总部一定要恢复。持决支持工总树旗，呼吁广大工人战斗队员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发扬革命造反精神，丢掉任何幻想，立即投入战斗，彻底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围剿。在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陈再道之流的决战中，日益壮大自己的力量。工人运动未起到主导作用乃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症结所在；工人总部的案未翻过来，是问题的要害。大中学校的革命造反派从一系列的大惨案中吸取了血的教训，在工总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声明的发表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又一胜利。

六月二十日：上午在武测临时礼堂召开了类似六月十七日下午在水院的形势辩论会。晚上，华师、武测、体院、红旗二中、建校等又在华师联合召开了形势辩论及内蒙问题报告会。

六月二十一日：在百万雄师大规模血洗汉阳、汉口之后，甚至准备大举进犯武昌之时，仰武老谭鼻息的市“抓办”主持召开了干部座谈会，策划着新阴谋。

六月二十二日：历时五天的省机关革司首届代表会闭幕。饶兴礼、武汉军区代表、三司代表均在会上发了言。大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司工作总结报告，三司恬不知耻地宣传这次大会对“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孟夫唐之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下午四时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两百多人手执凶器，借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正常出版为名，进驻联合印刷厂，并在该厂安上喇叭，对红旗大楼红色造反者进行威胁，要他们撤出大楼。

六月二十三日：早上七时许，三十余卡车百万雄师出动包围了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内一百多名革命造反派，把他们逼上四楼及平顶，下午五时，又增派二十四车人增援攻打第四设计院，六点左右大楼失守陷入百万雄师之手，革命造反派全部被绑架。

上午，新汽配联司和红司在新华工校园内隆重集会，愤怒控诉武老谭所操纵的百万雄师六一二——六一三在汽配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献身的杨正超烈士。关山各工厂造反派、工造总司、钢二司等三十多个组织的革命派参加了这个会议。

公安联司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工人总部问题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工人总部绝不是被少数反革命份子所操纵的反革命组织，而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拥护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组织，武汉谭式人物在对待工人总部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二一《通告》所列举的十大罪状是武汉谭式人物一手炮制的，应该揭露和批判；根据掌握的材料，确认工人总部这个案翻定了，武汉军区党委必须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彻底为工人总部平反，撤销三·二一《通告》和六·四《公告》，恢复工人总部。并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斗争中把案翻过来，把工人总部大旗树起来，使工人总部重新成为工人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并呼吁全市人民同心协力为工人总部翻案。

中午一点多钟，钢二司新武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行二十多人经过武汉关准备过江，沿途高喊“打倒陈再道！”等口号，驻码头附近的红武兵对他们慢得要命，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四名战士被迫跳江，四名遭无理绑架，其余下落不明。

晚上七点多，千余名红武兵包围了武昌司门口附近险峰大楼，挑起武斗，乃至使十二路公共汽车不能通行。

武昌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眼看就要受到百万雄师的蹂躏和血洗，为此，红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新武锅联司、红司(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司令部等六十五个单位发表七点《严正声明》，指出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我革命造反派有权武装自卫，这是武老谭逼出来的；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要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六月二十四日：百万雄师二十三日包围第四设计院时，上午十时有一载有百万雄师总勤务组政参部主任和作战部长(携有机密材料)等七人的小吉普去现场督战，被钢二司新水运战士发现后扣押带回了水运(分部)。百万雄师害怕内幕全部暴露，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把七人救回，他们从下午两时开始，先后数次发出通牒要新水运下午三点半前释放。新水运未予理采，于是一场攻打新水运(分部)的法西斯暴行就此开始了。武汉公安出动轮船在江上巡逻示威，封锁了江面。深夜，百万雄师出动上万人包围水运(分部)，他们水攻、毒攻齐用，对付八号楼上的学生和工人，除用上硫酸、凝固汽油弹外，还使用推土机推墙壁，再使用火攻，就这样持续了十来个钟头。在中午谈判过程中，百万雄师又擅入教工、学生宿舍趁火打劫，抢走大量的钱、金笔、手表、衣服等贵重物品，抢走食堂粮食，毁坏大量教学仪器。谈判达成四点协议后，新水运放了百万雄师的人，百万雄师仍不撤退，继续攻打，用卡车撞墙壁，撞开两个洞后，趁势占领一楼，把一楼里面的东西扔出来围在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楼，在此情况下，楼内革命造反派工人和学生满腔怒火，每个人眼含泪珠，唱起了《红军想念毛泽东》，有的人被迫跳楼。百万雄师逼着他们举手投降，否则就用铁矛乱戳，当场一名工人壮烈牺牲，多人受重伤，楼内的人全部被百万雄师绑架，二十六日早上，水运又有一百多名二司战士遭绑架。

早在二十二日前后，无线电厂的百万雄师就开始作了攻占工造总司(汉口友益街十六号)的舆论准备，并向驻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进行了挑衅，二十三日，大批百万雄师集结无线电厂，向工

造总司大楼投掷硫酸瓶、燃烧弹之类，部分战士被烧伤，大楼起了火。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左右，百万雄师两万多人(其中有许多是不明真象的农民)头戴钢盔，身穿护身甲，手持铁矛、钢叉，封锁了各主要交通要塞，围困了工造总司大楼，占领了周围的房顶，并用高压水龙向大楼喷射硫酸液，敌敌畏液、六六六液及氨水，之后又用水攻，大楼里两百多名红色造反者及新华工、钢二司战士陷入了火海之中，不少人被烧得遍体鳞伤，在他们失去了战斗力的情况下，再用云梯攻占大楼，终因寡不敌众，于中午十二时沦陷。冲进大楼的百万雄师对驻守大楼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知有多少战士倒在了血泊中。大楼内活着的红色造反者和钢二司、新华工学生全部被百万雄师绑架。在这次大血案中，数十名战士壮烈牺牲，许多人受了重伤，光被百万雄师运走的尸体和重伤员就有三汽车，遗留下来的尸体也有十四具。经过血洗的工造大楼完全成了一片废墟，楼内的东西被烧焦，地下成了一片血海。不少看了现场惨状的群众皆泣不成声，无不切齿痛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杀人凶手。

百万雄师要拔掉工总汉轧分部——这个屹立在白色恐怖区的红色堡垒是蓄谋已久的了。二十三日，对汉轧的进攻开始了。这天下午，趁守卫汉轧的工人战斗队回家送工资之机，三百多名百万雄师歹徒对汉轧进行了试探性的冲击，停了该厂的水电，抢走了食堂内大米、面粉等日用品，还抢走了氧气瓶、钢材、冷冻设备以及一万多元钱和几千斤粮票，同时占领了冶金大楼，并在上面安装了探照灯。晚上，对驻守汉轧的工人战斗队员和钢二司、新华工、武大三司红反团战士进行了袭击，无数砖头、石块、铁弹、硫酸瓶向他们扔去，有的战友被硫酸烧伤。二十四日清晨，百万雄师又开始了攻击，向造反派所守的楼上投掷带毒气的烟幕弹。中午，百万雄师陆续增加到一万多人，把二百多名工人战斗队员和革命小将团团包围了起来，还开去了两辆消防车和四辆宣传车，还有许多人坐小包车去观战。百万雄师软攻“劝降”不行，便采取了硬攻，用砖头、石块、铁块、铁弹、硫酸瓶、水龙等猛攻造反派，还用高吊车撞楼房，这样，一楼、二楼被攻破，有的战斗队员就这样死在百万雄师的长矛下，倒在血泊中。就在这危急的时刻，被围困的钢铁战

士决定爆炸氧气瓶，与大楼共存亡，誓与百万雄师同归于尽。他们唱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唱着《国际歌》，他们朗颂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氧气瓶没有爆炸，工人想到的是一百多名青年学生，汉轧付厂长热泪盈眶地对革命小将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党和毛主席把祖国的前途，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祖国等着你们去建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类没有解放，你们要活着。”革命造反派这时还想到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厂房，想到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的阶级兄弟，他们一旦觉悟就会向陈再道反戈一击。就这样，百万雄师冲上了主楼，对革命造反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直到五点多钟才结束。钢二司武大革命小将刘朝明、古立盛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钟××等为了保护小将生命安全而英勇就义，在汉轧保卫战中，共有六名英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百万雄师把大楼里的造反派战士全部蒙上眼睛抓走，分别绑架至油脂厂、中南轧钢厂、物资学校和汉阳铁中，进行非法审讯和严刑拷打，工人战斗队员和革命小将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誓死如归，把法庭变成对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审判场。三中红岩的一名小将苏醒后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杀陈大麻子”。直到中央六·二六来电后，百万雄师才把人放出。该厂付厂长、坚定的革命领导干部吴允恭直至七月二十六日才被释放，他在百万雄师控制期间受尽了种种折磨和迫害。

下午六时左右，驻红旗大楼的革命小将被迫撤出。

下午，新湖大造反派也被迫撤离学校，三十多名英勇的红八月敢死队员坚决反对指挥部的右倾，坚守阵地。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向全国人民发出《武汉告急》书。

晚上，陈伯达同志亲自给陈再道打电话要他制止武斗，陈再道不但不制止武斗，反而牢骚满腹。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百万雄师九卡车人飞奔王湖北剧场，后又至新湖大，他们撕毁了校园外的大字报，有一辆车竟冲进校园内，用长矛挑坏宣传画和大字报，抢走探照灯及喇叭筒，并抓走三名学生和一名教师。

下午五点左右，驻守中山大道民众乐园、工艺美术大楼、中南旅社等红色根据地的造反派工人、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撤离。当晚，盘据在水塔的百万雄师就出来行凶抓人。在这一天撤出的还有武昌险峰大楼。

武汉军区用汽车接三司、新工造、武钢工代会、武重工代会等代表开会，策划新阴谋，欲叫新工造退出百万雄师，然后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以保存实力。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武汉地区严重局势得到了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的关心。在我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斗罗筹备处、七九三部队革命造反团等九十八个军队革命造反组织及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二十余个组织共约一百二十个单位联合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形势的(六点)严正声明》，支持工总、九·一三、工造、钢二司、三新等，支持亮相的革命干部，并指出百万雄师、红武兵之类是地地道道的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御用工具，是武汉的产匪。之后，他们还在北京集会支持武汉的造反派。

深夜，钢二司红水院战士在武测、华师等院校进行武装串联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彻底为工总翻案”，“抗暴无罪，自卫有理”等口号。

六月二十六日：清晨，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大批出动包围了钢二司武汉机械学院，封锁了各交通要道。为了避免大规模武斗，钢二司机院总部决定撤离学院，而该院的“汉奸”(大专兵)，吴三桂式的人物却与百万雄师勾结，狼狈为奸，引狼入室，下午二、三点时，百万雄师象疯狗一样窜进机院，将东方红大楼团团包围住，大搞打、砸、抢、抄、抓、杀，钢二司战士数十人遭毒打，鲜血洒满机院。钢二司机院总部办公室、广播台等被砸，喇叭、扩音器、录音机、唱片、自行车

等被抢劫一空。数十名钢二司战士被绑架。这事就发生在中央指示下达以后，百万雄师以他自己的法西斯暴行戳穿了“百万雄师一贯按中央指示办事”的假面具。

早上，长办联司被迫撤离，不少人被百万雄师抓走。

武钢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并发表《公告》，《公告》主要内容是：武老谭在武汉地区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完全符合大方向，三新、二司、三司革联、九·一三战斗兵团、工造总司、武钢一冶红旗等是从资产阶级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人总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武汉运动的主力军，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武钢第一线指挥部不是按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坚决抵制，坚决改组。

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即武汉三钢)联合向全国发出《武汉告急》书。

钢二司所属在武昌的各总部一万余人，上午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隆重开始。杨道远、丁家显及九·一三、工总、三司革联、红旗二中敢死队等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代表用慷慨激昂的语言表达了钢二司战士不怕牺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钢铁般的意志，表达了对广大钢二司战士的无限信赖及革命学生与造反派工人坚如磐石的战斗友谊，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会后沿华师——武工——军区——省委进行了武装游行，一路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打倒刘、邓、陶、王！”“打倒陈再道！”“为死难烈士报仇！”“彻底为工总翻案！”“钢二司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等口号。钢二司在武老谭制造的血腥屠杀面前毫无畏惧，锐气有增无减的英雄气概和硬骨头精神，大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增强了人们的胜利信心。

上午十一点多，中央文革办事处、军委文革办公室向武汉军区发出电话指示，指示全文如下：“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于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

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中央指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当正在游行的钢二司战士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立即个个欢喜若狂，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为毛主席争气！”当天，新华工等也举行了隆重庆祝会，热烈欢呼这一大喜事。

中央指示下达后，武汉支左指挥部向百万雄师写了一封信，说百万雄师一些人连续对几个工厂、院校进行围攻是严重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并向百万雄师提出立即撤出据点，收缴凶器，解散集中人员，释放所抓的人，交出杀人凶手等五项要求。而支左指挥部中不少的工作人员却竭力反对这封公开信，说是对百万雄师“不公平”。但内容已透露给新华工，故尔仍然散发了。百万雄师也抛出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对中央指示的表态，一面说坚决执行电话指示，接受批评，从二十七日起撤走“自卫”人员，一面又说将予以坚决还击。这天三司也按照风向标所示方向来了个灵机应变，以政参部名义发出通知，要求战士不写公开支持百万雄师的大标语，如写了，应立即覆盖。大树其牌坊。

六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群众》，指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识别左派，要看大节。”“要有左派的立场，左派的思想，左派的感情，左派的革命精神。”“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好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更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决不能用任何借口束缚群众的手脚，把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要帮助革命群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左派为核心去团结广大革命群众。”“要用毛泽东思想，用党的方针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将武汉军区的所作所为与社论精神相对照，支保的面目看得更为明显了。

中央六·二六来电宣判了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性质，给陈再道与百万雄师以沉重的打击，他们象无头苍蝇一样六神无主。他们一方面与我们弄地宣传“六·二六通知是中央文革对我百万雄师的最大关怀”以稳定内部军心，另一方面则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疯狂地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

指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天，汉阳公检法联合指挥部在写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封信中说：“六·二六一纸电文给百万人民泼了一瓢冷水，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志气”，又说“中央文革办事组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六·二六”来电是支持了一方，打击压制了另一方，把被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工人总部和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的罪名强加在百万雄师革命群众头上”，来电“起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给革命群众迎头一棒，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最后竟明目张胆地表示对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来电信不过，并要求重新调查，重新作决定等等，疯狂到了极点。

下午，驻水塔的百万雄师抓走两名贴标语的学生。钢二司武工宣传队前往水塔宣传中央电话指示，百万雄师竟出动人马用铁矛刺伤车上十余名战士，其中一人受重伤。这一事件完全暴露了百万雄师对中央电话指示阳奉阴违的真面目。

革命造反派斩不尽，杀不绝，征不服，压不垮。下午，工人总部武重战斗兵团与红农司、省红司、红八月等七、八个组织五千余人高举战旗在武昌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游行队伍高呼“解放军好，陈大麻子坏透了！”“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彻底为工总翻案！”等口号。革命造反派的战旗永远在武昌城头高高飘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一五部队革命造反团、斗罗筹备处、首都红代会、上海炮司、上海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华东纺院革委、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革委、西工大革委、天大八·一三、南开大学卫东、新疆红二司等联合赴汉调查团共一百零一个单位发出《告全国人民最最紧急呼吁》书，痛揭武老谭操纵百万雄师制造一系列流血事件的血腥罪行，呼吁全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密切注视武汉，用最大的努力支持武汉的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八日：武汉部队发出《通告》，提出凡集结人员在外单位安设的据点，必须立即撤出(并建议撤除广播站)，集结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不得私自制造凶器，已制造的必须收缴、销毁等七点要求。六·二八《通告》打着贯彻六·六通令和六·二

六电话指示的旗号，回避当时斗争现实，捆着革命造反派的手脚，放纵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恶贯满盈的头目及其幕后指挥者过关，企图扼杀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混进武汉军区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又一株大毒草，它未出笼还是雏形时就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反对，出笼后，钢二司司令部发表了与之针锋相对的七点《严正声明》。其它革命造反派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反对。

上午，三司、省司、省人司在红山礼堂召开斗争张旺午(省委常委、第一副省长)大会。正是武汉军区钟汉华叫张旺午“站出来”，把他硬塞进“抓办”，正是陈再道极度赏识张旺午的“才干”，称他是“活算盘”。经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揭发、斗争及专揪叛徒集团赴汉战士的努力，张旺午这个变节分子被暴露无遗，将其赶出了“抓办”。“你不倒，我就不打，你倒了，我就拼命地打”——这就是一贯仰人鼻息的三司的“高明”“策略”。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检讨了右倾、逃跑的错误，杀回新湖大，上午八时起开始办公。撤走的人也陆续返回，新湖大又恢复了生气。这天长办联司也杀回了长办大院。

晚上，武昌各级百万雄师的头头二、三百人在汽运五站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形势。会场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百万雄师404坏头头、原武昌公安局秘书科长刘殿玉和百万雄师武昌区指挥部、第二指挥部负责人等在会上讲话。刘殿玉在会上故弄玄虚，恬不知耻地说六·二六来电点百万雄师的名，是因为百万雄师成立不久就干了许多好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点名是对百万雄师的最大关怀。刘又在标点符号上做文章，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说中央来电中所说的按六·六通令处理的杀人凶手是指三新、二司、工总、九·一三，说百万雄师侵犯革命造反派是“自卫”。最后给百万雄师吃定心丸，要他们坚持到底，不要解甲归农，半路散伙。百万雄师第二指挥部的头头也在会上鼓励大家努力干下去。百万雄师的会议虽然很秘密，但钢二司小将只身入虎穴，巧妙地获得了情报，革命小将神通就是广大得很。

六月二十九日：钢二司战士又纷纷杀向社会，上街刷标语、作口头宣传等，五湖四海兵团、武测、水院及中学生还重返人民文化园、工艺美术大楼等红色根据地，革命群众无不为之叫好，听到二司广播则掌声雷动，个个赞之说：“钢二司有希望”。保守派对此怕得要死，公然撕毁大字报、大标语，肆意挑起武斗，在大东门口腔医院、武圣路等均发生百万雄师打人、抓人的情况。

支左指挥部成立材料组，整理各组织情况、武斗情况、“抓革命，促生产”情况、工人总部情况等材料，准备上北京与三新、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官司。

六月三十日：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炮打何运洪联络站发表《关于武汉战局的严正声明》，指出：武汉钢二司、工人总部等是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陈再道是镇压中原地区、尤其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三字兵、百万雄师等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是陈再道一手扶植起来的御用工具。

上午，百万雄师宣传队在人民文化园一带活动，口喊“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一小孩叫了“打倒百匪，镇压反革命”之类的口号，触怒了百万雄师，揪住小孩就打，激起群众的万丈怒火，揍了打人凶手，于是不到二十分钟，数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执凶器的百万雄师火速赶到，在中山大道排开阵势，围攻工艺美术大楼、人民文化园等才驻进去不到一天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达四小时之久，下午一点左右，百万雄师抓走钢二司和五湖四海兵团的学生五十多人，还用铁矛等凶器刺伤数人，七人受重伤。

上午十时许，百万雄师二十余人在新湖大校门附近用大字报、大标语复盖革命造反派半小时前才贴出的大字报，革命群众加以制止，百万雄师竟行凶杀人，革命群众当场抓住一名凶手，送交新湖大处理，百万雄师立即派出二、三十辆卡车和八辆武船红船工(百万雄师)改装的“装甲车”围攻新湖大，杀死革命群众三人，杀伤数人，不少人被绑架，还用装甲车撞倒新湖大围墙。中央文革打电话要他们撤离和释放被抓去的人以后，下午四点——九点还继续用重兵团团包围新湖大，继续抓人和用装甲车撞墙。经过八一九九部队努力，百万雄师才撤离新湖大。从这天事件完

全说明，百万雄师不但不准备停止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还准备把战争升级到更高形式，因此，武汉革命造反派对陈再道之流、对百万雄师中一小撮顽固分子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唯一的只有组织力量与他们斗争。

七月一日：这天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纪念日。四十六年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把我们党建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今天，通过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又清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党员经受了革命烈火的锻炼，我党创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十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号召每个共产党员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大破“私字”，在头脑中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抛弃和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宣扬的地主阶级奴隶主义。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虚心向群众学习，与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些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和《修养》毒害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党员，应该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从中吸取教训，努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上午，武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湖大红八月、新华农东方红、三司革联、军事院校造反派、斗罗筹备处赴汉调查团、五湖四海兵团、公安联司、省红司等在新湖大操场举行隆重纪念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大会由工总胡崇元和九·一三负责人担任执行主席，任爱生为名誉主席。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致敬电，军事院校代表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收到了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农机东方红、北邮东方红、工业学院红旗公社、新人大公社联合发表的祝贺电。会后三万五千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湖大出发，经由长江大桥、汉水桥、中山大道、三阳路、解放大道、航空路、汉阳回到武昌。游程六十余里，

历时近六个钟头。游行队伍纪律严明，阵容威武雄壮，口号声震天动地，注目的三钢横联定在前面，所到之处群众掌声雷动，如见久别重逢的亲人，如老苏区人民迎接红军，送茶水、冰棒、酸梅汤、面包、草帽、安全帽等热情动人的场面及造反派与群众之间的真挚深厚的感情用语言无法形容。这次游行雄辩地说明：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到处都是支持我们的群众，人心在我们这一边，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百万雄师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百万雄师，武老谭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上午，三司、红卫兵(少数)、公社(农代会)农民、工代会等数千人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七一纪念会。会后两千余人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从体育场出发经由彭刘杨路到解放路散伙。三司等的游行与三钢形成一鲜明的对比，所到之处无热情的面孔，而得到的是冷遇和嘲弄，他们垮台之日快来到了。

武汉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百万雄师是陈再道之流豢养的镇压文化革命运动的反动组织。为此声明：坚决依法取缔百万雄师；百万雄师中受蒙蔽的群众应该立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百万雄师中的骨干、凶手、幕前幕后指挥、暗杀队、首恶分子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的政策处理；对死心塌地地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在适当时机坚决镇压，严厉惩办；家属应立即动员自己的子女、丈夫离开百万雄师。

七月二日：凌晨两点多钟，新华工两辆大卡车从关山开出，经鲁家巷十字路口转弯开回学校，在鲁巷执行任务的红司战士正准备回学院，此时见有三辆军车尾随新华工卡车，其中第二辆急转弯欲继续尾随，但因弯急速大，故尔军车在小餐馆处翻转，车上的战士有的受了伤。红司战士立即投入抢救解放军的紧张战斗。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新华工谋害解放军”的谣言传遍武汉三镇。从三日至五日，百万雄师以慰问解放军为名，每天都从汉口及其它驻守据点开出数十辆乃至一百多辆卡车(有的是战备用车)人前往陆军医院“慰问”，实则是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毛泽东思想湖北省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发表《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指出武老谭搞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必须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把工总的大旗树起来，坚信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能力解决混进武汉军区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革命造反派的揪谭斗争，必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要识破武老谭搞集体“亮相”拼凑反革命“三结合”的阴谋，争取绝大多数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呼吁各革命组织吸取二月黑风的教训，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以工人造反组织为核心的领导机构。

晚上，钢二司红武测红旗广播台为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为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应群众的强烈要求，主动向东方红太阳升广播台倡议：减少喇叭，减小音量，双方播音时间错开等。太阳升广播台为显示三司一贯是“节约闹革命的模范”，响应了这一倡议，并发出邀请于三日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协议。但不到两天，东方红太阳升兵团内部搞了个宫廷政变，撕破“策略”派的面纱，单方面撕毁了协议。

七月三日：机床附件厂部份百万雄师成员，摆脱了省市委和混入专政机构内部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控制，起来造反，成立了新机附百万雄师革联，并发出《造反公告》。《公告》中说：百万雄师对抗中央指示，脱产搞杀人凶器，围攻若干院校，敌视革命造反派，实际上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三钢、三新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一定要平反，彻底翻案；下定决心揪出武老谭。继而，四日武昌造船厂的主要头头之一代××也起来造反。五日洪山区钢铁公司九·一三农业分场退出了百万雄师加入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站总站。六日洪山区东风公社毛泽东思想星火造反团七百余人退出百万雄师，表示下决心为工总翻案。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直至垮台，这是百万雄师必然的下场。

下午七时，钟汉华在省委十三号楼召开了一个省委机关保守派会议，钟说：河南问题与武汉问题无关，决不能将河南问题套武汉问题(按：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河南二·七公社是坚定

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保(刘建勋)也保对了，反(何运洪)也反对了；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目前犯了错误，我们要帮助改正；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我们还是承认他们是造反组织，但二司比他们滑得更远些等等。反对科学的人总是不能自圆其说，常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军区对二·七公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就是一例。

晚上，三司各总部分别在内部传达了全军文革刘××对三司驻京联络站的几点意见：你们要向三新、二司靠拢，三新、二司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不是不允许翻案，工总的案是要翻的；中央的表态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你们要注意这一点，中央对二七公社已表态支持了，你们要考虑武汉问题；陈再道的问题内部轰，外部轰实质上是一样的；百万雄师的武斗这么厉害，你们要考虑不要和他们搞在一起；你们总是“策略”来，“策略”去，你们的造反精神就差了。风向变了，三司内部又动荡起来了。

七月四日：上午，在红光公社礼堂召开了农代会，参加会议的有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代表、市委代表、公检法代表、三字兵代表、三司代表等。大会一再强调农民要组织起来，以对付“牛鬼蛇神”(指三钢等革命造反派)，声言要控制几十个粮店，以便在困难时有来源。农民代表表示：再困难也要和百万雄师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如果有反复，可以到农村来。市委代表、公检法代表也在会上“亮相”表示支持百万雄师，并有效地配合他们的行动。三司所极力宣扬的农代会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七月五日：上午，三司、省司、省人司在洪山礼堂斗争刘真。

下午，洪山地区革命造反派联防指挥部、省红司在洪山礼堂联合举办报告会，邀请公安联司负责同志田××(负责处理过工人总部案件，并任付指挥)作有关武老谭制造“工人总部案件”内幕的报告。他指出：工人总部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的领导集团绝大部分是好人，绝不是反革命分子，领导权是掌握在革命派的手中的，武老谭目前对所拘留的人不敢放，又不敢转为逮捕，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他还用铁的

事实说明三·二一《通告》所列举的所谓“十大罪状”，都是阴谋陷害。最后，他很强硬地指出：武汉军区必须为工总当众平反，否则，公安联司将和革命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控告混入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将向群众揭发武老谭镇压工人运动，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同日，新公校红司还就工总朱洪霞等被拘留一百一十多天，已远远超过法定时间；不通知其家属关押和劳役地点；不进行公开审理等向武汉军区并陈再道发出照会。

武汉地区军事院校和文艺团体革命造反派十四个组织发表《关于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学校文艺团体无产阶级革命派(6月24日)联合声明的严正声明》表示坚决站在工总、九一三、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边，声明中用武老谭在二、三月黑风中镇压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的铁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六·二四联合声明》颠倒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颠倒了是非。

原工总武昌分部分裂出去后成立起来的2·13司令部部份人发表《关于2·13司令部坚决回到钢工总严正声明》，以坚决杀回钢工总的实际行动为工总翻案。

七月六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刀光剑影中冲杀了出来，在血淋淋的事实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经过几天的协商、讨论，形成了空前的大联合，这天，由三钢、三新、三联(三司革联、中学红联、革干联)、五司、(工造总司、长办联司、公安联司、红农司、省红司)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选出了领导机构，指挥部中树立了钢工总、钢九·一三等的威信。

七月七日：凌晨二点三十分，戴安全帽、大口罩、手执长矛、短刀的百万雄师出动七十多人(两卡车)包围了实师十几名钢二司小将，他们抄出被子、蚊帐，搬出课桌、椅凳淋上汽油在楼梯口烧，钢二司战士奋勇抗暴。四点多钟，百万雄师被迫撤走，我钢二司战士数人受伤。

在二、三月黑风中，武老谭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由王任重幕后提名，陈再道点头，姜一这个王任重的奴才被硬塞进了“抓办”，并委任为第一线副指挥，后来又竭力地把他吹虚一番，

保护他到处游说，还利用《湖北日报》为他涂脂抹粉。这天，省直红司、高等院校驻省委联络站战士、钢二司红水院等在洪山礼堂斗争了姜一。会上，就陈再道之流不让赶姜一出“抓办”，不让革命造反派斗争姜一，发出了照会。省直红司代表在会上发了言，揭发了姜一——系列三反言行，新华工代表揭发了姜在麻城搞四清时对抗二十三条的罪行，黄冈革命造反派代表揭发了姜在黄冈十几年来的一系列罪行。

三司司令部就百万雄师赶三司宣传队，殴打、绑架、杀害三司战士等，向百万雄师总联络站提出抗议并发出《特急照会》：必须立即交出三司战士，医治好受伤战士，当面赔礼道歉；对所发生的事向全市人民做出公开检讨；不许侵犯三司战士四大民主等。最后指出：在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操纵下，百万雄师一意孤行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一向为百万雄师的反革命行为百般辩护，甚至叫好的三司，竟也向百万雄师提抗议、发照会，这除了暴露他们很狡猾，再没有别的解释。因为在此以前，对于百万雄师对三司的暴行从来是能“忍辱负重”的。九日，百万雄师就此照会给三司“小将”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三司的批评是对百万雄师的关怀，表示今后不主动挑起与三司的冲突，还表示要与“红”三司“永远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三司与百万雄师到底是什么关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晚上，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三百多人围攻交通部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破坏了革命造反派的广播台。

七月八日：凌晨六点多钟，长办造委勾结百万雄师上千人包围了长办联司，欲破坏为造反派大喊大叫的广播台，把守卫大楼的十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逼上了五楼，后又被迫从五楼沿绳子滑下，在广大革命群众掩护下，将他们护送上一辆运煤卡车才安全脱险，幸免被害。

武钢九·一三、一冶红旗总部、一冶工人战斗总部等近三十个组织实现联合，七月初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新武钢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这天发表了《公告(草案)》表示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定不移地和工总、工造等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武钢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的成立，

誓作三新、二司等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坚决与武老谭和混进党、政、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血战到底。新武钢是约束九·一三的产物，它在工总翻案问题上搞折衷、调和，后来被九·一三等革命派否定了。

上午，洪山区革命造反派联防指挥部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愤怒控诉武老谭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水运、工造总司、汉轧等几个大血案的受害者对武老谭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军事院校代表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与武老谭血战到底，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武汉联络站赴汉战斗团发表了《严正声明》支持三钢、三新等，并希望三司马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七月九日：凌晨，百万雄师围攻司门口三钢广播台，打坏了大楼门、窗玻璃若干，打伤工作人员两名，抢走麦克风、扩大器、喇叭、电唱机唱片、变压器、钢板等播音和宣传器材。

四车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冲进四十四中，无理抓走数十名革命小将。

七月十一日：继武汉部队 69 位解放军联名写出大字报，揭露武老谭制造武斗，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以来，这天武汉部队×师 111 位串联起来的解放军战士写出了《百万雄师的大方向就是错了》的大字报，指出百万雄师的矛头对准的是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真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是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大方向就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方向。

下午四时左右，新一冶革代会作战部长徐颺同志到本单位领取工资及回厂“抓革命，促生产”，特种工程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施展奸计，调来汽运六站的一百多名百万雄师(三卡车)团团围住徐颺等七人毒打，用长矛刺中徐颺同志头部和肋、背部等数处，并绑架他们七人。随后，一冶革代会派去三十四人去找“支左”谈判，也遭到了隔离审讯和非法严刑拷打。经多方交涉，才释放了谈判的代表。就徐颺等人被暗算、绑架一事，新一冶革代会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及陈再道发出了《紧急照会》，要求陈再道责令百万雄师交出徐颺及随行人员，责令百万雄师交出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者，确保徐颺等人的人身安全。

中央六·二六指示下达后，百万雄师中的大小决策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内哄事件不断发生。这天，武昌的百万雄师头目在武昌星火内衣厂召开会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相互推卸杀人责任，互相争执达到高峰时竟露出杀人凶相，抽出短刀和匕首，演出了狗咬狗的丑剧。

晚上，在武汉重型机床厂职工俱乐部由工总武重战斗兵团召开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公安联司省公安厅赵××、市公安局王××等五人参加了大会，并加入工总，戴上了战斗队袖章。赵××在会上发言说：“工总翻案是当前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工总的案一定要翻，而且一定翻得了。”钢二司宣传队给广大工人战斗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大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气氛。

七月十二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某些人以及百万雄师无视新一治革代会的《紧急照会》，拒不放人。下午一时半，钢九·一三、新一治革代会等青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八千多人于三十三街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控诉陈再道及百万雄师暴徒滔天罪行大会。再次向武汉“支左”指挥部、青山“支左”办公室发出《照会》，要求“支左”立即责令百万雄师释放徐飏等七人，并严惩杀人凶手。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经由汽运六站、工人村等，沿路高喊“打倒陈再道”，“还我革命闯将徐飏”等口号。”

七月十二、十三日：武汉部队海陆空三军文艺单位造反派冲破武老谭的层层封锁、重重障碍到新华师与钢二司和海校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战士举行了热烈的隆重的军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联欢会。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造反派之间的血肉关系。十二日晚和十三日上午，海陆空三军文工团革命造反派不顾条件的简陋，不管天气酷热，为钢二司和海校战士作了两场精彩的演出。他们带着三钢的袖章，演出了《拥军爱民》、《支持左派不动摇》、交响乐《沙家浜》(片断)、《红色娘子军》和歌舞剧《收租院》等精彩节目。演完后，解放军高呼“向钢二司、三新小将学习，致敬！”钢二司战士高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会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气氛。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南、安徽、宁夏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实。并规定任何组织和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武器，发给枪枝弹药；不准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阻拦车、船，破坏交通运输；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任。六一三文件给了武老谭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顽固分子当头一棒。

武汉军区“支左”中的某些人和百万雄师的顽固分子对于一冶和新武钢的一再照会置若罔闻，不予理采，新武钢革命造反派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万多人于上午举行了游行，前往红山宾馆示威，强烈要求武汉军区陈再道不折不扣地执行六·六通令和六·二六通知，责令百万雄师交出徐颺等被非法绑架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撤出百万雄师在青山地区所盘据的一切据点，交出杀人凶器，保证革命造反派的生命安全等。一冶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出了《严正声明》表示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三钢、三新等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声援，游行了一天的新武钢战士晚上到了红水院、新武大、红武测、新华师等院校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对其食宿作了妥善的安排。充分体现出革命造反派工人和学生之间不可分离的骨肉之情。武老谭制造的徐颺事件迫使武钢的生产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

刘少奇借检查为名，七月九日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战斗兵团递交了一份所谓“请罪书”，实际是假检讨，真翻案，真反扑，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此消息传到武汉后，三钢、工造、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义愤填膺，于当

天晚上纷纷举了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打倒刘、邓、陶、王”，“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十四日，三钢和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刘少奇。

七月十四日：上午，在武大小操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名武汉革命造反派沉痛哀悼在六·二四汉轧保卫战中英勇献身的钢二司武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刘朝明、古立盛烈士，参加这个大会的还有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及烈士亲属等。烈士生前战友、烈士家属、战斗队员、钢二司代表等分别在会上发言，对武老谭镇压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上午 11 点起三司一千多人横渡长江，他们有充足的安全器材，观看的群众却屈指可数，欢迎的群众更是少得可怜，三司已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了。

北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北京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和全国赴京的革命造反派冒雨在北京地院召开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中央文革办事处王××和徐××四人参加了大会，徐××发言表示支持这个大会的召开，大会通过了《告武汉市人民书》。

晚上，文艺革司战士在武大为革命造反派演出，分别表演了《汉轧壮歌》、《收租院》、《踏着血迹向前进》(见附件四)等精彩节目，极受造反派的欢迎。这是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到革命造反派之中与革命造反派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果，是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道路开放出来的新的文艺花束。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正当武汉地区处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亲人，谢付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等中央首长从重庆出发，风尘仆仆来到了武汉，并且于晚上十点到南湖大校门口看大字报，与在场的群众游行切的谈话，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情况。之后又于 11 点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红武测看大字报，与我钢二司部份战士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对三司武测太阳升广播台提出了批评(因为武汉军区给了三司不少喇叭，

声音很大)。中央首长带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天，周总理也一同来到了武汉，不过没有公开露面。

七月十五日：捍卫毛主席路线鄂事务局红色造反总部发表《造反公告》，声明从即日起参加省直红司一切革命活动，属省直红司领导，坚决支持三新、二司、九·一三等的一切革命行动。

为了彻底粉碎武老谭血腥镇压武汉地区农民运动，实行其“农村包围城市”，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大阴谋，郊区农民革命造反派十八个组织于上午九时在红水院礼堂举行了愤怒控诉武老谭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大会。

百万雄师七、八百人横渡长江，为了安全起见，除了招来大量的船只外，还把各主要路口用手持长矛的重兵把手，禁止人们前往参观(其实根本没有人愿去参观)，虽然如此，真正渡过了江的也没有多少，大部分在江中上了小船，以致造成超重而船翻人死或喝黄泥汤的悲惨局面，故有“百万雄师沉大江”之说。

三司武汉财贸学校总部负责人张闯写信给杨家志，表示坚决丢掉改良主义的幻想，带领该总部一百余名战士申请加入三司革联，永远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主持了数万人的大游行，强烈抗议百万雄师迫害一治革代会负责人徐飏等七人的滔天罪行。游行队伍从武昌各院校出发，汇成了强大的洪流。队伍经长江大桥、汉水桥、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下午四时左右到红旗大道。队伍过了一半，电车公司大楼上的百万雄师向队伍抛石头，激愤的群众喊出了“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于是他们扔得更凶，迫使游行队伍靠边走。全付武装的新华工战士无所畏惧地在马路中间通过，刚走一半，百万雄师照样扔石头，并且冲出大门，大打出手，新华工被迫自卫还击，将其压进了公司，让队伍通过，但稍一动就又冲出来。在此危急时刻，工造铁军战士乘车赶到，于是百万雄师调来四、五百人，新华工扔了三颗自制的“手榴弹”，稍停，又向新华工战士杀来，当场八名战士倒在血泊

中，他们还从居仁门、市委大楼、中山大道方向调来许多人切断汉水桥、红旗大道、新华路口等，包围了新华工战士，抓走了一些为群众掩护的小将，往新一中疏散时又抓了一些人。事后，百万雄师又制造了电车公司停工事件，致使一路电车等很久未能行驶，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经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在群众强大的压力下，百万雄师被迫释放了徐飏等人。

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到新华工视察并参加了在电影场召开的大会，且讲了话。谢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向到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并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他说毛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最后，他要求：1. 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在制止武斗方面作出更大贡献；2. 坐下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王力同志讲：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能解决武汉问题。他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凡是骂人的口号都不要。我们的革命主流是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这是林彪同志的名言。希望各派达成协议，制止武斗。武汉军区必须保证六·六《通令》的执行，群众的武器交出来，所有的工事都要拆除，要保证四大民主的进行。

七月十六日：上午，在洪山礼堂召开武汉地区工代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武钢工代会、武重工代会、三司等参加了这个大会。三司所谓工代会的道路实则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绝然走不通的，不到几天，工代会就产生了两极分化，自然而然地解体了。

七·一六这个日子是毛主席七十三岁高龄畅游长江的光辉日子，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的心情，为表达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冲破了武老谭的重重封锁，种种刁难，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训练，于这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活动。长江两岸和大桥上观看的人群磨肩擦背，不下于五十万人。上午八时许，在武昌××号码头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

钢工总夏邦银同志(渡江总指挥)致开幕词。之后，三司革联、北航红旗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宣读了大会给毛主席致敬电。夏邦银同志为大会剪了彩。当天空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后，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军事院校造反派、工造总司、长办联司，新华工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及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福建、安徽、河南、湖南、沈阳、新疆、陕西等地的五湖四海的革命造反派两万人左右纷纷下水，迎着四、五级的大风大浪游向彼岸。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所向披靡，克服重重困难，在救生船极少(不到十只)的情况下安全在彼岸登陆，开创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在下午渡江的二千多名钢二司渡江健儿，在没有一只船的情况下，只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就安全在滨江公园登陆，钢二司司令部的一号大旗顺利横过长江(打大旗的两人中有一人头部被百万雄师打破了)，飘扬在汉口城头。上午，当渡江的健儿们上岸后，顺沿江大道，一元路、中山大道、汉水桥举行了盛大规模的游行，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所到之处，锣鼓喧天，掌声雷动，人们自然地形成两道坚固的铜墙铁壁，让游行队伍徐徐通过。沿路送茶水、酸梅汤、冰棒、西瓜、面包的比比皆是。滚烫的水泥、柏油马路使赤脚的渡江健儿烫的难受，不少人立即送来了一双双凉鞋、拖鞋、胶鞋。下午钢二司战士过江上岸的场面同样感人，等在江岸的群众早就沸腾起来了，“彻底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惊天动地。游行队伍高呼：“钢二司就是钢，陈大麻子不给船，老子照样过大江”。游行队伍到工艺美术大楼时听到汉水桥被百万雄师截断的告急后，只好开进新一中，群众便立即紧急动员起来，为钢二司小将送来了饭菜食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犹如七一游行一样，表明造反派人心所向，渡江及游行再次向人们庄严宣告：革命造反派必胜，武老谭必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在斗争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朝气蓬勃，有勇有谋的革命小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成果。干百万革命小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产，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同时指出革命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革命小将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难免要喝几口水，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奇怪的。对待革命小将的缺点和错误，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满腔热忱地帮助，而不应该“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七月十七日：凌晨零时卅分左右，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接见百万雄师部份头目，要求百万雄师停止武斗，不要搞煽动武斗的宣传，所有武器、凶器上交。拆除工事同原单位生产，不准挑动农民进城，不准动用生产工具、动用汽车，不准拦车。还要百万雄师好好学习，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反对谁、斗争谁、打倒谁，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基本知识要晓得，要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

凌晨一点廿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第二次来到红武测，专门来找钢二司司令部。与钢工总沈复礼、九·一三陈涤、钢二司方保林、三司许谦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谢副总理作了重要指示：1. 立即终止武斗，制造谈判气氛，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2. 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王力同志说：武汉的问题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席派谢副总理和我们来，是来帮忙的，主要依靠你们，我们起的作用很小。王力同志指示不要乱提口号，他说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有关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谢副总理也谆谆告诫：要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年八月，毛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高度地评价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赞扬他们。他们是一批老红卫兵，后因骂人家黑七类、狗崽子，走向了反面。谢副总理要求：以后不要骂康三婊子、二癞子等，还说：你们三司的喇叭大吵了，你们改掉没有，应该拆掉一些，太吵人了。三司为了哗众取宠，一方面肆意歪曲报导，另一方面大树牌坊，说什么“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讲话说出了我红三司的心里话，坚决拥护中央首长的指示”云云，然而，事隔两天，就……

根据凌晨谢副总理的指示,为了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联合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表示誓作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和中央六·六通令的模范,立即查封被迫自卫的一切武器,拆除防御工事,停止一切武器的试验和制造;坚决贯彻执行六·二六通知和中央在解决武汉问题期间不搞大型集会;凡能回厂的造反派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愿与百万雄师交换意见,呼吁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革命同志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强烈要求武汉军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和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这天,新华工及三联等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上午,三司在武昌体育场开“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主持大会的某些头头蒙骗三司战士,说中央首长要来接见(其实凌晨首长来钢二司司令部时就表示不参加三司的会议,并建议不要召开会议),要三司战士夹道欢迎,结果迎来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政治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洪山区委仰武老谭鼻息,上千人在区委礼堂召开了农代会,实则是康代会。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记住鲁迅的话,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批判、大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把他们批倒批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七月十八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 423 部队红联、革联战士在汉水桥头写大标语,表示支持三钢等革命造反派。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撕下“拥军模范”的假面具,肆意殴打解放军战士,并无理将四人绑架到汉阳公安局。下午,红联战士在球场街写大标语也惨遭毒打,解放军战士几个受伤,抢走帽徽一个,还将墨汁泼在战士身上。

武字 202 部队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就十七日晚该团战士到军区遭到殴打,造成流血事件,军区党委对此事不闻不问,并挑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家属、小孩对星火燎原战士围攻漫

骂等向军区党委及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发出照会，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武斗，保障人身安全，调查打人凶手等。

周总理在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对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总翻案问题作出指示，对一·二六夺权、二·八声明问题和三新、二司、九·一三、工总、百万雄师、三司等组织性质表了态。当天总理回到了北京。8201 部队竟违反大会规定，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了下级干部乃至每个战士，并恶意煽动广大指战员对中央首长的不满。

七月十九日：凌晨零点多到三点过，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同志在红水院接见了三钢、三司革联、武字 202 部队星火燎原等革命造反派数千人，并作了重要讲话。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同志戴上被接见的革命造反派的袖章。谢副总理首先讲话，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向武汉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谢副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重申了在钢二司司令部的两点要求。接着王力同志谈：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是排在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是解决得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受压制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要叫它一去不复返。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要把它翻过来。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别的人、对别的阶级兄弟、对群众采取打击、压制、报复，我们决不能够采取这种作法。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点压迫有好处。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受打击，就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王力同志说：我们要把毛主席四月间强调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查、改正就好了，就不要打倒了。余立金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大联合方面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有利于当前斗争大方向，有利于大联合的事大胆去做，努力去做，不利于当前斗争大方向，不利于大联合，不利于解决武汉问题的话不说。武汉部队空军司令部余政委、刘丰副司令员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拥护中央首长的讲话，表示坚决检查、改正错

误，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给空军首长也戴上了袖章。之后首长还和革命造反派战士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谢副总理谈到工总问题时说：“工总的案肯定可以翻过来”。当有人问到二八声明时，谢副总理与二八声明的“炮制者”雷志茂亲切握手，并说：“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好的，但有缺点错误。”王力同志也说：“二八声明基本上是好的。”有人问到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时，王力同志说：“二·一八声明和三·二一《通告》没有通过中央。”首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吃过早饭，三钢、三司革联、军事院校造反派分别上街宣传 7. 19 讲话，把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尽早告诉武汉三镇的人民。

继十八日晚百万雄师武医二院分团中一些暴徒伙同外单位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手提皮鞭、身带短刀，在教工宿舍进行非法抄查，殴打我造反派工作人员之后，十九日又一次带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短刀冲进内科一病房，非法绑架九床病员岳××(武汉机床厂工人战斗队员)，严正地威胁着病员和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因而二院红联被迫从下午起停诊。

三司王牌武测总部发表《关于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说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绝不允许翻案。三司武测陈康、战到底兵团、二八声明就是大毒草战斗队、战江城战斗队等写出《如果真是这样……》、《二八声明的主流是对的吗？》、《我们要找谢付总理对质》、《我们要找谢富治同志辩论二八声明》等大字报，胆大包天，声言要找谢付总理辩论，要炮轰谢付总理，并说如果孟夫唐之流掌权了，就上山打游击等。公开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类似这样的大字报在其它总部还有很多，三司由“策略”而变成改良，又变成保守，甚至于走向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这里已经暴露无遗了。

六月二十三日被从机关赶出来的新洪革司战士，为执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指示，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但回去不到二天，洪山区东方红公社党委付书记兼公社贫协主席张××就挑

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对贴中央的七·一三《通知》的新洪革司战士进行围攻、漫骂、殴打，连孕妇也不放过。

晚上，武汉三钢、军事院校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六、七千人在武大小操场举行制止武斗誓师大会。三钢、军事院校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表示要坚决贯彻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要与陈再道之流血战到底。之后，胜利文工团为革命造反派作了精彩的演出，每个节目都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和强烈的战斗气氛。

武汉军区继续召开师长级以上的干部扩大会议，王力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1. 说“一·二六夺权是反革命复辟”是错误的；2.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3. 工总必须翻案，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4. 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四点指示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大地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在开会期间，8201部队出动了一、二百人在军区闹事。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反革命暴乱即将发生。

七月二十日：经过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四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根据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指示，关押了四个多月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朱洪霞、候良正、余克顺、胡厚明、周光杰、姜诗诚、赵修瑞等于凌晨正式释放。上午在红水院举行了欢迎大会，人们含着热泪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钢二司司令部发出《关于开展学习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等中央首长讲话的通知》号召钢二司战士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武汉市郊革命造反派农民联合起来了，于这天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农民总部筹委会。该筹委会发出《公告》，表示要和三钢、三新、三联等革命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共同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支保急先锋 8201 部队发出《特急呼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胡说什么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8201 部队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其坚强后盾，最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并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完完全全错了。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宣言书，是更大规模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黑色信号弹。百万雄师联络站汉阳分站对此《特急呼吁》发表《特急声明》，胡说这是一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庄严誓词，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宣言，是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的模范行为。还有的分站发表《严正声明》说《特急呼吁》“不畏权威，不怕强暴”，有“造反精神”，“谁要敢动 8201 一根毫毛，杀得他有来无回”。真是反动到了极点，猖狂到了极点。

中央首长对武汉问题的初步表态，大大地激怒了陈再道之流，一场罕见的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就此在七月的江城发生了。十九日下午，8201 一小撮坏蛋借传达谢副总理、王力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首长，煽动战士闹事。陈再道之流则耍尽两面三刀的手法，一方面，十九日深夜在扩大干部会议上表示释放朱洪霞等革命闯将，公开检讨，为工总召开平反大会，另一方面又邀集百万雄师、三字兵、三司等策划于密室，并指挥其别动队百万雄师午夜出动几十辆卡车在军区支左指挥部等处大搞反革命示威游行，造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反，全市保守派喇叭则配合行动，大喊大叫“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口号，企图向中央首长施加压力，继而又调集支保急先锋 8201 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等数万人全付武装卡断各交通要道，重重包围了东湖宾馆中央首长住宅(负责警卫的 8201 部队战士放纵他们长驱直入)，冲击

军区大院、支左指挥部等军事机关，围攻、威胁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并把王力同志绑架到军区，还抓走随行人员张根成、尹聚平等同志，又砸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驻省委联络站，绑架九人，打伤1人，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不可一世。早上八点钟左右，当谢副总理等乘车到军区去时，还差一点被公检法的一个坏蛋暗算。早上，8201伙同百万雄师、三字兵、三司及公检法、各厂矿、机关的保守势力到处写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必须到农村去调查”、“余立金靠边站”、“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炮轰谢富治，打倒王力”、“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山去”、“踏平工总，为民除害”、“谁为工人总部翻案就枪毙谁”、“谁为二八声明翻案就砸烂他的狗头”、“百万雄师好”、“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王力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王力是工总、二司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和散发所谓“中央来电”、“周总理来电”、“中央军委来电”、“中史文革来电”、“谢副总理几点意见”、“王力几点答复”、“特大消息”等造谣传单(其内容是某某首长说工总的案不能翻，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百万雄师是左派组织，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武汉人民斗争等等)，如此之类，无其不有，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何其毒也！有些解放军战士还脱下军装，摘下军帽在陆军医院到付家坡一段伙同百万雄师、三字兵沿路专门殴打二司战士及同情二司战士的群众。并扬言“打死他狗×的，不打不成左派”，“你们二癞子打死我们一千多解放军(这纯属别有用心造谣诬蔑)，我们为什么打不得”，许多革命小将因写标语，散发传单，或被三字兵、三司的人出卖而被打得头破血流。在新湖大门口，百万雄师用长矛刺杀革命小将和无辜群众，并开枪打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有的军事院校也受到了冲击。上午和下午都有四、五百辆运载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的百万雄师、三字兵、不明真相的农民及荷枪实弹戴着百万雄师、三字兵袖章的8201部队战士的卡车(有的系战备用车)、摩托车、装甲车、消防车等在武汉三镇示威游行，有部份暴乱分子将张根成同志搞来游街示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确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恶毒的是，8201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三司等竟无法无天对中央首长王力同志进行四次围攻、殴打、斗争，致使王力同志几次晕倒，血压降低，左眼

睛被打肿，一只脚被打成骨折，身上一块块柴斑和一道道血痕，企图强迫王力同志改变观点，强迫首长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是可忍，孰不可忍。而王力同志在他们面前则处之泰然，毫无惧色，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8201 部队、百万雄师等没有从他身上捞到半点油水，他们只能依靠造谣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王力同志的几点“答复”来掩盖他们内心的无限的空虚和极度的恐慌，真正的胜利者是王力同志。谢付总理也表现得非常冷静，在事情发生时，还要随行人员通知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百万雄师发生冲突，都不要把人拉到军区去。坚决！坚决！！坚决！！！”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坚决斗争，8201 部队、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只好松手让王力同志休息，8199 和 171 部队趁此机智勇敢地将王力同志转移到水果湖，再转移到 8199 部队，于是暴徒又对 8199 部队进行围攻，出动大量人马包围 8199 部队，逼得王力同志只有在洪山上荆棘丛中躲避度过了一夜。当天，谢副总理被武汉空军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就是全国罕见的七·二〇反革命暴乱，这是“二月兵变”在武汉的尝试，这就是六七年七月发生在江城的匈牙利事件，8201 部队和百万雄师等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式的货色。“二月兵变”在中原地区的总代表贺龙死党陈再道、钟汉华之流以及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庭就是这次暴乱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事件不单是在武汉表演，在全省各市、专、县都由武装部组织了类似武汉的反革命游行。“打倒王力，绞死王力”，“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等反革命嚎叫声相互呼应，这就更雄辩地证明这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革命暴乱行动。七·二〇事件是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将受到它的检验而决定其取舍。

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总理乘飞机于五时来到了山坡机场，带着他那两天未食宿的过度劳累的身体，进行了营救王力等紧张的工作，八点钟又乘飞机赶到了武汉。一到就调兵遣将，进行了战略部署，迎击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突然事变。

钢二司发布《武汉告急！告急！告急——告全国人民书》，最最紧急呼吁北京和全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设法向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中央文革报告七·二〇事变情况，并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注意事态的发展。

武汉三钢、《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上海支汉联络站赴汉战斗团、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新化工师(筹)新化工总赴汉战斗团联合发表《关于 7. 20 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事件的(五点)严正声明》，指出陈再道之流调动军队残酷迫害中央首长，疯狂镇压我革命造反派，是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反革命政变事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谁把矛头指向他们，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军委，炮打党中央、毛主席；历史将宣判陈再道死刑；8201 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武汉三司中的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要革命的，我们一如既往团结大多数，这些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动头头充当了陈再道之流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最后重申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等中央首长我们保定了，陈大麻子我们打倒定了。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布《造反公告》，胡说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脱离武汉地区现实的，是不调查、不研究的官僚主义的产物，是湖北三千万人民通不过的。还说召开谈判会议代表名额(三司革联、三司各四名)的确定是极端错误的，是对三司几万革命小将的极大污辱和无情打击，宣布不参加下午的会议，并公然声明王力在没有收回四点指示之前，三司不参加由王力负责召开的解决武汉地区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云云。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三司硬革联发表《关于 7. 20 反革命暴乱的严正声明》指出 7. 20 事件完全是陈再道之流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反革命暴乱；混进 8201 部队中的一小撮混蛋和百万雄师中少数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完全有权处理武汉问题，他们的讲话好得很；工总的案就是翻定了；三司完全倾向了百万雄师一边，叛徒、保皇嘴脸已暴露无遗，所谓的《造反公告》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它的出笼，宣判了三司的死刑；三司革联坚决和三钢、三新团结、战斗在一起，

誓与陈大麻子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及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付总理、王力同志，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可能十五日左右到汉)全体指战员于下午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部队，参予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谢付总理、王力、余立金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军党论，是二月兵变计划企图在武汉继续的罪恶目的的大暴露，必须彻底识破，并开展斗争；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反革命暴乱。

继武汉部队革命造反派支左战斗队发表《郑重声明》，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之后，就7.20发生的反革命事件这天又写出《戳穿陈再道的大阴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首长指示，坚决拥护谢付总理的号召，坚决为工总翻案，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左派，坚决要求解散百万雄师，揪出其幕后操纵者，坚决要求改组支左指挥部，踢出陈再道之流。

武汉的7.20事件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得到全国各地革命造反派的齐声讨伐。当他们电悉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后，立即向武汉革命造反派打来声援电，强烈抗议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罪行，坚决支持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表示与我们同呼吸共患难，团结、战斗在一起，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粉碎反革命暴乱事件中作出一切贡献。这天，上海、江苏、南京、山东肥城等地革命造反派分别打来声援电，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冒雨连夜举行了全市性的声势浩大的游行。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七·二〇暴乱的事态在继续扩大着。二十一日，8201 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三司、省直、市直机关保守派等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的操纵下，出动了近千辆卡车、消防车、装甲车运载全付武装的暴乱分子在全市搞反革命恐怖游行。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用重兵包围新湖大、华师一附中、新武外等学校，数次冲进新湖大校园，开枪(数百发)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损坏国家财产，非法逮捕新湖大临委会成员张维荣、谢邦柱、彭勋及各兵团主要负责人 20 余人，抓走红八月战士和教工家属、革命群众 200 多人，大字报被撕毁，民兵训练的枪枝弹药被抢走，人事档案材料遭到破坏，宿舍里的东西洗劫一空。被洗劫后的新湖大是一片凄凉景象，惨不忍睹。水院、湖艺、武医、华农、新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学、汉剧院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红旗中学则被百万雄师放火烧成废墟。晚上，武锅 3. 18、8201 部队等数百名暴徒冲进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将材料抢劫一空。二十二日，反革命暴乱的气焰更加嚣张。搞反革命恐怖游行的车辆猛增至 1500 辆左右，参加反革命暴乱事件的还有比 20 日、21 日更多的农民，来自黄石市的农民就有三万多。这天武汉钢城遭到了空前的大血洗，百万雄师等在新一冶、业大、工人新村等大肆逮捕钢九·一三和新一冶战士，连家属和小孩也不放过，两天内抓走了两百人左右，三十三街坊的负责人全部被抓。之后又包围了新一冶一中、新华工、二十一中等也受到冲击。许多工人不取回厂，只好到一些大专院校避难。从二十日以来三天里，恐怖气氛严重威胁着各厂矿企业和机关、院校，许多人不敢在学校和家里睡觉而跑出去避难，有的在豆角田星过夜。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停顿和半停顿状态。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再道之流所策划的反革命暴乱，绝对吓不倒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英勇的武汉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他们冒着最大的风险，到社会上与敌人作斗争，他们深入虎穴，刺探叛变集团的情报，时刻惦记着中央首长的安全，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巧妙地营救受包围的革命小将，掩护他们脱离百万雄师的包围圈，革命造反派工人晚上拿着武器在一些大专院校

附近巡逻，暗暗地保护革命小将。他们面对面地与 8201 和百万雄师中的反革命叛变分子搏斗，履行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的诺言。

在这两天里，全国各地声讨陈再道和 8201、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呼声此起彼伏，成百上千封声援电如雪片一般从全国各地飞向武汉，全国都在密切注视着武汉事态的发展，各大、中城市的革命造反派纷纷涌上街头，刷出大字报，大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声讨陈再道之流，声援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北京、上海、内蒙为此拍摄了电影《北京支持你们》、《坚决和武汉革命派斗争在一起》、《武汉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等，许多地方与武汉钢二司联合出版声讨陈再道的小报，或出版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专刊，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全市人民，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以及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的心脏同时跳动，热血同时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和全国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紧紧地联系起来。武汉的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和支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支持，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吓得发抖。

七月二十一日：就武汉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农民总部筹委会发表《关于武汉局势的严正声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谁把矛头对准他们，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就是反革命；陈大麻子的御林军 8201 部队中一小撮混蛋所制造的 7. 20 事件，完全是一次反革命暴乱；陈大麻子挑动农民进城游行，把矛头对准王力，对准中央文革，我们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呼吁受蒙蔽的农民兄弟赶快觉悟，反戈一击；武汉部队必须切实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呼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陈再道之流必须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并保证三钢、三新、三联等革命造反派战友生命安全。

武钢工代会所属一冶革命造反纵队、武钢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武钢东方红战斗兵团、一冶红卫军胆大包天战斗队、新武钢工农战斗总部、工农联盟、工农战斗兵团、一冶红鹰战斗兵团十分部等联合发表《特急声明》：王力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革命者；坚决拥护中央首长对武汉的四点指示；百万雄师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错误；我们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天从武钢工代会杀出来的人成立了工代会革联，后来又集体加入了钢九·一三，从此宣告了武钢工代会这个三司赖以招摇撞骗捞取政治资本的“康”代会的彻底破产。

下午，王力同志在空军司令部刘副司令员、8199 部队师政委、师长、参谋长及 8199 部队七连指战员的掩护下，离开了 8199 部队安全脱离险境。

下午七时由武汉地区百万雄师、红武钢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红一冶革命派联络部、红船工、三·一八、红武钢革命造反军、红卫军武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造反军工人三司、武东工业区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武汉贫下中农汉桥地区革命联合总部、武汉地区农业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武汉地区红旗联委、武汉中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武汉司令部、省直联司、公检法、市委机关联司、市人委机关联合指挥部等在武昌造船厂成立所谓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联络站，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联合。

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发表讲话，她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正确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江青同志给了那些所谓不“戒入”武斗，高喊“要语录，不要棍棒”，实质上充当陈再道之流的文臣的三司中的一小撮学生运动的败类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康生同志也在这个会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百万雄师的反革命叛变行为。

王力同志脱险后，与余立金，刘丰等同志一起乘车经关山、流芳岑、五里界、脂肪、郑家店，于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到了 7333 部队(山坡机场)，解放军指战员见到了被暴乱分子打得遍体鳞伤的中央首长，都热泪盈眶，心里十分难过，而王力同志却表现出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解放军指战员促膝谈心。不久，周总理、谢副总理乘坐飞机来到 7333 部队，当总理见到王力时尤如多少年不见的老战友突然相逢，热烈握手、拥抱。这是多么崇高的阶级感情啊！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流下激动的泪水。下午，首长们乘飞机到汉口，在 7252 部队的护送下，一支支银燕象箭一般飞向毛主席的身边，飞抵文化革命的策源地首都北京。在周总理的飞机着落十几分钟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乘坐的飞机安全着陆。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光荣地回到北京了，陈再道之流所制造的反革命叛乱事件就此彻底破产了。与此同时，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3201 师长)蔡炳臣(3201 政委)、巴方廷(市武装部长)被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人民解放军扣留解押北京。陈再道之流随着反革命暴乱的破产而完了蛋。

三司王牌武测总部的部分战士踢开司令部、总部成立东方红公社，并发表《造反公告》表示坚决和三钢、三新、三联等革命组织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指出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立即纠正，7. 20 反革命事件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的，坚决要求严惩 7. 20 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百万雄师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扶植和操纵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必须立即改正错误，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按：不知是感情上割裂不开还是过余天真，这里充满着对百万雄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为形势所迫他们又发表了《宣言》，声明加入三司革联。

15 时 30 分至 16 时，北京通讯兵部队给总字 423 部队来电，转达了周总理给各军区的六点指示：1. 中央现在正式定陈再道为三反分子，要打倒。2. 8201 部队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政变。其它四点与王力同志的四点指示(指 19 日在四级干部会议上的四点指示)相同。

晚上三司司令部、各总部获得上述来电后，头头在武测四号楼(三司司令部驻地)召开会议，某些头头说：过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对的，成绩是大的，不可否认。以后我们还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东方红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现在我们的政治力量与政治路线不相称，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我们炮轰王力是对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这与百万雄师和 8201 部队有本质区别，但被阶级敌人利用了，以后我们还要与王力辩论，他的表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跟二司的矛盾是很深的，以后再解决。当前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一致对敌，可能我们一改变态度二司要压，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顶得住，要向二司学习，二·八声明期间他们受压，都不垮嘛！我们也要这样，不散伙。有人搞 7. 16 串连会这是错误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会上布置了如下任务：(一)转入地下，化整为零，单线联系，保存实力。(二)武装自卫，不管那方，如果要打，就坚决拼。(三)重要资料，重要机关转到农村。(四)上街宣传，刷大标语“红三司永远跟毛主席闹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

七月二十三日：正是斗争的最艰苦的时刻，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解放军。早上数天数夜在市郊潜伏待命的忠于毛主席的野战部队奉命进驻武测、新华工。与此同时还进驻了武大、水院、华农等院校，坚决保护革命小将，誓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许多院校的革命小将和在学校避难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热泪盈眶迎接亲人解放军，向他们敬献上自己心爱的袖章。解放军在车上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欢迎的人们挥舞，军民同声高呼：“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解放军、造反派永远心连心”等口号，解放军到那里，那里就出现一片欢腾的景象。在此前后，忠于毛主席的解放军指战员还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对 8201 等支保部队军事管制的地方进行换防，还进驻其他的重要的地方，有效地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这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主席、党中央派到武汉解决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等同志乘专机于 22 日下午四点五十分光荣胜利地回到了文化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受到了周总理、伯达、

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及武汉赴京革命造反派数万人的热烈欢迎。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用第一版整版篇幅登载了谢富治、王力等同志光荣返京的消息和中央首长与群众到机场欢迎的照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无数次(每次两遍)地播送了这条消息。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胜利返京宣告了陈再道之流所策划的反革命暴乱彻底破产，给了8201部队、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反动头头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一件大喜事，更是武汉人民心目中的一件大喜事。清晨当武汉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流着热泪，情不自禁地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纷纷涌上马路和街头，载歌载舞，纵情欢呼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光荣返京。前往各大专院校支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革命造反派工人、革命小将一齐游行共同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天，驻武汉部队一些领导机关和所属支左部队还在驻地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热烈祝贺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衷心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怀和支持。

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喜讯传出后，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指战员都举行了规模隆重的庆祝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度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文化大革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誓作我们的坚强后盾，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和谢付总理、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对武汉部队支左问题所作的正确结论。他们还分别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给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电。武汉地区的胜利的取得与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分不开，胜利属于党中央，属于毛主席，属于中央军委，属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属于武汉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从三司的机会主义罗网中挣脱出来与钢二司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反复辟逆流第一线的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严正指出：三司在陈再道之流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他们在机会主义道路上开始走向反动，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成了

八二〇一和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进行江城暴乱的帮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自三司革联杀出来后，就下决心夺三司的权，今天终于夺权了，并郑重宣布：1. 三司的一切大权归三司革联行使。2. 三司革联正式宣布解散所谓“红三司”司令部，以后“红三司”的活动都是非法的。之后三司硬革联对此又发表了《通告》，进一步宣判了所谓“红三司”的灭亡，“红三司”这个学生运动的叛徒败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结束了它的受宠若惊的“黄金时代”。三司的垮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三司的垮台向人们郑重宣告，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要在严肃的阶级斗争面前搞折衷、调和、搞改良的人，终将随着腐朽的势力一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指出被揪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只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因此我们决不能怜惜恶人，决不能丧失警惕，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一定要发动亿万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那些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势力，展开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深知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只是被揪出来远没有斗倒斗臭，一遇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便要伺机反扑，因而决心高举革命的大批判的旗帜，把王、陈之流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倒批臭。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九部队首长冒着生命危险，施巧计救出了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等同志，并由谢参谋长等于这天早上新自护送到了新华工。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四大的正常开展，保护革命造反派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奉命进驻新湖大。新湖大在武测、武大等避难的战士陆续杀回了红色根据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二十四日晚上九点钟左右，体院三字兵返校收拾东西，准备逃窜，被钢二司战士发现，令其交出整理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放下武器留在学校与造反派共同闹

革命。并声明保证其人身安全，但三字兵不听忠告，一方面挑起与钢二司的纠纷，另一方面密告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闻讯立即派出十八卡车手执长矛的暴徒，包围了只有几十个钢二司战士守卫的解放大楼。新华师、新武工、新武邮出动小分队骚扰牵制住了部分力量，驻红武测和新华工的解放军战士出动前去制止武斗。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造反派的强大压力下，百万雄师狼狈逃走，六十多个百万雄师完全落入天罗地网。由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于十一点宣布缴械投降，打破了“百万雄师无敌”的神话。几十名百万雄师投降使其头头非常恼火，于是在凌晨五点钟出动三十八卡车百万雄师、三辆消防车、一辆装甲车，再次攻打体院解放大楼。在革命造反派的坚决反击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下未攻进，于是恼羞成怒，将宿舍洗劫一空，由于三字兵的出卖，我钢二司十多个革命小将受了伤，三个受重伤，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百万雄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长矛刺伤数十名解放军战士。

武测是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百万雄师将她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早想攻打红武测。二十四日晚前去攻打体院的百万雄师在武测与我驻红武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遭遇，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其车辆拦截下来，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六·六《通令》和播放二十三日中央电台报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回到北京的消息的录音(百万雄师的头头害怕真理，不敢广播，因此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回京的消息驻在巢穴的百万雄师战士不知道)。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对此害怕得要死，唆使他们的人在下面起哄，他们还指使其女战士耍无赖，侮辱解放军战士，但这毫无用处，于是他们软的不行，来硬的，曾两度指挥百万雄师亡命之徒冲进红武测，刺伤我钢二司战士莫××等。武装到了牙齿的百万雄师手中无真理，内心无限空虚，终于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面前吃了败仗，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许，在周总理来电后，围攻红武测的数十辆卡车(其中还有一辆装甲车)狼狈逃窜，再次打破了百万雄师不可战胜的神话。

七月二十五日：武汉军区空军七二五〇部队、八一九九部队、总字一二七部队、总后勤部中南物资供应局、东海舰队编队赴汉执行任务战士、一五二部队、武汉军区炮兵、武字一五四部队、

一七一部队、总字七六二部队、海军驻四六一厂、四三八厂军代表联合发表《严正声明——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滔天罪行》，声明中说：“陈再道、钟汉华之流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自主持武汉部队支左工作以来，打着“支左”的旗号，玩弄两面手法，上抗中央，下骗群众，干着迫害革命小将，围剿革命左派，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勾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派往武汉解决问题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对武汉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而陈钟之流贼胆包天，操纵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发动七·二〇反革命暴乱，对毛主席和中央派来武汉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进行骇人听闻的围攻、绑架、殴打、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陈、钟之流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们全体指战员坚决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坚决打倒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坚决同武汉地区的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衷心希望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赶快觉悟过来与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彻底划清界限，反戈一击。

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大小反动头头贼心不死，继续负隅顽抗，这天在头头们召开的会议上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等。根据后来的迹象表明他们还向农村，向全国各地遣散和潜逃，有的留下组织起暗杀队与造反派负隅顽抗，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扑，帮陈再道之流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

为迅速彻底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政变阴谋，争取受蒙蔽的群众，钢工总向各分部、各直属兵团发布《命令》：必须把七·二〇反革命政变的首恶分子和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坚决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认真做好广大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热情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认真执行“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当前

特别做好拥军工作，保持高度警惕，密切配合解放军平息反革命暴乱。坐下来认真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关社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广大指战员戴着三钢等革命造反派袖章分乘数百辆卡车在武汉三镇举行盛大游行，沿路都受到了如山似海的革命群众的欢迎，所到之处，群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送茶水等的热情群众处处可见。革命群众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革命群众频频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等口号。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百万雄师也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同时又在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首都军民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人在天安门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谢付总理、王力同志光荣返回北京。下午五时许，林付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了欢迎会。坐在金水桥附近的武汉赴京革命造反派清楚地看见了中央首长，个个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沉浸在一片幸福和欢乐中。五时许聂元梓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会场群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同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到汉的北航红旗战士井冈山同志首先在会上发了言，他讲了七·二〇反革命事件的经过，并热烈赞扬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接着首都工代会和农代会代表，解放军代表，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代表先后在会上发了言，热烈欢迎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光荣返京，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刘少奇，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刘少奇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表示不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一定要以战斗的双手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最后蒯大富同志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结

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深受人们的欢迎，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向武汉革命造反派学习”，“向武汉革命造反派致敬”的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及雷鸣般的掌声。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指战员二十六日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解放军报》发表的《人民解放军支持你们》的社论以后，无不欢欣若狂，表示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一定乘胜追击，誓把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晚上，武汉三钢、三司革联、北京、上海、河南等地来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三万余人，在红武测大操场召开愤怒声讨陈再道滔天罪行大会。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代表、解放军首长、军事院校代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赴汉代表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以血泪的事实愤怒声讨三反分子陈再道的滔天罪行。会场上“打倒刘、邓、陶、王”，“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呼声，惊天动地。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着革命群众退场，充分体现了解放军对人民的无比爱护。

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指出：在史无前例的天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跳梁小丑，出来表演一番，没有十么了不起，其实都是纸老虎，虚弱得很。他们表演得愈起劲就暴露得愈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大的好事。事实正是这样，武汉七·二〇反革命事件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好事，百万雄师中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离奇的谣言所蒙蔽的广大群众，一旦谎言被戳穿真相大白之时就立即猛醒过来反戈一击，纷纷起来造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大街小巷举目可见百万雄师等写的退出百万雄师的“造反公告”、“声明”和揭发坏头头罪行的大字报。

武汉军区发布《公告》，指出七·二〇之后发生的围攻、殴打、绑架谢副总理、王力、张根成同志、《红旗》杂志编辑、《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的事件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

行动，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次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事件的罪魁祸首；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要坚决与陈再道划清界限，把他打倒，对所犯的错误将迅速作出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立即为工总平反，并向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同志承认错误，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公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得到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解放军指战员的拥护。《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就武汉部队 7. 26《公告》于 29 日分别发表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和《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的社论，指出武汉部队领导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社论还表彰了武汉部队广大忠于毛主席路线的指战员在关键时刻，坚决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的果敢革命行动。

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审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庭之流，周总理、康生、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和各军区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上中央首长、列席代表以及陈再道之流的知情人用许多无情的事实说明了陈、钟之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是蓄谋已久的，是强国煮叛党集团的人，是个反党老手。会上还揭露了陈再道在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幕前幕后指挥百万雄师、8201 部队、公检法绑架王力，围攻谢副总理以及企图劫持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叛党的滔天罪行。在会议期间革命小将狠狠地斗争了陈、钟之流，大刹了陈、钟之流的体面威风。3[%K3 n2 s,w)x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佩戴着造反派袖章的解放军、三军指战员数十万人，顶着烈日，冒着盛暑全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返京，齐声声讨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及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中午十二点钟起统一举行了车队游行，千余辆卡车连绵数十里，队伍从红武测出发经过新湖大、长江大桥、中山大道、解放大道、汉阳而后

再到武昌，到处都是欢腾的人群，军民共同欢呼武汉“天亮了，解放了！”游行的队伍一路高喊“武汉的公鸡生了蛋，工人总部翻了案，陈大麻子完了蛋，百万雄师要解散”，“王力好，王力好，王力支左不支保，百万雄师气死了”，“解放军好，陈大麻子坏透了”，“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陈再道完蛋”等口号。武汉市人民从未象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山大道的居民，特别是民众乐园一带显得格外热情，他们送来了一杯杯茶水，丢来一块块擦汗的湿毛巾，年迈的老太婆和几岁的小孩在汽车司机台窗口旁为司机打扇。那些动不动就指责我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小丑们，还是睁开狗眼瞧一瞧，到底谁最热爱解放军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我们必定无往而不胜。

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指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最后的胜利，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好转，而松懈斗志，忽视斗争策略。摆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争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反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孤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的重要条件，把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了，就能彻底孤立敌人，使敌人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又指出在革命胜利前进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特别要加强团结。廿八日该报又发表了《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更大的新胜利》的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对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指战员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同时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上午，武字 202 部队星火燎原、步校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总字 423 红总、公安联司等十四个军事院校及专政机构革命造反派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两万余人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斗倒、斗臭三反分子陈再道誓师大会，首先宣读了斗倒、斗臭三反分子陈再道大会筹备处成立《公告》，接着宣读了北京海陆空三军来电。军事院校代表、三钢、三新、三联代表夏邦银同志、全

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愤怒控诉了陈再道、钟汉华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支左指挥部、军事院校文办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坚决要求改组支左指挥部和文办，军市院校和外地赴汉代表发言表示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联的一切革命行动，三钢、三新、三联代表表示坚决和军事院校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把陈再道之流斗倒、斗臭誓不罢休。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最受欢迎，所到之处无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天 8201 部队的千多名指战员分乘四十余辆卡车在武汉三镇和一些大专院校举行游行，喇叭喊出“8201 部队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口号。

晚上，伯达、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钢二司司令员杨道远同志进去时，会议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他向中央首长献上了钢二司袖章。伯达同志发言后，谢副总理要杨道远讲话，他在会上代表钢二司战士表示了决心，新华工聂年生也在会上发言，承认以前对工总的态度不好。军事院校代表要谢副总理签字，谢副总理授意杨道远去签。最后还合了影，接见直到凌晨才结束，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大专院校革干联第二号勤务员武测党委第一书记毛远耀同志等。

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高度赞扬了武汉地区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工农兵为着保卫毛主席、保卫林付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搏斗，创造出的非常巨大的业绩，指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在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杀出来的，他们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武汉地区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希望，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同时号召一切革命群众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集中目标，集中火力，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特别警惕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要善于启发

教育和争取一切受蒙蔽的群众，促使他们反戈一击，大造一小撮坏头头及其幕后操纵者的反，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而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解放军报》二十八日、三十日还为此连续发表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和《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篇社论。

省公安厅红司发出《敦促百万雄师头头投降书》指出：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操纵下，在 8201 部队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指挥下，在省、市委及政法机关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特别是在七月十九日以来勾结 8201 部队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疯狂至极，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特严正指出：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必须立即解除武装，放下屠刀，拆除工事，缴械投降，必须立即释放非法绑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必须坦白交待一切罪恶活动，彻底揭发幕后操纵者的罪行；我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胆敢继续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公安六条和六·六《通令》严惩不贷。

红教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杀回红楼，重新打出了司令部大旗。

汉阳区党政机关革命造反兵团、工总遵义战斗队、赤总工二司汉阳分部、三中红岩等杀回汉阳区委，汉阳又重见了光明。同日，公安联司杀回公安机关，夺回专政大权。

在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与我红武测钢二司战士一直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的红武测九·一五革命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红教工、三司硬革联等三个造反派组织为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加速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为了有利于争取受蒙蔽而参加“一月风暴”、三司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尽早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发表了《联合声明》，申请加入钢二司，并重申三司是完完全全的保守组织，自二月黑风以来，三司逐渐彻底地暴露了它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面目，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充当了陈

再道的黑打手，在7.20反革命暴乱中，三司的某些头头再一次和陈再道之流，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同流合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由革命的同路人走向反动，为三司的彻底垮台提供了条件，因此诚恳地希望三司中受蒙蔽的战士反戈一击，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参加到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九·一五革命造反派等三个革命派组织参加钢二司，为武测的大联合做出了新的贡献。

武汉地区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武汉部队海陆空三军广大指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五十多万人，在继续四天的大游行示威以后，于这天汇聚在新华路体育场及其附近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隆重的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誓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上午十一时，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大会执行主席工人总部负责人朱鸿霞首先在大会上致词，他首先回味了武汉地区一年多来的斗争历史，然后说：党中央、毛主席把彻底解决武汉问题的重担交给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武汉部队的广大指战员，这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和鼓舞。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的指示，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对待百万雄师中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争取、团结大多数。工人总部勤务员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代表胡厚明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爪牙的老巢。”解放军驻武汉三军指战员的代表在会上说：“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服务，永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之所急，爱革命派之所爱，恨革命派之所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共同战斗。我们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表示坚决与武汉革命派生死与共，同混进党内、军内走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一死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上宣读了给《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谢信》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给解放军

全体指战员的致敬信》、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指战员《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给谢付总理、王力同志的慰问电》。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声势特别浩大的示威游行，长期受压制、打击的工人总部战斗队员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钢工总的旗帜迎风招展，沿途群众为之热烈鼓掌致意和助威。热情欢迎的人们人山人海，与游行队伍心心相印，齐声欢呼武汉的新生和解放，齐声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晚上，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了拥军爱民联欢晚会，参加晚会有一万多人，才从北京来汉的与武汉革命造反派有着深厚战斗友谊的赵桂林和新人大赴汉战士以及云南、内蒙赴汉战士等出席了晚会。在会上，武测总部代表、解放军代表、文艺革司代表、赵桂林等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之后，文艺革司、725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了精采的文艺演出。

七月二十九日：在陈再道之流所掀起的二、三月黑风、逆流中被扼杀了的，三月二日强迫停刊的《长江日报》光荣复刊，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果，它一经复刊就一如既往地，毫不含糊地、旗帜鲜明地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喊大叫，为他们大唱赞歌，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鸣锣开道。在此前后，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也恢复了地方节目，革命造反派舆论工具再次获得了新生。

职工联合会、红武兵、百万雄师的武斗堡垒、罪恶滔天血债累累的人间阎王殿“肉联”，于上午获得了解放，正式复工投入生产，当场逮捕二十多个百万雄师头头。群众追问他们捉去的革命同志下落时，死不认账，后一再追问，才说杀了剁成肉块喂了猪。听到如此惨不忍闻的罪恶事实的群众无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上午，在各大专院校避难的武钢九·一三的战士在武测四号楼前召开杀回武钢誓师大会，钢二司战士出席了这个大会，革命领导干部江涛、153部队政委、九·一三代表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会后，153部队开来的专车把九·一三的战士接回了武钢，钢二司战士热烈地欢送钢九·一三人杀回工厂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上午,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农民总部一千多人和部分解放军指战员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斗争陈再道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表示了贫下中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把王任重、陈再道之流斗倒、斗臭的决心。会后乘车在武汉三镇举行了大游行。

上午十一时,钢工总长航分部、新长航联司、港务局革联、船管部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万余人分乘五十余艘船只,由金口出发到青山一段举行了历时五个钟头的水上示威游行,欢呼武汉的解放,讨伐陈再道之流。

下午,三司中的某些头头玩弄新花招,蒙蔽部分战士,企图重新拉起原“红三司”的破旗,复活三司,于这天物色近三百余名战士(绝大部分是中学生)举行了游行。表面上喊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口中却念念有词地嘀咕着“二癞子”。

刘少奇向中南海革命造反大队递交了一份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所谓“检查”。这分“检查”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反扑的反革命宣言书,“检查”否认既成的历史事实,企图赖掉历史上的罪过。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更恶毒的是,他竟说他现在也不清楚他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全盘否认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斗争,否认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果,攻击毛主席。刘少奇心不死,他随时都在伺机反扑,革命同志务必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三司革联就三司中部分人三十日还将在支左门前表演控诉陈再道对三司“迫害”的滑稽剧,向支左办公室发出照会,希望支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许制造两个三司。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钢工总杀回了红楼。

七月三十日: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来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创造出的巨大业绩。信中说: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

了。信中尖锐地指出了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指出他们操纵百万雄师等所制造的7.20事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信中又说：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信中接着说：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指出，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来信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来信给武汉地区革命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指明了斗争策略。这是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喜事。凌晨，解放军极快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并开出宣传车播送这一封信，到处张贴这一封信，武汉三镇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热泪盈眶，千万遍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三军指战员在今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游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参加了游行，人们共同欢呼“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这天，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还在新华路体育场举行了热烈庆祝中共中央来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大会宣读了中央来信后，工总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代表、解放军代表

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表示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刘少奇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首都红代会新人大公社赵桂林同志也在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赞扬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乌云笼罩武汉上空的艰难日子里相互鼓舞，相互支持，同呼吸、共患难、用鲜血凝结成的战斗友谊和钢铁般的大团结，同时号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努力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伟大著作，要读了又读，用了又用，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对阶级敌人要算总账，新账、老账一起算。在革命派内部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算老账，切切不可上当，切切不可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号召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同时还要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乘胜前进，人人痛打过街的老鼠，人人口诛笔伐，彻底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登载武汉部队空军司令部付司令员刘丰同志的文章《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

下午，三司硬革联在武大小操场召开坚决斗倒斗臭三反分子陈再道誓师大会，三钢和新人大等赴汉代表出席了会议。

晚上由钢工总、3506厂、建工分部、钢二司武医总部、广播战士、文艺革司、新华工驻武医联络站、红体兵、红尖兵机关革司、新华总工会等发起在武汉体育馆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象这样的军民联欢晚会在各院校和工厂开了很多，广泛的接触促使了相互间深刻的了解，人民解放军与造反派在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新的战斗友谊。

七月三十一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

阶级军事路线》，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热情地歌颂以毛主席、林付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尖锐批判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德怀、罗瑞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号召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混进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清洗出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红旗》杂志十二期就武汉所发生的严重的 7·20 政治事件发表一篇社论《向人民的重要敌人猛烈开火》，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工造、新华工联合在新华工校园举行杀回工造总司誓师大会和联欢会。

下午三点半，中央给武汉军区来电话：遵照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批示，任命原沈阳军区付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原武汉空军司令部付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乘有首批赴沪回汉造反派和上海赴汉造反派的东方红七号轮在汉口时跳板突然断裂，死伤数十人，这是十几年来未有的事件。据说跳板上的螺丝被下了。该船三十日晚八时路过安庆时，流窜于安庆的百万雄师勾结本地老保向该船发炮两发(未中)，打枪数十发，船甲板、玻璃被击中数处，数人负伤。隐蔽的阶级斗争还在残酷地进行着，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不可因胜利而自满自足起来。

晚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万人左右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热烈庆祝八一建军四十周年军民联欢晚会，钢二司司令部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表演了精采的文艺节目，人们沉浸在节日欢乐之中。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表《紧急通告》，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掀起一个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的大批判大斗争高潮，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作拥军爱民的模范，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犯了严重罪行的百万雄师中的坏头头，只要他们改邪归正，同样给予出路等等。八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一《紧急通告》。

结束语

夺取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必须记取，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丧权的教训必须引为借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更高地举起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